

西班牙 鄔納姆諾 Miguel de Unamuno 原著

霧

NIEBLA



王安博 Ambrosio Wang An-Po 譯

(版權所有)

目 錄

1. 關於鄔納姆諾	第 3 頁
2. 一封遲到的信 (譯者代序).	第 9 頁
3. 鄔納姆諾訪問記	第 12 頁
4. 前序	第 18 頁
5. 後序	第 23 頁
6. 霧 (本文)	
第一章	第 24 頁
第二章	第 28 頁
第三章	33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2
第六章	48
第七章	54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3
第十章	67
第十一章	72
第十二章	78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88
第十五章	94
第十六章	100
第十七章	105
第十八章	112
第十九章	117
第二十章	123
第二十一章	132
第二十二章	136
第二十三章	140
第二十四章	148
第二十五章	153
第二十六章	157
第二十七章	161
第二十八章	165
第二十九章	170
第三十章	175
第三十一章	182
第三十二章	190
第三十三章	198
7. 祭文代跋	第 201 頁
8. 附譯者註解一覽表	第 204 頁

關於鄔納姆諾

1949年，也就是我來西班牙的第一年，當時我在瓦雅多麗大學(Univ. de Valladolid) 求學，那年十二月八日的假期適逢一個長週末，我獨自一人乘了一輛西班牙內戰後破舊的公共汽車，顛三倒四地去撒拉曼加，參觀久已聞名的歐洲最古老的三個大學之一，同時也是現代國際公法的發源地。因為是假期，而且也沒有事前申請，因此它圖書館裡的古籍收藏室是無法參觀的了，但是其他的部門都給我一覽無遺：像學校正門的浮雕，門前路易思修士立式的雕像，後來又見過為紀念他，及紀念鄔納姆諾而設立的講座，連後者的校長官舍（現在已改成他的紀念館了），以及鄔氏的書齋都給我參觀過，並且給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至今難忘。

1964年為紀念鄔納姆諾誕辰的百年忌，全國各報章雜誌都紛紛刊載紀念他的文章；撒拉曼加大學為了紀念這老校長更籌辦了一連串的文化活動，諸如在鄔氏的紀念館內展覽他生平的著作和圖片，校方更敦請了國內外的知名人士作學術演講，並且完成了他作品「全集」的第十六冊，每冊都是一千一百多頁的聖經紙精裝。可想他留下的作品是如何的豐富！

由於上述的原因，我漸漸地接近了鄔納姆諾的作品。我先讀他的小說，再看他的散文、詩和劇本。我發現他不僅是一位全才的寫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多少年來人們一直都在不斷地討論他到底是不是一位哲學家。是一位帶有哲學意味的文學家，還是一位形而上學的詩人？至今尚未得到滿意的答案，原因是他實在太博學多才了。因此鄔納姆諾才會如此地受人景仰與尊重。到底他是一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哲學家、演說家、政治家、教授、還是一位教育家呢？他一生就怕別人將他框在一個牢獄似的圈圈子裡，別人加給他的稱呼他一概不予承認，但他的作品裡，總是帶有濃厚的哲學意味。談到哲學，他說：「我不是柏拉圖所夢想的哲人；理性的真理如果不能安慰我對整個的死亡所感到的恐怖，也是惘然。問題是人的不朽一直在磨難著我。」這已經是脫離了哲學的範圍，而是進入神學的境界了。

在他的『三篇模範小說及一篇序』裡，作者一口咬定那篇序也是一篇小說。首先他大罵那些與他意見不合的書評家們，他們認為他的小說不是寫實的，僅是一種觀念與象徵而已，因此他辯論說，觀念與象徵也是小說啊。他說，一對雙曲線的一隻想同它的漸近線交切而不可能，由於幾何學家們感到這種不能達到的願望，而使我們將這雙曲線創造成一種人物，而且是一種悲劇性的人物。我相信橢圓願意有兩個焦點。我也相信牛頓二項式的悲劇性或小說性。但我所不知道的就是牛頓自己是不是也有這種想法。

第二，他說，小說中的人物必須要有意志，沒有意志的人是不足以成為小說中的人物。但這意志又必須是肯定的；如果是否定的，那就難以成為小說中的人物了。因此他說，一個

「願意是」或「不願意是」的人才是小說的材料；如果是「願意不是」或「不願意不是」，那就是一個不可造就的「蠢才」，也就是說，不能成為小說性的人物。這不是「觀念的悲劇」是什麼？觀念也好，象徵也罷，都是反映人的「個性」，沒有個性的人，還是人嗎？無論是血肉之軀的人，或是小說中虛構的人，都是應該有個性的。

鄔納姆諾既有這種觀念，在他的著作中又經常出現一些哲學意識，因此有人叫他的小說是一種「哲學的散文」，在尋求新的形而上學及倫理關係，而脫離了傳統小說的路線。更有人稱他的作品是用來獲得新知識的「個人小說」，比二次大戰前後出現的「存在主義小說」更提早了二三十年，因此稱他是「存在主義小說」的首創者，也當之無愧！由於他的作品沒有病態，不注重行動，缺少描寫與生活的分析，加上頻繁的對話，等等的特性，因此而創造了悲劇性的作品。他所創造的人物都有其獨立性，非但能超越有血肉的真人，而且更能脫離作者而獨立生存。

在鄔納姆諾的小說裡，甚至於他整個的作品中，都經常出現人生到底是否不朽，精神或靈魂不朽的問題，他要透過他的子孫，精神與生理的子孫來獲得永生；另一個主題就是人格或個性的鬥爭。他能將他所喜歡的任何主題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如詩、散文、小說或劇本，不厭其煩地予以發揮。

比如有一篇故事『兩個母親』，拉格兒是有個性的，雖然不能生育，但仍有她強烈的母性，不達目的誓不休。反之，東煥是沒有意志的，他完全被操縱在拉格兒的意志之下，我們雖然讀完了這篇故事，卻等於沒看見他一樣。後來他在另一部小說『杜拉姨媽』及劇本『鎖鏈下的拉格兒』中用另一種手法將強烈的母性再予以發揮。

關於鄔納姆諾的生平與作品我已經寫過不少的介紹。但是，每發表他的一部中文譯作，我都覺得還有很多的話要向讀者說明。因為無論是鄔氏的道德文章、哲學思想、或文學著作，都是值得欽佩的表率。僅僅拿他學習外國語文的精神，也是令人崇敬和深思的範例。鄔氏讀過的書，實在是車載斗量，知識之廣，很少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本籍是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哥人(註1)，當然熟悉本族的語言和西班牙國語。職業又是撒拉曼加大學的古希臘文教授，除此之外，他還精通拉丁、英、法、德、義、葡文，而且為了能直接閱讀北歐作家的著作如伊卜生(註2)及布然德斯(註3)，尤其是研究「存在主義」的創始人齊克果(註4)的作品，更學習了丹麥文。

鄔氏的作品多拋棄外表的描寫而專注於心理的現象，因此與當時的書評家們意見相歧，難合他們的胃口，時常發生糾紛或筆戰。讀者們當然也有與他意見相左的地方，他心直口快，因此得罪人的地方在所難免，這在他的『霧』中，就曾利用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來替他寫序，而大肆借題發揮。

說到嫉妒，又是他喜歡的另一個題材，弟兄間的猜忌，他常提到聖經舊約『創世紀』中

加因 (Cain) 殺死阿貝 (Abel) 的故事。1917 年他發表的『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一部透徹地描寫心理不正常的猜疑症。1924 至 1930 年間，他流亡在法國，家鄉的一個弟弟，菲利克斯，比他只小一歲，與他長得一模一樣，有時人家將他弄錯，或聽膩了別人問他哥哥流亡的事，遂在胸前掛了一個小牌子，上面寫著：「別問我的哥哥！」，因此鄔氏於 1926 年寫了一部『另一個人』的神秘心理劇。

總之，他小說中的人物都有極強烈的個性，唯一沒有個性的只有他另一部作品『霧』中的那位主角奧古斯多。

他喜歡的另一個主題就是肉體的死亡與靈魂的永恆，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提到這種神學的問題。他說，如果一個人的靈魂不是永恆的，那一生的所做所為就一點價值都沒有了，因此活了也就什麼意義都沒有。

鄔納姆諾 (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 一向是我最崇敬的西班牙作家之一。關於他的生平及著作我曾在 1968 年以後的若干期「純文學」月刊和叢書裡作過幾次並不完整的介紹。他是一位西班牙近代文壇上的全才，「九八年代」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原是撒拉曼加大學的希臘文及西班牙語文史的教授，一共作過該校的三任校長，七十歲由教授退休後而成爲終身職的校長。

1936 年除夕的下午，當他坐在校長官舍的書房裡與一位友人聊天，朋友嗅到他的棉鞋爲火盆裡的炭火燒焦時，才發現他已離開了人世。

他一生的著作極爲豐富，舉凡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譯述、專論、演說，一應俱全；尤其是他的日記與書信至今尚未全部公諸於世。他經常爲西班牙及南美洲的各大報紙撰寫專欄與時評，爲人心直口快，因此樹敵很多。尤其因政見的關係，曾於 1924 年被當時的政府放逐到非洲甘納利亞斯群島中的一個名叫 Fuerteventura 的荒島上，後來乘船逃亡到法國，直到 1930 年政府改組之後才回國復職。

他的文章平易可親，一如其人，深出淺入，容易瞭解。用字犀利，遣詞精湛，知識之廣，無人出其右。除對西班牙文字有極精確的研究之外，更精通拉丁、希臘、英、法、德、義、葡及丹麥文，是一個標準的學者型的作家。對神、哲學的研究尤有獨到之處，因此大家對他有哲人及思想家之尊稱。他對齊克果 (S.Kierkegaard, 1813-1855) 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並且將他的理論加以擴充宣揚，因此有人又稱他爲「存在主義」的先進。他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1897 年他的宗教信仰發生了危機，因此心理上感到非常痛苦，所著作的『基督教的掙扎』(La agonía del Cristianismo) (註 5) 被天主教會列入禁書，但其他有關宗教的著作，立論多爲其作品的精華，仍然受到大眾的景仰與愛慕。

詩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質的方面，是他整個作品的精華，在量的方

面，也僅次於他的散文。1953年出版的遺著『詩歌集』就是一部包含1755首從未發表過的詩歌巨著。鄔氏的詩作特徵是形式與內容並重。他說：「靈魂不僅附著於肉體，形式也不能給詩以內容，而是有了肉體之後才能尋得靈魂，即如先有形式才能得到內容一樣。」因此他的詩是有形的，而且各種形體的詩他都寫。其有名的宗教詩『維拉斯格斯的基督』是以西班牙畫家維拉斯格斯的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名畫為題（註6），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詩章，公認為是西班牙詩壇近三百年來最偉大的宗教抒情詩，一直為人景仰。我曾譯過他的名詩『撒拉曼加頌』，刊載於第二十四期的「純文學」月刊上。

他很喜歡寫劇本，生平發表過十二部戲劇，其中十一部是他自己的創作，另一部則是他翻譯 Séneca（註7）的拉丁文名著『梅德阿』（Medea）詩劇，此外還有十三部未完成的草稿和綱要。我曾經翻譯過他一部三幕神秘的心理劇，『另一個人』發表於1969年元月號的「純文學」月刊，有關他的劇本我也有過概略的介紹，因此不再詳述。

關於他的小說，這是我翻譯他作品的第五部，本書雖是今年問世，但在1967年我即譯成其中的兩篇以及「霧」中的十七章，因為職業上的關係，至今才算完稿。

他小說的特色是從來沒有時間和地點的背景，人物也沒有容顏服飾。至於寫作技巧的新穎，如那部『霧』裡的某些手法，比義大利的碧鬚德洛（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1921年發表的『六個角色尋找作者』的劇本還早過七年之久。至於他對題材重複的問題，他常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發揮他所喜愛的任何主題。鄔氏雖然經過多次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當時的西班牙政府非但不願支持，而且堅決反對，因此從未獲得這項殊榮。

鄔納姆諾是1864年生於西班牙北部的碧兒堡（Bilbao），1884年獲馬德里大學文哲學博士，1891年任撒拉曼加大學希臘文教授。1901年受職該校校長兼教西班牙語文史。1924年被政府放逐到非洲的一個小島，而後偷渡法國，先住巴黎，然後遷居法西邊境的恩達耶（Hendaye）小鎮蟄居，每天散步至河口，面對故鄉，以示思念故國。1930年政府改組而返國復職。1931年西班牙建立共和，他當選為制憲國會議員及撒拉曼加城的榮譽市長。1936年除夕卒於撒拉曼加校長任內，已如上述，享年七十二歲。

這是他最嚴謹而簡單的傳略，再將其重要的作品按發表年代分類列舉如下，以供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參閱：

小說類：

1897年：『戰爭中的和平』（Paz en la guerra）

1902年：『愛與教育』（Amor y pedagogía）

1913年：『死鏡集』（El espejo de la muerte）（短篇小說集）

- 1914 年：『霧』(Niebla)
- 1917 年：『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Abel Sánchez una historia de passion)
- 1920 年：『三篇模範小說及一篇序』(Tres novelas ejemplares y un prólogo)
- 1921 年：『杜拉姨媽』(La tía Tula)
- 1927 年：『怎樣寫一部小說』(Cómo se hace una novela)
- 1933 年：『殉道者及其他的三個故事』(San Manuel Bueno, mártir y tres historias más)

詩集類：

- 1907 年：『詩集』(Poesía)
- 1912 年：『十四行詩的念珠』(Rosario de sonetos líricos)
- 1920 年：『維拉斯格士的基督』(El Cristo de Velázquez)
- 1923 年：『心聲』(Rimas de dentro)
- 1924 年：『德雷撒』(Teresa)
- 1925 年：『自肥德文杜拉到巴黎』(De Fuerteventura a Paris)
- 1927 年：『流亡歌』(Romancero del destierro)
- 1953 年：『詩歌集』(遺著)

劇本類：

- 1899 年：『蒙眼的姑娘』(La venda)
- 1909 年：『人獸』(La esfinge)
- 1909 年：『蘭布拉公主』(La Princesa Doña Lambra)
- 1909 年：『亡人』(La difunta)
- 1910 年：『過去的又回來了』(El pasado que vuelve)
- 1910 年：『菲德拉』(Fedra)
- 1916 年：『男子漢大丈夫』(Nada menos que todo un hombre)
- 1921 年：『孤獨』(Soledad)
- 1921 年：『鎖鏈下的拉格兒』(Raquel encadenada)
- 1926 年：『夢影』(Sombras de sueño)
- 1926 年：『另一個人』(El otro)
- 1929 年：『煥兄』(El hermano Juan o El mundo es teatro)
- 1933 年：『梅德阿』(Medea) (譯作，Séneca 原著拉丁文古劇)

散文類：

- 1901 年：『關於國粹』(En torno al casticismo)
1905 年：『東吉訶德與桑爵的生平』(Vida de don Quijote y Sancho)
1908 年：『童年的回憶』(Recuerdos de niñez y mocedad)
1910 年：『我的宗教及其他的短文』(Mi religión y otros ensayos breves)
1911 年：『在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土地上』(Por tierras de Portugal y de España)
1911 年：『獨白與談話』(Soliloquios y conversaciones)
1912 年：『反對這、反對那』(Contra esto y aquello)
1913 年：『談人生的悲劇感』(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1916-1918 年：散文集七冊
1925 年：『基督教的掙扎』(La agonía del Cristianismo)
1970 年：『心靈的日記』(Diario íntimo)一大冊。是後人根據其十六冊日記手稿，按題材分類、而精選者

譯者 王安博 Ambrosio Wang An-Po
1994 年除夕謹誌於馬德里寓邸

(註 1) Vasco 或 basco，是西班牙北部及法國西南部的一種民族。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與印歐語系完全不同，語言學家們至今尚未查明它的來源。

(註 2) Henrik Ibsen (1828-1906)，丹麥劇作家。

(註 3) Georg Brandes (1842-1927)，丹麥作家及書評家。

(註 4) S.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麥哲學家，為現代「存在主義」的先聲。

(註 5) Agonía 一詞，根據字源應該譯成「掙扎」而非「垂亡」。

(註 6) 維拉斯格斯 (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西班牙著名的宮廷畫家。其名作『十字架上的耶穌』一直陳列在馬德里 Prado 油畫館。

(註 7) Lucio Anneo Séneca (公元前 3 年至公元 65 年)，原籍西班牙的古羅馬詩人。

一封遲到的信
(譯者代序)

米額·德·鄔納姆諾先生冥鑒：

記得 1966 年，爲了要在台北『純文學』月刊上發表您的大作『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的中譯本，我曾經專程去撒拉曼加拜訪過您，後來我還寫了一篇『訪問記』，作爲該書的『譯者序』，爲您向中國的讀者作一個初步的介紹。雖然承您接見了我，後來因爲我又不太禮貌地同您辯論您的哲理，使您怒氣衝天，因而離開了您的校長室，弄得我一頭「霧」水，至今尙不知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您要生那樣大的氣。但是我已達到了我的目的，終於對您的讀者有了一個交代，使他們對您多多少少地有了一點兒認識。

但是，事隔三十年了，我始終耿耿於懷的是，當時我所見到的那位老人，到底是不是您？難道說，我永遠再也見不到您了嗎？我們是兩個時代和兩個世界的人。我生不逢時，未能親身受教，更不能像您作品的英文譯者 J.E. Crawford Fitch，跑到您放逐的荒島上去看您，並且還當面請教；後來您流亡巴黎時，他還趕到您那兒去陪您在塞納河旁散步、談話和消遣。更不像您的法文譯者，Glemot 女士給您在巴黎安排各種文化活動。我曾經在巴黎聖米謝找過您的蹤影，但一無所得，那我只好透過您的作品，與您在夢中相見了。究竟是您夢見了我，還是我夢見了您呢？您生氣，是不是我們的夢該醒了？反正都是一樣，小說是您寫的，但我的確應該向中國讀者介紹，我覺得像您這樣偉大的學者，不能不讓中國的讀者更進一步地認識您，因此我決定寫這封「遲到的信」作爲本書的「代序」。

爲什麼「代序」呢？因爲您在這本書裡已經有你書本中的那位戈第先生給你寫了一篇不倫不類的序言，因此我就不能再寫什麼「譯者序」之類的東西了；再者您能用狗的祭文「代跋」，我就不能寫這封信「代序」嗎？我又不願意去模仿別人。有人說得好，「第一個描寫淚水像真珠的人是天才，第二個說這種話的人是蠢才。」我相信我還沒有那麼蠢，當然不會去模仿別人的，標新立異的是您！而且我也不要跟您唱對台戲啊！

三十年前的那篇『訪問記』雖是我的作品，而這封信又不是那篇『訪問記』的續篇，雖然您曾經引述過別人的話說：「一個人的思想又不是郵票，用過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因此我要再用它一次，這封信雖寫在『訪問記』之後，卻放在『訪問記』之前，兩者不能混爲一談。『訪問記』中，我該問的，都問了，而您要答的，也都是您書本上的話，我也來標新立異一番。

再者，『訪問記』中我們所爭論的主題之一，也就是您在這本『霧』中提到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您說您是書本中人物的上帝，您對他們掌有生殺大權，您要他們生就生，死就死。三十年後的今天，我譯完了您的這本小說或『胡說』，證明您的話還是有點兒毛病。您小說中的人物不是仍舊「活」在讀者的心中嗎？經過幾十版的重印，以及各國語言的繙譯，他們更得以繁殖，散佈在世界各地，這不證明他們是真地得到了永生嗎？而您自己呢？雖然死了，不也借了他們的永生而得以「活」在讀者的心目中？這一點總該不會錯吧。自從您這部大作出版以來，大部分的讀者和譯者差不多也都死光了，沒死的也都要死的，正如您自己說的，大家都要死個精光。至於是夢是真，我倒不在乎，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是您夢見了我，還是我夢見了您，也沒有關係，我最欣賞的還是您死去的前三天，寫下的那首「十四行詩」，難道您已經有了預感了嗎？詩云：

『死在夢中，是的，但如夢見了死，
死就是夢；一座朝向空虛的窗；
不作夢；才是涅槃；
結果是永恒掌握了時間。

生活在今日的旗幟下；
把昨日撕裂成明天；
生活在鎖鏈的厭倦中
難道是生活嗎？它又能教訓些什麼？

夢見死亡，不就是殺死了夢？
生活在夢中，不就是摧殘了生命？
爲什麼要那麼千辛萬苦地，
學習些終於會遺忘的東西，
探究永恒的主宰者，深不可測的皺眉，
荒漠的蒼天？』

我說啊，東米額，漢姆雷特在他的獨白裡不也曾說過：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死亡，睡眠；睡眠：也許是夢幻．．．) (註 1)

現在，您已經在長眠的睡夢中了！祝您

夢安

您的譯者

王安博 1995 年 敬上

(註 1) Hamlet 是英國莎士比亞的名劇之一，也是該劇主角的名字。語出此劇第三幕第一景。

鄔納姆諾訪問記（註2）

1966年，我獨自一個人在研究鄔納姆諾的作品，並且翻譯其中一些比較喜歡的文章時，忽然想到我有親自訪問他的必要，以便透過他自己的話來給中文讀者做一個直接而概略的介紹。

撒拉曼加城我本來就很熟，而撒拉曼加大學（註3）我也去過很多次，所以要想走進校長室一點困難也沒有。他的辦公室同我幾年前看見的完全一樣，裡面的陳設也一切照舊。房間裡陰森可怖，一進門就令人生畏。我第一眼看見對面書桌後面的高背椅上坐著一位精神灼爍的老人，頭上的短髮豎立得像把刷子，滿臉雪白的鬍鬚也未加修飾，鼻樑上架著一副銀絲眼鏡，在一盞昏暗不明的檯燈下像在批閱什麼文件似的。我以前沒有見過他，但同我在照片、畫像和雕塑上看見的一模一樣。我想，這準沒錯，一定是他無疑。

我首先開口，說了聲：「對不起，東米額，」在他的名字上加一個「東」字（註4）是西班牙人對前輩和長者慣用的尊稱，但他頭也不抬，仍舊全神貫注地埋首在他面前的紙堆裡，隨口只問了一句：「你要什麼？」這又是西班牙人的口頭語，更像是校長接見學生的模樣。

「對不起，東米額，」我重複了一遍，接著單刀直入地說，「我既不是您的學生，我什麼也不要，我是您作品的中文譯者，只是登門求教來的。」

這句話似乎打動了他的心，也像發生了一點作用，但他仍舊沒有抬頭，僅以那敏銳冷峻的眼光透過他鏡片的上端瞅了我一眼，然後指著我身旁的沙發叫我坐下來。我心裡想：好傢伙，這真不像一個和藹可親的學人！

「你譯過我的什麼作品？」他問。

「小說、詩、和劇本。」我答。

「具體點，小伙子，具體點！」看樣子他有點不耐煩了。態度仍然是冷冷的？

「我譯過您的『阿貝桑傑士』、『另一個人』、『三篇模範小說』和……」

「你為什麼要選這些東西呢？」他不等我說完就搶著說，像帶點責備的口氣。

「這很簡單．．．」

「簡單？」我幾乎還沒開口，他又說了，「人心才不簡單呢！人的靈魂更是深不可測，你知道吧？」

「當然知道，不過．．．」

「不過，我告訴你，」他根本不聽我講。這簡直在聽訓，他繼續說，「我寫這些小說時都曾費過一番苦心，做過無限的幻夢，我想深入人的靈魂．．．」

「深入又怎麼樣？」我也攔斷了他的話。這時我的膽子也大起來，當初的畏怯早已被氣到九霄雲外去了。我以為他會生氣，但結果他反而對我笑笑，笑得非常勉強。

「小夥子，你錯了。我是說，深入人的靈魂，探討其中的究竟。」說到這裡，他忽然墮入了深思，像在記憶中搜索什麼似的，然後又繼續說，「有人說我的小說不是寫實的，因為我的小說裡從來都沒有時間和地點的背景，人物也沒有容顏和服飾。其實所謂的寫實，在一部創作中只是一種內心的寫實，創造性的寫實和意志的寫實，而不是書評家們所說的那種寫實罷了。」

「這樣說，您承認您是現代歐洲所謂『存在主義』的前驅和先聲嗎？那您可曾聽說過卡謬，沙特、海德格．．．」

「我什麼也沒聽說，我什麼也不要聽，我聽得太多了。比方說，從前有個美國青年，在他準備一篇關於我的作品的博士論文時，來信問我，說我的『阿貝桑傑士』是不是取材於拜倫的『克因』(Cain)，我告訴他說：我的小說，或胡說，絕不是取材於任何書本，而是在我周圍的社會生活，以及我個人生活經驗的感受，或享受中得來的。」

「啊，這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您同義大利的畢髯德洛 (Luigi Pirandello)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呢？」

「我的作品在義大利也很受到讀者同樣的歡迎。」

「我想知道哪些是您最得意的作品。」

「這很難說，因為都是我一手創造的。『戰爭中的和平』是 1894 年發表的，根據學院中的定義它應該是一部歷史小說，更好說是一部小說化的歷史，記述我童年

時代的內戰；1902年我發表夢幻多年的『愛與教育』，這是一部痛苦的悲劇性小說；接著我寫『東吉訶德與桑爵的生平』它雖然是根據塞爾萬德斯的藍本，但卻是我自己的創作；1913年我收集了一些零星發表的短篇小說，刊出我的『死鏡集』；同年發表『談人生的悲劇感』；1914年有『霧』的出現；1917年『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這是最痛苦的經驗了；1920年我發表『三篇模範小說和一篇序』，其實我可以叫它『四篇模範小說』，因為那篇序也是一篇小說啊；1921年『杜拉姨媽』問世，我得感謝它的德、荷、及瑞典文的譯本，它才能得到國內人的重視；1926年我在巴黎發表法文的『怎樣寫一部小說』，第二年在阿根廷出西班牙文版，這是一部自傳式的小說；最後在1933年發表『殉道者和其他的三個故事』，這都是我一連串雲霧似的夢幻，還有散文、專論、詩集和劇本，我一時也記不清了。」

「其中有多少曾譯成外國文字呢？」

「據我所知道的有十五種不同的語文：德、法、義、英、荷、瑞、丹、俄、波、捷、匈、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立陶宛文。其中以『霧』的譯文最多，十四年中曾先後譯成上面的十五種文字，比『三篇模範小說』多兩種。『阿貝桑傑士』有八種譯文，『談人生的悲劇感』六種，『東吉訶德與桑爵的生平』三種，可能還有我不知道的。」

「也許不止這麼多文字吧！是的，您的小說、詩和劇本的確是了不起，散文也精采，但是報紙上的短評、時論之類的東西，有人說您太囉唆，太自大，目空一切，老氣橫秋……」

「那是嫉妒，小夥子，那就是永恒的嫉妒……」

「嫉妒？不見得吧！也許是您自己的疑心病。您不是說過，一般人對他們的滔天大罪都容易招認，但對自己的小毛病卻反而不易認錯。一篇文章，或是小說裡的人物，多多少少總會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個性和思想的。」

「不對，不對。作者創造一個人物，自己往往也不能控制他，有時還會受到他的控制呢！你知道不知道？」

「我沒有寫過小說，沒有這種經驗。但作者能不能說謊呢？」

「你要知道，人是最虛偽的，尤其是談話，一談起話來簡直在做戲，只有對他們自己說話的時候才會說出點真話來。」

「那世上有沒有人對自己也虛偽而自欺欺人呢？」

「如果是說給別人聽，寫給別人看的，都靠不住。」

「這樣說，那些所謂的回憶錄、懺悔錄、日記之類的東西都有問題囉？」

「那還用問，不是誇張，就是隱瞞。」

「您的作品是不是也有同病呢？」

「我可不同，我鄔納姆諾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有人想給我加上各式各樣的高帽子，說我是什麼路德派、卡爾文派、天主教派、無神派、唯理派、玄學派等等渾號，我可不讓他們隨便加上這些帽子，因為我是獨一無二的！」

「我在您的『談人生的悲劇感』中看過。別人對您的批評我知道您不同意，不過我得坦白地說，批評您的人我固然不能輕信，捧您的人我也不能苟同，就是您自己的話，我也要打點折扣，保留三分。」

「此話怎講？」

「這叫做『盡信書不如無書』！」

「你說說看。」

「您看，東米額，別人想給您加上什麼家、什麼派的頭銜，都是您自己不好，誰叫您的言論中引用那麼多人的話，像 Kant, pascal, Kierkegaard, Spinoza, Leopardi, Butler 和 William James 還有教會中的聖保羅、聖多瑪斯、聖奧斯定、聖女德雷撒等，五花八門，各家各派的學說應有盡有，人家也弄不清您到底是主張哪一種學說的。因此，我認為如果您不是在故弄玄虛、賣弄、炫耀，那您的思想一定有毛病，給他們搞昏了頭，使您的言論發生了錯誤和矛盾。我還是比較喜歡您的小說、詩和劇本。至於您的那些哲理謬論，我可不敢全部接受。」

「好小子，你敢同我頂撞，居然還罵起我來了。你膽敢……」

「不，我不是罵您，東米額。您不是說過，消極地不說謊是不夠的，而必須要積極地說真話嗎？爲了不說謊，不虛偽，我不能不說真話！再者，我不說真話又怎能對得起我的讀者，我是說，您未來的中國讀者呢？」

「這是什麼意思？」他氣得站起身來，兩手撐在桌面上，對我咆哮地說：「小

說是我的，我是它的創造者，就像上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一樣，我對我的創造物掌有生殺大權，我可以叫它們生存，也能叫它們毀滅，我能叫裡面的人物生就生，死就死……」

「慢著，東米額，我不是您小說中的人物，您可嚇唬不倒我，像您『霧』中的奧古斯多從書本中爬出來向您求生。我翻譯的這些作品雖是您的大作，但這篇『訪問記』卻是我的作品，您反而變成了我作品中的人物。我是您的主宰，大權在我，我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您管不著。再說，您有創作的自由，我也有創作的自由啊。您創造它們之後，它們就有了生存的自由，它們既已生存，您鄔納姆諾也不能毀滅它們了，說不定它們還會比您生存得更久呢！露絲貝兒想做上帝而被打下了地獄，您說您是您作品中人物的上帝，您反而變成了它們得以永生的工具。您不見它們正在一版再版地延續，並且還在不斷地譯成各國文字而繁殖起來了嗎？如今輪到我來將它們譯成中文，讓東方的賢人雅士們有目共賞，事實上它們比您本人還強得多呢！」

「這是什麼話？這可不行，你是什麼人也敢來做這種嘗試，你自不量力，我不能答應你的。」

「沒關係，東米額。不但您不認識我，連我們中國的讀者也不認識我呢！這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要看的是您東米額·德·鄔納姆諾的作品，我這無名的譯者不過只是一個工具和橋樑罷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好了，好了，我除了請您原諒之外，我想再也沒有什麼要向您請教的了，有的是書，永遠中再見吧，東米額！」

他一聲不響，氣得兩眼直瞪著我，看我走出他的校長官舍。我一路走，一路回想著剛才的談話，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忽然走過一個天井，天井的正中豎立著一座半身的大理石像，同我剛才看見的白髮老人卻一模一樣，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看見座前的白石上明明地寫著：「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的字樣。怎麼？我嚇了一跳，難道他已作古多年了嗎？那我剛才看見的又是誰呢？不會是……我想，是我在作夢吧？我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不是味兒，但他剛才同我說的話卻句句在耳，真真實實，一點兒也不假，怎能是夢呢？如果是夢，那又是真夢，還是假夢？我們剛才的對話是我的獨白？是對話式的獨白，還是獨白式的對話？我怎麼也想不出其中的究竟來。我越想越不懂，越想越糊塗。我想，鄔納姆諾本來就是一個不易了解的人物，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而難懂的奇才，我這凡夫俗子又怎能去窺探其中的奧秘！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是夢，是真，並沒有明確的界限，

我又何必去強不懂以為懂呢？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撒拉曼加大學四百多年來的一句拉丁警語說：*Quod natura non dat, Salmantica non praestat* 啊，原來是：「上天所沒有賦予的，撒拉曼加也無能為力。」我只好帶著疑懼的心情，走出這座西班牙最古老的學府，一路上重溫著剛才的新夢，將它詳細地記下來，寫成這篇訪問記，一篇鄔納姆諾式的訪問記，這樣，對我的讀者，還是他的呢？也算有了一個交代。

1967 年譯者王安博記於馬德里

-
- (註 2) 這篇『訪問記』曾為拙譯鄔氏名著心理小說『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1968 年『純文學叢書』）的代序，因為時間太久，不如加在本書中，以增加讀者對他的認識，因為其中凡是他說的話都是取自他的作品。也許讀者們會認為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但譯者本著忠於原作者的態度，在下章『關於鄔納姆諾』裡，再給原作者作個較為正式的介紹，這樣對原作者就會產生比較更深一層的認識了。
- (註 3) 撒拉曼加 (Salamanca) 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有四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與法國的 Sorbone 及義大利的 Bologna 大學同為歐洲三個最古老的大學。尤其撒拉曼加大學，是現代國際公法的發源地。
- (註 4) Don 字，源於拉丁文 Dominus，意思是「先生、主人或對上帝之尊稱等」，西班牙文將其省略，作為對一般年長者或有地位男子之尊稱，如中國文人間之稱「某某公」或「某某君」之類，但西文則冠於名字之前。現今若干拉丁語系國家，如法國及意大利等，對某些有特殊身份之男子仍舊沿用 Don 或 Dom 之尊稱。在西班牙語系國家，對女性之尊稱為 Doña 本書一概譯作「東孃某某」以示與「東某某」之對稱，是「某某夫人」或「某某姑娘」的意思。前人有將 Don 字譯作「唐」字，如「唐吉訶德」及「唐璜」等，但「唐」(ㄊㄨㄥ) 陽平，與「東」(ㄉㄨㄥ) 陰平，音韻差別甚大，且與原文發音大不相同，因此本文恕不從俗，一概譯作「東」字，讀輕聲，則與原文相近得多。

前序 (註 5)

東米額·德·鄔納姆諾一定要我給他這本書寫篇序。而這裡面描述的又是我的好友奧古斯多·貝瑞思見不得人的故事，和他莫名其妙的死亡。鄔納姆諾先生的意旨也就是給我的命令，是指這個字的真意而言，因此我不得不寫。我可憐的朋友貝瑞思，雖然還沒有達到漢姆雷特式的疑症極端，但是他甚至連他自己的生存也都懷疑過，至少我卻堅信還沒有心理學家們所謂的那種自由意志的癖病，但足以告慰的是，我相信東米額也沒有這種症候。

我們的讀者中難免有人會詫異，像我，這樣一個在西班牙文學界毫不知名的人物，竟敢為大名鼎鼎的東米額寫序，習慣上都是由知名的文人給不知名的作家寫序，為他介紹一番。但是東米額和我卻商量好改變這個壞習慣，顛倒始末，讓不知名的人來介紹知名的人。因為嚴格的說，人家買書都是看書的內容，而不看序的，因此像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人，想要出名，非但不向前輩作家求個介紹的序言，反而要他讓我為他的作品寫序，這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了。同時也解決了青年與老年人之間代溝的糾紛。

另一方面，東米額和我還有不少牽連的關係。這位先生除了在這本書裡，不管它是小說還是『胡說』（請見後文），這個『胡說』的名詞還是我發明的呢，這本書裡講到不少我和我那不幸的奧古斯多·貝瑞思的談天和閒聊，而且也講到我那晚生的兒子，小維克多出生的故事，根據我的朋友，一位極有名望的姓氏學專家，安多霖·巴巴利葛普魯斯，東米額和我似乎還沾點兒遠親的關係，因為他的祖先中也有了一個我的姓。

我不能預先知道讀過東米額的這部『胡說』的讀者們感想如何，也不知道他們對他的看法怎樣。我觀察東米額與讀者間的衝突，已經有相當的時日了，我見到他們間的衝突，既深刻而又簡單，真地使我驚訝不已。由於他在『畫報世界』或其他類似的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收到一些讀者的函件或外省的剪報，可以證明我們的人民仍舊保存了思想的簡單與單純的寶藏。有一次，有人談到他的那句話，說塞爾萬德斯（東米額）（註 6）並不缺少什麼天才而忿怒不已，說他太沒敬意；有時又為他歎息落葉的憂傷，而感到溫柔敦厚；再不然，又對他「以戰還戰！」的狂吼，感到興奮不已，而使他痛苦地看到人們不殺也會死的現象；當他發表他在一些咖啡廳、俱樂部、以及窮人窩裡，那種充滿腐爛、臭氣沖天的氣氛裡，撿來的一些不無矛盾的真理時，他們又將它一再地重複而大肆誇張，將它收為己有，甚至於，有一些裝模作樣的偽善者，氣憤填胸地說這位咬文嚼字的東米額，有時候竟將「Kultura, (文化)」一詞用起大寫的 K 來了，然後又自認為有討人歡喜的本領，而無能賣弄文字，

因此對這些天真的讀者來說，天才與討人歡喜只限於笑話和賣弄文字而已。

還好，這些天真的讀者們，似乎未曾注意到東米額的另一種淘氣的本領，有時候他聰明過度，像有一次，他寫了一篇文章，然後拿筆隨便在幾個字的下面劃上線條，然後將紙倒置，就看不出線條在哪個字下面了。他告訴我之後，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怎麼知道……好玩兒嘛！表現表現而已！因為劃了線的字同斜體字都能使人生氣。這樣做有點兒侮辱讀者，說他笨，等於對他說：你看，這裡作者是有用意的！因此，有一次，我叫一位作者寫文章的時候，統統用斜體字，讓讀者知道這篇文章，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是有用意的。這不過只是文字的啞劇；文字所不能表現的，拿表情與手勢來表達罷了。你看，維克多，我的好朋友，在那些極右派的報紙上，我們所稱謂的統合主義者，你看他們盡量濫用斜體字、各種大體字、驚嘆號等等，在印刷的變化上來作強調。這簡直是玩啞劇，啞劇，啞劇啊！他們表現的方式太幼稚了，更好說，是他們的心裡把讀者看得太簡單了。這種天真的想法，非要將它鏟除掉不可。』

有時候我也曾聽東米額說過，所謂的幽默感。真正的幽默，在西班牙尚未紮根，這很難，而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生根的。他說這兒的所謂幽默家，只要不是純正的莊嚴，有時候只是嘲罵，有時候僅是譏諷而已。但稱達坡阿答（註7）為幽默家，簡直是濫用名詞。再沒有比粗糙、清晰、透明的嘲笑更不幽默的了，比如說格維多（註8），立刻就看出他的那一調調兒了。幽默家，我們只有一個塞爾萬德斯，如果他能抬頭的話，對那些否認我承認他有幽默天才的人，又將如何地大笑一番，尤其是笑那些天真的傢伙們，把他開玩笑的話當真的看！因為毫無疑問，他是在嘲笑，真地在嘲笑，嘲笑那些遊俠小說，模仿它們的型式而譏笑他們，有些塞爾萬德斯派的作家，拿那種型體來作規範，對巴若戈體的文學簡直是一種譏諷。更不談那些拿成語來作一篇文章開端的人了。

我們的讀者，一般的教育水準都不很高，跟我們的人民一樣，當然有點疑懼。在我們這兒，誰都不願意別人拿他開玩笑，把他當傻瓜，把他捏在手裡，只要有人一開口，他當然要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是開玩笑，還是說真話。我想沒有人不討厭半真半假的取笑，尤其是人家不知道對方說的話裡究竟是真是假，我們中間誰又能接受得了呢？對一個將信將疑的西班牙人來說，沒有比一件事真假不明，說真不真，說假不假，更難受的了。

東米額對悲劇性的丑角頗有偏見，他跟我說過好多次了，他說，他在這有生之年，一定要寫一部悲劇性的丑角戲，或者是丑角性的悲劇，並不是把丑劇和悲劇混在一起，也不是將它們前後排列，而是將兩者融化及混合成一體。我告訴他說，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的浪漫作風，他回答道：『我並不否認，但是，僅給人物加外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雖然我從事古典教育已經有二十多年的經歷，古典與浪漫的對立，

還沒有進入我的腦筋。有人說希臘文化是分析、定義、和分離；而我卻不願下定義和歸納。』

本質上只是一種觀念的問題，更好說是人生的一種感覺，我可不敢說是悲觀主義，我知道東米額是不喜歡這個字的。他有一個勞不可移的想法，幾乎是固定的意念，他認為如果他的靈魂不是永恆的，別人的靈魂也就不是，其他的事物如此類推，真意就像中古時期的那些天真的教徒們所相信的不朽一樣，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什麼都不值得，怎樣努力也不值得。因此，劉巴第（註9）在 *ch'io eterno mi credea* 我確信永恆』中醒覺之後，才發表他有關厭倦的理論。這一點證明東米額為什麼特別喜歡瑟楠庫（註10）、昆達（註11）、和劉巴第這三位作家了。

然而，他這種嚴酷、粗糙而混雜的人文主義，除了傷害了人們的自尊心之外，有不少人覺得討厭，別人從開始起，就要知道你到底說的是什麼。人們想笑，那是因為他們想以笑來幫助消化，或是解除苦悶，並不是要他們把不該吃的都吐出來，或者是使他們消化不良，更不是讓他們去消化痛苦的。東米額的意思是，如果要人笑，並不是叫他的橫隔膜來幫他消化，而是一定要叫他吐出他所吃的一切，因為空了肚子，才能更明確地領悟到人生和宇宙的意義。他不接受無苦澀的詼諧，和謹慎的幽默，他說沒有苦澀就沒有詼諧，而謹慎與幽默也是互不相容的，他將它叫作：惡性的幽默，或者是壞氣氛而已。

這真是一個不愉快而且出力不討好的工作，他說這不過只是給大眾的天才來一次按摩，看看我們人民的集體天才是否能慢慢地敏銳、洗煉起來。因為使那些說我們人民，尤其是南方人，很有天才的人受不了。他說：『在鬥牛中尋求樂趣，在這種極其簡單的娛樂中能得到消遣的人民，他們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他又說，沒有比一個喜歡看鬥牛的人，思想更簡單的了。你看，在一個名鬥牛士的一劍中尋歡，是一個多麼幽默的矛盾！他討厭那些熱熱鬧鬧的鬥牛雜誌、文字遊戲的司祭、以及所有的酒肉天才的剩飯殘羹。

再加上他喜好玩弄形而上學的觀念遊戲，那就不難了解很多人不喜歡看他的文章了，有的人，因為見到這種文章就頭痛，而更有人，認為像這種神聖的事應該以神聖的態度來處理，拉丁文叫 *sancta sancte tractanda sunt*，不可以拿這種事來開玩笑，或作文字遊戲的。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別人能拿他們同胞神聖的信仰來開玩笑，而他就不能談論哲學的觀念。有人拿上帝開玩笑，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拿事理、科學、甚至於真理來開玩笑呢？有人奪取了我們最寶貴、最親密的生命的希望，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把它混合起來消遣消遣，消磨永恆地報復他一下？

有人在這本書裡很容易找出一些不易消化，或者叫它淫褻的片段也可以；但是

東米額在他這部『胡說』裡，卻很謹慎地透過我來加以說明。他對這種說法會提出抗議而堅決地表示他的理論說，這些片段並沒有引起淫褻的意念，只是給別的問題作一個幻想的引子而已。

凡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多麼厭惡各種方式的淫褻。並不是爲了道德的觀念而反對，而是爲了淫褻能使智慧墮落的關係。他認爲淫書的作者多半不聰明，缺少智慧，總而言之，是最笨的人。我曾經聽他說過，傳統的三大惡習之中：女人、賭博、和嗜酒，前兩者比嗜酒更能傷害人的腦筋。東米額只喝水，這是人所共知的。有一次他告訴我說：『跟一個嗜酒的人還能談談話，但是誰又受得了同一個賭鬼或者同一個淫蕩的人聊天？再就是喜好鬥牛的人，真是愚蠢透頂了。』

另一方面，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淫褻與形而上學的連帶關係，我知道我們的民族像我們的文學作品所說的，開始是有戰士與教徒，然後就是淫褻與形而上學。對女人的崇拜幾乎同時也對觀念崇拜。誠然，在中古時代，我們的民族精神的始端，野蠻社會感到有提高宗教信仰、神道、與戰爭的需要，拳頭是由劍和十字架組成的；女人在他們之間卻佔次要的地位，純哲學的觀念尙未萌芽，僅是包括在修院裡的神學中而已。淫褻與形而上學卻同時發展。宗教就是戰爭；形而上學就是淫褻與好色。

宗教的虔誠使人有戰鬥力及好戰心，反之，戰鬥能使人有宗教的虔誠；另一方面，形而上學的直覺、好奇，使我們想知道無關緊要的事物。總之，原罪，使人發生了色情的感受，如夏娃想渴求善惡的知識，而啓發了她形而上的直覺。然後還有神秘，一種宗教性的神秘，也就是戰鬥性的感覺，發生了宗教性的形而上學。

我早就知道傑諾馮德（註 12）在他的『回憶錄』裡所提到的那位雅典宮女德哦多姐與蘇格拉底（註 13）的談話，她非常欽佩這位哲人的研究方法，但她不是爲他接生真理，而是想他能爲她獵友做個牽線人。（根據希臘文教授東米額，Synthérates 有巡獵的意思，我能知道這有趣的故事，都應該歸功於他才是。）在宮女德哦多姐與接生的哲人蘇格拉底極有趣的談話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的兩種行業是有密切的關係，哲學大部分都帶有拉皮條的意味，拉皮條同時也就是哲學。

如果我所說的這一切不是這樣的話，至少不能否認我立論的微妙，這就夠了。

再說，我敬愛的老師，東夫爾恒修（註 14）一定不贊成我對宗教與戰爭的理論，以及哲學與色情的區別，關於東夫爾恒修，東米額在他的小說或胡說『愛情與教育』裡已經說得很多。我想配合『藝術大全』的名作者一定會將它們配合成功：一個戰爭的宗教和一個色情的宗教，一個戰爭的形而上學和一個色情的形而上學，一個宗教性的色情和一個形而上學的色情，一個形而上學的戰爭和一個宗教性的戰爭，另一方面，一個形而上學的宗教和一個宗教性的形而上學，一個戰爭性的色情和一個

色情的戰爭；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一個宗教性的宗教和一個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色情的色情和戰爭性的戰爭。這樣可以得到十六個二項組合。至於三項式的組合：也就是說，一個形而上學的色情宗教或者一個戰爭性的宗教形而上學！但是我可沒有東夫爾恒修排列的本領，更沒有混亂主義和不加定義的東米額的精神。

關於這篇小說意想不到的結局，和東米額有關我那不幸的朋友奧古斯多死亡的說法，我還有很多話要說，我認為他的說法是錯誤的；可是，現在我可不能在這篇序裡同我的被序人來辯論這件事了。但是，我必須卸除我良心上的負擔，聲明我確確實實地相信奧古斯多·貝瑞思，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告訴我他的確是自殺了，實際地自殺了，而非意識的或希望中的自殺。我想我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我的理論；那麼多的證據，這已經不是意見而是事實了。

就此結束。

維克多·戈第

(註 5) 本序文是作者米額·德·鄔納姆諾的另一種手法，利用他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來替他寫序，以便借題發揮。

(註 6) 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西班牙最負盛名的作家，其名著 Don Quijote，前人譯作「唐吉訶德」。但「唐」字應譯成「東」字比較妥當。作者「塞爾萬德斯」的「德」字也比「堤」字發音準確，恕不從俗。

(註 7) Luis Taboada (1848-1906)，西班牙作家，曾發表過不少有關各地民俗的文章，文字中多帶幽默感。

(註 8) Francisco Quevedo (1580-1645)，西班牙名詩人，文字犀利刻薄，因此有『諷刺詩人』之雅號。

(註 9)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義大利詩人，自幼患病，因此在其作品中多反映出痛苦的人生觀。

(註 10) Etienne Pivert de Sénancour (1770-1846)，法國作家，一生癱瘓，作品悲觀。

(註 11) Antero de Quental (1842-1891)，葡萄牙詩人。晚年患結核病，詩作中多有悲觀情調，結果自殺身亡。

(註 12) Jenofonte (公元前 430-355)，古希臘名軍事家及歷史家。

(註 13) Sócrates (公元前 470-399)，古希臘哲學家，教學以對話方式來尋求真理。

(註 14) 東夫爾恒修，是鄔納姆諾的另一部小說中的人物。

後序

我真想同我序文的作者維克多·戈第來辯論一番他所說的這些話，但是我既然在他生命的秘密中，還是讓他對序裡所說的話去負全責的好。而且又是我求他寫的，事前既答應過接受他的全文，事後當然我不便叫他再寫一篇，我也不會去修改或更正。然而有他的說法而沒有我的，就這樣隨他去，那又當別論。

有的人將他的知友所說的話，或所表達的意見去公開，我不知道他的合法性到底能達到什麼程度。戈第在他的序言裡發表了我從來都不想公開的意見，他就犯了不謹慎的過失。或者至少我從未曾想要他將我在私下裡表達的某些不易消化的的意見公諸於世。

關於他所說的不幸……尤其是倒霉，什麼的，那又為什麼呢？好，假如是這樣吧。我說，他說的不幸，不管奧古斯多·貝瑞思是怎樣自殺的，而不是像我所說的那種死亡，也就是說，是我的自由意志而定他死的，我只好一笑置之。事實上，有的意見只好一笑置之。我的朋友兼序文的作者，戈第應該當心點，可別爭論我的決定，如果他再不知趣，我就將他與他的朋友貝瑞思一樣，也就是說，讓他死掉，或者像醫生一樣地將他殺掉。我的讀者早就知道這種矛盾了，一種是因為怕殺死他，而讓他自己死，一種是怕他死了而先將他殺掉。這樣以來，如果我看戈第要死，那我可能會先殺死他，或者，要是我怕殺死他，那就只好讓他自己死吧。

我不要再把這篇後序拖得太長，這已經足夠我的朋友維克多·戈第與我唱對台戲的了，同時我也感激他的序文。

米額·德·鄔納姆諾

本 文

第一章

奧古斯多走出他家的門口，伸出右手，張開手掌，掌心朝下，兩眼向天上一看，以這種莊嚴的雕像姿態呆立了一會兒。這並不是他接收外界事物的就職典禮，而是在觀察老天爺是否下雨。當他的手背觸到緩慢的雨絲涼爽的感覺時，他皺皺眉。也不是他討厭這濛濛細雨，而是他不喜歡撐開雨傘。雨傘摺在傘套裡多高雅，多端莊！一把撐開的傘又是多麼地難看。

《真不幸，一個人要靠東西過日子，》奧古斯多在想，《還要使用它們。使用就能損壞，甚至於還會傷害一切的美觀。它們最好的任務應該是讓人欣賞才對。一隻橘子在被吃之前又是多麼地美麗！這種事，在天上就不會發生了，那時候我們的任務將減縮，更好說，擴張到只觀賞上帝，同時透過祂來欣賞一切。在世上，在我們這可憐的生命裡，我們並不照管或侍奉上帝，我們只知道利用祂；總像撐一把雨傘似地將祂撐開來，防禦一切的邪惡。》

他說著就彎下腰來捲褲管。最後還是撐開雨傘，猶豫了片刻，想道：《現在，上哪兒去呢？朝左還是朝右？》因為奧古斯多在人生中並不是一個行路的人，而是一個悠閒的散步者。《最好等一隻狗從這兒過，》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就朝牠的方向走去。》

這時街上走過的不是一隻狗，而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郎，奧古斯多像被磁石吸引住，不知不覺地隨著她的兩眼跟她走去了。他就這樣一街一巷地走著。

《唉？那個小孩兒伏在地上幹麼？》奧古斯多一路走一路想，不，更好說是在跟自己說話，《一定是在欣賞什麼螞蟻之類的東西！啊！螞蟻！罷！最虛偽的動物中的一種！一天到晚跑來跑去，好叫我們以為牠在工作。就像在那兒搖晃的那個懶鬼，拖著沉重的步伐，慢吞吞地，一路上東撞西碰，毫無疑問，他什麼也不幹。他有什麼好幹的，唉？他又有什麼好幹的！他真是一個懶鬼，就像．．．不，我可不是一個懶鬼！我的腦筋從來都不休息。他們才是懶鬼呢，那些一天到晚只說他們在忙，而事實上只擾亂自己思想的人，才是懶鬼。因為，就比方那個做巧克力糖的怪物，整天地站在玻璃櫃後面，搞他的研究給我們看，那個表演工作的傢伙，不是一個懶鬼是什麼？他工作不工作與我何干？工作！工作！虛偽！那個在地上半拖半爬的，可憐的癱子也講工作，但是．．．我又怎麼知道呢？》「對不起，兄弟！」他大聲地向他說。《兄弟？什麼兄弟？癱瘓中的兄弟！因為人家說我們都是亞當的子孫。這個小華格英也是亞當的子孫嗎？》「回頭見，華格英！」《啊，這種避免不了的汽車又

出現了，既吵人又起灰！縮短距離又能進步到哪裡去？這種旅行的怪癖，是由於『厭世』，而不是從『愛世』動機來的；旅行越多的人，越是在逃避他離開的地方，而不是在尋找他的目的。旅行．．．旅行．．．，這把傘真討厭．．．別作聲，這是什麼？》

他停在一家門口，那對像磁石樣的眼睛，吸引他來的那位年輕貌美的女郎剛進去的大門口。奧古斯多這才想起是跟蹤她來的。這家的門房太太正在不懷好意地看著他，她那種神情提醒了奧古斯多這時所應採取的行動。《這傢伙，》他心裡想，《一定在等我問她剛才跟蹤的這位姑娘的姓名和其他。好吧，這也是該做的事。否則我這次的跟蹤就得不到圓滿的結果了。那可不行，工作是應該有結果的。我最恨不完成的工作！》他將手伸進口袋，但只有一塊銀元。這時也不能去兌換零錢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請問您，太太，」他口裡問著門房太太，食指與拇指卻沒有離開口袋，「這是不足與外人道的，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剛才進去的那位小姐的芳名？」

「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並沒有什麼不好，先生。」

「所以呀。」

「她的全名是東孃歐赫妮亞·多明哥·德·拉爾柯。」

「多明哥？我想是多明嘎吧．．．」

「不，是多明哥，先生，多明哥是她的姓。」

「因為是女人，所以她這姓應該改成多明嘎才對。否則諧音又在哪裡呢？」

「諧音？我可不認識，先生。」

「請問您．．．請問．．．」他的手指仍不離口袋，「她怎麼這樣一個人出去的呢？是閨秀還是出閣的？父母還健在嗎？」

「是閨女，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跟長輩住在一起。」

「是父系的還是母系的呢？」

「我只知道是姑父和姑母。」

「夠了，說得太多是多餘的了。」

「她是教鋼琴的。」

「彈得好嗎？」

「那我可不知道。」

「好，好，夠了；這點錢是酬勞您的。」

「多謝先生，多謝您了。您還有什麼吩咐嗎？我能效勞點兒什麼呢？要不要我給您送個信？」

「也許．．．也許．．．但現在還不需要．．．再見了！」

「隨時聽您的吩咐，先生，您放心，我是絕不會洩漏秘密的。」

《是的，天哪，》奧古斯多離開門房太太時，喃喃自語地說道，《你看我是怎樣連累了這位太太。因為現在，我再也不能半途而廢了。要不然，這位標準的門房太太又會說些什麼閒話。那麼．．．歐赫妮亞·多明嘎，我是說多明哥·德·拉爾柯，唉？好極了，我把她記下來，別讓我忘了。沒有比口袋裡帶一個小本子更能幫助記憶的藝術了。我那不可忘記的東勒翁修早就說過：口袋裡放得下的千萬別裝進腦子裡去！我想補充他一句話說：腦袋裡裝得下的千萬別放進口袋裡去！但是這位門房太太，這位門房太太又叫什麼名字呢？》

他又走回來了。

「我再請問您，好太太．．．」

「您吩咐嘛．．．」

「您的名字是．．．」

「我？馬嘉麗姐。」

「好極了，好極了．．．謝謝！」

「別客氣。」

奧古斯多又走了，過不多久，就走到了白楊大道上來。細雨已經停了。他將雨傘收起來摺好放進傘套子裡。走近一張凳子，手一碰才覺得它是濕的。於是他拿出一份報紙放在凳子上坐下來。然後又拿出記事簿，打開自來水筆。《這玩藝兒真有用，》他自語地道；《否則我只好用鉛筆來記這位小姐的芳名，那會塗抹掉的。她的影子在我的記憶裡也會塗抹掉嗎？但她到底是什麼樣子呢？甜美的歐赫妮亞又是什麼樣子？我只記得那一對眼睛．．．我有被那對眼睛接觸到的感覺．．．當我在悠閒地想念她時，她那對眼睛卻在甜蜜地牽動著我的心。讓我看看！歐赫妮亞·多明哥，是的，多明哥·德·拉爾柯。多明哥？我真不習慣她姓多明哥．．．不行；我一定要給她換個姓，叫多明嘎。可是，我們的兒子一定也要加上這多明嘎的第二個姓了？如果再把這俗姓貝瑞思縮寫成一個 P 字，那我們的長子不就叫成了奧古斯多·P·多明嘎了嗎？(註 15) 可是．．．唉？我這瘋狂的幻想把我帶到哪兒去了？》他在記事簿上寫下：歐赫妮亞·多明哥·德·拉爾柯。白楊大道 58 號。但這上面卻早已寫著這樣的兩行詩：

搖籃帶來了悲哀
也帶來無限的歡暢．．．

《好傢伙，》奧古斯多自己說，《這位歐赫妮亞，這位鋼琴教師，卻打斷了我這首非常卓越的抒情詩。打斷了？．．．是啊，人總是在尋找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瑣事，和他命運的波折，來充實他天賦的悲傷或喜樂。同樣的一件事，是悲是喜，全看我們先天的安排。歐赫妮亞呢？我應該寫封信給她才對，但不能在這兒寫，回家去寫。還是上俱樂部去寫好呢？不，還是回家，回家好。這種事，應該在家裡做，在家裡。家？我的家並不是一個家。家．．．家．．．簡直是個煙灰缸！唉，我的歐赫妮亞啊！》

奧古斯多說著就回家去了。

(註 15) 按西班牙人姓名的排列是：『本名 + 父姓 + 母姓』，才是正式合法的全名。

第二章

僕人來給他開門．．．

奧古斯多很富有，又是一個人，他的老母過世還不滿六個月，與他同住在一起的有一個男僕和一個女廚子，他們都是家裡的老僕人，同時又是上一代老僕的兒女。現在的這個男僕和女廚是一對夫婦，但沒有兒女。

男僕來給他開門的時候，奧古斯多問他有沒有客人來過。

「沒有，少爺。」

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問答而已，因為奧古斯多很少在家裡會客。他走進書房，取出一個信封，在上面寫道：『東孃歐赫妮亞·多明哥·德·拉爾柯親啓』，然後在一張白紙前，兩肘撐在桌上，雙手支著頭，閉眼深思。《讓我們先想想她，》他對自己說。他想在黑暗中勉力抓住她在偶然間曾吸引過他的那對明亮的眼睛。

他經過一段幻想著歐赫妮亞的形影之後，因為他幾乎未曾將她看清楚，所以只好假想她的影子。他這豐富的想像力，使他的腦海裡顯現出一副飄浮不定的幻影。於是他睡著了。因為他曾經一夜失眠，所以睡得很甜。

「少爺！」

「嗯？」他醒過來了。

「吃午飯啦。」

是僕人的聲音，還是食慾呼喚他的回聲叫醒他的？這是他心理上的秘密！奧古斯多這樣想著，走進飯廳時，自言自語地道：《啊，心理！》

他高高興興地吃著他每天的午餐：一對煎蛋、一塊牛排和蕃薯，還有一小塊格魯耶的乳酪。吃過咖啡之後就向搖椅上一躺。點上一支雪茄煙送到嘴邊，心裡卻說：《唉，我的歐赫妮亞！》又開始幻想她了。

《我的歐赫妮亞！是的，是我的，》他對自己說，《是我獨自虛構出的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不是那血肉之軀，偶然出現而經過我家門前的那一個，也不是門房太太說的那一個！是偶然出現的嗎？哪一種出現不是偶然的呢？哪一種出現又是合

理的？這煙圈組成的連環形象。是偶然的啊！偶然才是這世界內心的節奏，偶然才是詩章的靈魂。啊，我偶然的歐赫妮亞！我這安靜、平凡而庸俗的生命全是由千千萬萬的日常瑣事編成的賓達洛式（註 16）的詩章。日常的瑣事！你今天就賜給我們每日的食糧吧！那麼，主啊，你就給我每天無數的瑣事。我們人受不了極大的痛苦，也受不了極大的歡樂，是因為這些痛苦與歡樂，都隱藏在無數微小的瑣事組成的一片濃霧中。而整個的生命就是一片霧。生命就是一片星雲。此時歐赫妮亞就從這星雲中顯現出來了。歐赫妮亞又是誰呢？啊！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是很久以來我就在找她。我在找她的時候，她也就迎面而來。這不就是找來的嗎？一個人發現他所要找的幻影時，這被發現的幻影就顯現給尋找它的人，這不就是送到他面前的嗎？美洲不是出來找哥倫布的？歐赫妮亞不也是出來找我的嗎？歐赫妮亞！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奧古斯多不知不覺地喊出了聲。這時男僕正走過餐廳，一聽見喊聲就走進來問道：

「少爺喊我嗎？」

「不，我沒喊你！唉，想起來了，你的名字不是叫多明哥嗎？」

「是的，少爺」，多明哥答道，但一點兒也不奇怪他的問話。

「你為什麼叫多明哥呢？」

「這個名字是他們給我取的。」

「很好，很好；」奧古斯多心裡想，《別人給我們叫什麼名字，我們就叫什麼名字。在荷馬（註 17）時代，人同東西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人取的名字，一個是神取的名字。上帝又怎麼喊我呢？我為什麼不能叫一個不同於別人叫我的名字呢？我為什麼又不能給歐赫妮亞取一個不同於別人叫她和門房太太馬嘉麗姐叫她的名字呢？我要怎樣叫她？》

「沒事了，」他對男僕說。

他站起身來，離開搖椅，走進書房，拿起筆來寫道：

『小姐：今天上午，在甜蜜的細雨中，您偶然地出現在我家門前。這雖是我仍舊棲息的家，但我早已沒有家了。等我醒來的時候，我卻停在您家的門前，但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家。是您的眼睛領我去的。您的眼睛就是我在這世界的星

雲裡一對燦爛的星星。對不起，歐赫妮亞，讓我這樣親切地喊出您這甜蜜的芳名；請您原諒我這抒情式的呼喚。我是永遠生活在這無窮盡的抒情裡的。

『我不知道還要同您說些什麼。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但是，我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要同您講，我想最好還是等我們見面時同您面談。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同您見面，同您談話，彼此通訊，互相認識。然後．．．然後，就看上帝同我倆的心怎樣決定了！』

『歐赫妮亞，您能給我平凡的生命甜蜜的顯現，您願聆聽我的傾訴嗎？』

『沉溺在生命的霧中等待著您的回音。』

奧古斯多·貝瑞思』

他簽名畫押之後，自言自語地道：《我倒喜歡這無用的畫押。》他封起信來又上街去了。

《謝謝上帝，》他朝白楊大道去的時候自語道，《謝謝上帝，我知道我所要去的方向，而且也有了去的目的！我的這個歐赫妮亞才真是上天的賜予。我滿街滿巷地遊蕩也有了目標和歸宿。我有一所房子去巡視；我還有一個心服的門房．．．》

他一路上自言自語地走著，與歐赫妮亞迎面而過，連她那燦爛的兩眼也沒有看見。這是精神上的霧太濃厚的緣故。但另一方面，歐赫妮亞卻注意到他了，她心裡說：《這少年是誰？派頭還不錯，家境也似乎還好！》原因是她不知不覺地就猜到了上午跟蹤她的人。女人們總常常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對她們視而不見，什麼時候見而不視的。

奧古斯多同歐赫妮亞二人彼此朝著相反的方向繼續地走，他們的靈魂割斷了街道上精神交織錯綜的絲網。因為是由希望、嫉妒、邈視、同情、愛戀、憎恨的視線，陳舊的話語結晶，思想與渴望交織的布網，整個一疋神秘的布網包裹著引路的人。

結果奧古斯多又走到馬嘉麗姐門房太太面前，馬嘉麗姐正在對著他微笑。她首先將手從圍裙的口袋裡拿出來。

「您好，馬嘉麗姐。」

「您好，少爺。」

「喊我奧古斯多好了，好太太，奧古斯多。」

「東奧古斯多，」她接著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使用『東』字的，」他解釋說，「比方『煥』與『東煥』，那真有天壤之別，『奧古斯多』與『東奧古斯多』也是一樣。好啦……！歐赫妮亞小姐出去了沒有？」

「啊，剛出去。」

「朝哪個方向去的呀？」

「朝那兒。」

奧古斯多也朝那個方向走去。但不一會兒又回來了。原來是他忘了那封信。

「馬嘉麗姐太太，能不能請您把這封信交給歐赫妮亞小姐纖白的手裡呢？」

「當然可以。」

「必須交到她纖白的親手喔，唉？她那雙撫摸琴鍵，白似象牙的纖手。」

「我知道了，還不是跟以前的一樣。」

「以前的？什麼以前的？」

「先生，您以為這是她第一次收到這一類的信嗎？」

「這一類的信？您知道我的信是哪一類的？」

「當然。還不是跟別的信一樣。」

「跟別的信一樣？什麼別的信？」

「追求小姐的人還少啊！……」

「她現在有缺嗎？」

「現在？現在可沒有缺，先生；她似乎有一個情人．．．我想也許只是一個候選人罷了．．．或者是試用的．．．再不然就是臨時的．．．」

「您怎麼沒有早告訴我呢？」

「您也沒有問過我呀．．．」

「真的，還是請您把這封信交給她吧，親手啊，懂吧？我們必須奮鬥！這裡還有一塊錢！」

「謝謝您，先生，謝謝。」

奧古斯多有點兒捨不得離開這裡，因為他開始喜歡這門房太太馬嘉麗姐的那種雲霧似的日常談話了。這不也是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嗎？

《我們要奮鬥！》奧古斯多一路朝著下街走，一路說。《是的，我們要奮鬥！她居然還有情人，一個候選的情人？．．．我們要奮鬥！『*Militia est vita hominis super terram*』(人生在世就是奮鬥)(註 18)。我的生命已經有了目標；我已經有了一個必須要實現的征戰。啊，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你一定是屬於我的！至少是我的這個歐赫妮亞；從那對眼睛的幻覺裡產生出的，從我雲霧中的那顆明星裡出現的那個歐赫妮亞；不管她是不是另一個，門房太太說的那一個，或是誰的；這一個歐赫妮亞才應該是我的！我們奮鬥吧！戰鬥就會勝利。我有得勝的秘訣。啊，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啊！》

他走到俱樂部門前，維克多早已在那兒等他下棋了。

(註 16) Píndaro (公元前 518-438)，古希臘抒情詩人。

(註 17) Homero，古希臘詩人，生死年代不詳，大約是死於公元前九百年左右。相傳 *Ilíada* 及 *Odisea* 兩部史詩是他的作品。

(註 18) 見聖經『*Job 約布篇*』第七章第一節。

第三章

「今天你遲到了，朋友，」維克多向奧古斯多說，「你平常都是很準時的嘛！」

「你要我怎麼樣．．．有點兒事情嘛．．．」

「你也有事？」

「你以為只有像你這種證券交易所的人才能有事？人生遠比你想像的複雜得多。」

「我比你想的簡單．．．」

「這都可能。」

「好，你走！」

奧古斯多先將王棋前的小卒向前走了兩路，以前嘴裡老是哼著歌劇中的片段，現在卻咀嚼著：「歐赫妮亞，歐赫妮亞，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我生命的目標，雲霧中甜蜜燦爛的雙子星，我們要奮鬥！這才合理，這棋盤上的一切都像雲霧似的模糊，全都是偶然的！合理不也有點兒偶然，有點兒巧合嗎？我的歐赫妮亞的出現，不是也很合理？合乎天上的棋理嗎？」

「唉，怎麼搞的？」維克多打斷他的獨白說，「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不能悔棋的嗎？落子無悔！」

「啊，真的！」

「如果你這樣走，我就白吃你一顆象啦。」

「真的，真的，我大意了。」

「那你就別大意啦。下棋不能同時炒栗子。而且你知道：落手無悔啊。」

「好了，好了，反正不可挽回了！」

「這樣才對。這種遊戲的教育性就在此。」

《下棋的時候爲什麼不能分心？》奧古斯多心裡想，《人生到底是不是一種遊戲？爲什麼又不能悔棋呢？這就是合理啊！那封信也許早已在歐赫妮亞的手裡了。*Alea iacta est* (大勢已定)(註 19)，事已至此！好漢做事好漢當。那明天呢？明天是屬於上帝的了！昨天又是誰的？昨天到底是誰的？啊，昨天，昨天才是強者的寶藏！神聖的昨天，每日雲霧的實質！》

「將軍！」維克多又打斷了他的思潮。

「真的，真的．．．我看看．．．我怎麼把棋走到這種地步？」

「你分心嘛，你老是分心。你要不是這樣心不在焉，早就是我們中的棋王了。」

「唉，告訴我維克多，人生是遊戲還是消遣？」

「遊戲還不是消遣。」

「那麼，這樣消遣，那樣消遣，還不是一樣？」

「不能那麼說，玩兒也得好好地玩兒嘛。」

「那又爲什麼不能不好好地玩兒呢？什麼叫好好地玩兒，什麼叫不好好地玩兒？這些棋子爲什麼又不能用別的方法玩兒呢？」

「這就是你這個大哲學家教我的理論啊，朋友。」

「好吧，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大消息。」

「你說吧！」

「那你一定會覺得奇怪的，朋友。」

「我不是那種在事前就覺得奇怪的人。」

「好，告訴你吧：你知道我有什麼事？」

「你一次比一次更心不在焉了。」

「你知道，我戀愛了。」

「罷！這我早就知道了。」

「你怎麼早就知道了呢？．．．」

「當然，你 *ab origine* (註 20)，從出世就戀愛了；你有一棵從胎裡帶出來的愛苗。」

「是啊，愛情是跟我們一塊兒出世的。」

「我不是說愛情，我是說愛苗。我不需要你告訴我就知道你已愛上了，更好說，戀上了什麼人。我比你自已知道得還清楚。」

「但是誰呢？你說，誰呀？」

「這你也沒有我知道得多。」

「別說啦，也許你有理．．．」

「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如果你不信，你說說看：是黃髮，還是黑髮的？」

「說老實話，我也不清楚。雖然我想既不是黃髮，也不是黑髮；大概是棕色的頭髮吧。」

「是高，是矮。」

「我也記不清了。大概是不高也不矮吧。不過，那對眼睛，朋友，我的歐赫妮亞的那對眼睛啊！」

「歐赫妮亞？」

「是啊，歐赫妮亞·多明哥·德·拉爾柯，白楊大道 58 號。」

「那個教鋼琴的？」

「就是她。但．．．」

「是啊，我認得。現在．．．我又將軍了！」

「但是．．．」

「我說將軍啊！」

「好．．．」

奧古斯多跳出一隻馬來護住王棋。但結果還是輸掉了。

他們分手時，維克多將右手一把勾住他的後頸，輕輕地對著他的耳朵說：

「到底是教鋼琴的那個小歐赫妮亞，唉？好啊，奧古斯多，好；你會購置房產的。」

《這可怕的暱稱！》奧古斯多心裡想著就走上了街頭。

(註 19) 語出羅馬大帝 Julio César，直譯為『骰子已經投了』，即『大勢已定』的意思。

(註 20) 拉丁語，意思是『自開始起』。

第四章

《爲什麼把人說小，就是親暱的稱呼呢？》奧古斯多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語地說，《難道說愛情能使被愛的人變小嗎？我在戀愛了！我在戀愛了！誰又會想得到！……但是維克多說得有理嗎？我是不是 *ab initio*，從開頭就戀愛的呢？我的愛情也許是出生在愛的目標之前，甚至於是它所引發的，或者在開天闢地的渾沌大霧之中，被引出來的也說不定。如果我先走那隻車，他就將不死我了。但什麼是愛情呢？是誰下的定義？下了定義的愛就不是愛了……啊呀，我的天哪，市長怎麼能讓這些商店用那麼難看的字體做招牌呢？那隻象我走錯了。事實上我還不認識她，我又怎麼能戀愛呢？罷！認識是以後的事。愛情是產生在認識之前的，認識能毀壞愛情的。撒拉彌約神父告訴我說：『*Nihil volitum quim praecognitum*，沒有認識就沒有欲望，』但我的結論卻與他相反，*nihil cognitum quim praevolitum*，沒有欲望就沒有認識。人家說，認識就是寬恕。不，寬恕才是認識。是先有愛情而後才認識的。唉？怎麼將軍我都沒看見呢？爲了要愛，首先需要什麼？看不清楚！模糊不清；霧中的模糊才是愛的直覺。然後才有明確感和清晰的視覺，霧有時會散成水珠，或變成霰粒，或凝成雪花，或結成冰雹。科學才真是一盤散沙。不，不，是霧，是霧！誰又能變成一隻鷹飛翔在雲層中！透過雲層看太陽，那才真像一團模糊的火！

《啊，鷹啊！那隻能面視太陽而看不見黑夜的巴特摩斯（註 21）之鷹，當他跟聖煥奔走，而遇見那隻逃出奧林坡（註 22），只看得見黑夜而不能面視太陽的彌內兒娃的貓頭鷹（註 23）時，牠們又會說些什麼呢？》

這時奧古斯多與歐赫妮亞正迎面而過，但他卻沒有停下來。

《認識是後來的事……》他繼續自言自語地說，《唉？……什麼？我能發誓有兩顆光輝而神秘的星星在我身旁走過……是她嗎？我的心告訴我……好，別說了，我已經到家了！》

他走了進去。

回到房裡，躺在床上說：《獨自一個人！一個人睡覺！一個人作夢！兩個人睡覺的時候，一定作的是同一個夢。神秘的氣流能將兩個人的頭牽在一起。說不定兩個人的心愈接近，頭腦就愈分開吧？也許。也許心腦的位置是相反的。如果兩個情人的思想一致，感受就彼此不同了；要是他們的愛情一樣，那就會各有各的思想了，也許互相矛盾也說不定。女人會專心愛她的男人，只要他的思想同她的不一致，也就是說，如果他有思想的話。我們來看看這一對誠實的夫婦有沒有思想。》

奧古斯多常在睡覺前同他的男僕多明哥玩一種牌戲，多明哥的妻子，女廚，則在一旁觀看。

「杯子二十點（註 24），」多明哥叫牌了。

「你們說！」奧古斯多突然地問，「如果我結婚，你們覺得怎麼樣？」

「很好啊，少爺。」多明哥說。

「那也要看情形。」他的妻子麗杜雲娜大膽地說。

「你不是也結婚了嗎？」奧古斯多質問她說。

「那也要看情形啊，少爺。」

「看什麼情形？你說。」

「結婚倒很容易；婚後可不就那麼簡單了。」

「那是屬於民間的智慧與泉源……」

「少爺的未婚妻應該是……」麗杜雲娜接著說，生怕奧古斯多一個人說個不停。

「什麼？我的未婚妻又怎麼樣？你說，你說，你說啊！」

「少爺，因為您是這麼一個大好人……」

「你說嘛，說啊，一下子說出來好啦。」

「記得老太太說過……」

提到他慈祥的老母，奧古斯多將牌向桌子上一扔，坐在那兒發起呆來了。他的母親，那溫良的老太太，不幸的女人，常對他說：『我是已經活不久了，孩子；你爸爸在喊我去。或許他比你更需要我。一旦我離開了人世，這裡只剩下你一個人了，你趕快結婚吧，越早越好。給這個家帶一個女主人來。並不是我不信任我們的這些忠實的僕人。不。因為這個家需要一個女主人。你必須找一個主婦，孩子，一個女

主人。使她變成你的心、你的口袋、你每日的食糧、以及你廚房的主人，幫你解決問題。找一個會管家，而且會愛你的女人．．．也會管你的女人。」

「我的妻子會彈鋼琴。」奧古斯多拋開他的記憶與懷念道。

「鋼琴？那有什麼用？」麗杜雲娜問。

「有什麼用？所謂有用，它的魅力就在它沒有用。我早就用膩了．．．」

「對我們的工作？」

「不是；不是你們！而且鋼琴的用處，是的，它有用．．．它可以將家裡充滿和諧的氣氛，而不使家變成一個煙灰缸。」

「和諧！那是和什麼吃的呀？」

「麗杜雲娜．．．麗杜雲娜．．．」

女廚當著這甜蜜的責備低下了頭。這是他們夫婦間的習慣。

「是的；她會彈鋼琴，因為是鋼琴教師。」

「那她就不會再彈了。」麗杜雲娜肯定地說。「要不然，又為什麼要嫁人呢？」

「我的歐赫妮亞．．．」奧古斯多開始說。

「啊！她叫歐赫妮亞，而且又是教鋼琴的呀？」女廚問。

「是啊，為什麼？」

「是不是跟她姑父住在白楊大道第布條商店樓上的？」

「就是她。什麼，你認識她？」

「是的．．．我見過．．．」

「不；一定還有，麗杜雲娜，一定還有什麼話。你說，你說啊；這是有關你主人的前途．．．」

「人還不錯，是的，人還不錯．．．」

「你說，你說啊，麗杜雲娜．．．你看在我母親的面上．．．」

「您要記住她的話，少爺。怎麼？是誰在廚房裡？又是那隻貓吧？」

女僕站起身來，走出去了。

「什麼？出牌吧？」多明哥問道。

「真的，多明哥，不能讓這副牌就這樣半途而廢呀。是誰出牌的呢？」

「是您，少爺。」

「好，我出牌了。」

因為分心，牌又輸了。

《對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裡自言自語地道：《大家都認識她；除我之外，人人都認識她。愛情的努力就在此。明天呢？明天我又做什麼？罷！過一天是一天就夠了。現在上床去吧。》

上床之後繼續對自己說：《自從我那聖潔的母親死後．．．這兩年來，我感到寂寞自己都不知道．．．是的，的確是一種無意識的寂寞與無聊。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有這種無意識的寂寞。寂寞就是生命的根源，遊戲、娛樂、小說、和愛情都是它發明的。生命的霧裡滲透出一種甜蜜的寂寞，酸辛的酒釀。日常發生的這些瑣事，我們用以消遣和延續生命的這些甜蜜的談話，不都是極甜的寂寞嗎？啊，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我的生命和無意識的寂寞中產生出的花朵，你到我的夢中來吧，你夢我，也同我來一起作夢！》

結果他睡著了。

(註 21) 耶穌的門徒聖煥 (即聖若望的西班牙語發音) 被放逐在巴特摩斯島 (Patmos) 上時，寫成他的『啓世錄 (Apocalipsis)』，因其獨具慧眼，能見天上的事物，因此教會中以鷹象徵他，而稱他為巴特摩斯之鷹。後人將該島的首府命名為聖若望來紀念他。

(註 22) Olimpo 是希臘神話中諸神的居所。

(註 23) Minerva，羅馬神話中的智慧之神，與希臘神話中的 Atenea 是同一個神。她的足下有一隻伺
守的貓頭鷹。

(註 24) 西班牙紙牌，共四十八張，分成金、杯、劍、棒四組。

第五章

光輝的鷹，展開牠懸滿露珠的巨翼，穿過雲層，兩眼凝視著日光中濃霧裡的俘虜，暴風雨中鍛鍊出的心胸則沉睡在甜蜜的寂寞裡；牠的周圍只有人世間遙遠的喧囂造成的甯靜，天的頂端，高高在上，有一對雙子星滿溢出看不見的芬芳。一聲刺耳的尖叫：『新聞報啊！』衝破了甯靜的氣氛。奧古斯多模模糊糊地又看到了另一天的光明。

《是夢？是真？》他的嘴蓋在毛毯裡自問道，《我是鷹，還是人呢？報紙上又說些什麼？這新生的一天又能給我些什麼新聞？昨夜的地震是不是吞食了葛古平鎮？又為什麼不是萊普錫呢？啊，這就是抒情的聯想，賓達洛式的不正常！世界是個萬花筒。道理是人為的。至上的藝術只是偶然。好，再睡一會兒吧。》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

新聞報啊！．．．賣醋的！然後是一輛汽車，一輛馬車，幾個孩子的叫聲。

《辦不到！》奧古斯多又自言自語地道。《這是生命的回轉。愛情也跟它回來了．．．愛情又是什麼呢？不就是這一切的昇華嗎？不就是寂寞的遊戲？讓我想想歐赫妮亞吧；這是最適當的時候了。》

於是他閉起眼睛，立意來想歐赫妮亞。是想？

但這種思潮漸漸地溶解了，不久又化成了一隻波蘭舞曲。是一部剛在他窗前停下的手搖鋼琴。奧古斯多的靈魂上響起了共鳴的音符，不再想了。

《世界的本質就是音樂，》手鋼琴的最後一個音符消失時，奧古斯多自言自語地說。《我的歐赫妮亞不也是音樂嗎？一切的規律都是節奏的規律，節奏就是愛情。神聖的曙光，純潔的黎明，給我帶來了一個新的發現：愛情就是節奏。節奏的科學就是數學；愛情感受的表現就是音樂。表現而非現實；這應該分清楚。》

一記輕微的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潮。

「進來！」

「您喊我，少爺？」多明哥問。

「是啊，．．．拿早點來！」

他不知不覺地比平常至少早喊了一個半小時，雖然還不是時候，一旦喊過之後，也只好要早點來吃了。

《愛情能刺激食慾，並且還能使它提前，》奧古斯多繼續自言自語地道。《爲了愛情必須生存！是的，爲了生存才必須愛！》

他起身吃早點。

「天氣怎麼樣，多明哥？」

「跟天天一樣，少爺。」

「啊，是的，也不好，也不壞。」

「對了！」

這是男僕的理論，他也有他的那一套。

奧古斯多洗過臉，梳過頭，穿過衣，一切準備就緒，像一個生命中已經有了目標的人，充滿著生命的愉快。雖然帶點兒憂鬱。

他跑上街去，但他的心，立刻就向他放出警告。《別作聲！》他自己說，《我看見她了，我早就認識她了；是的，她的影子幾乎是天生給我的一樣！．．．我的媽，你保佑保佑我！》等歐赫妮亞走近他，從他的身旁走過時，他對她的注目禮卻重於脫帽禮。

差一點兒他回身去追蹤她，但理智和急於想同門房太太一談的欲望終於戰勝了他。

《是她，是的，是她，》他繼續同自己說，《是她，就是她，就是我多年來在不知不覺中尋找的她；也就是在尋找我的她。我們倆命中註定彼此生活在和諧中；我們是一對相輔而行的單元。家庭才是社會真正的細胞。我不過只是一個分子而已。科學多富有詩意，我的天哪！媽，我的媽，你的兒子在這裡；你在天上指引指引我吧？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

他向周圍張望了一番，看看是否有人在看他，因爲他發覺他正在伸著雙臂擁抱空氣。他心裡卻想：《愛情真使人忘形；它將我們從本身裡昇華起來了。》

馬嘉麗姐的微笑使他回到了現實，是現實？

有什麼，有什麼消息沒有？」奧古斯多問。

什麼都沒有，少爺，現在還早呢。」

「你把信交給她的時候沒有問她嗎？」

「沒有。」

「那，今天呢？」

「今天問了。她問您的地址，我是不是認識您，您是什麼樣的人。她說少爺忘了寫地址。後來她叫我給您帶個口信……」

「口信？什麼口信？快說。」

「她說，如果您再來的話，就告訴您，她已經心許了人啦，她有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了？」

「我早就告訴過您，少爺。」

「不要緊，我們奮鬥！」

「好，我們奮鬥。」

「您答應幫我忙，馬嘉麗姐？」

「當然囉。」

「那我們一定得勝！」

他走了。他一聽小鳥們愛情的歌唱，就走到白楊廣場上去，在碧綠的視野裡清爽清爽他的感觸。他的心也發綠了，他童年閃電似的回憶像夜鶯似地在他心裡歌唱。

尤其是對母親的回憶，滿溢出一顆熾熱而甜蜜的火焰，超越出一切的回憶之上。

對父親他幾乎什麼也記不得了；像一個神話中的陰影，消失在遙遠的記憶裡；像一片黃昏時血紅的彩雲。血紅的，因為他小時候看見他父親的屍體躺在吐出的一攤鮮血裡。時間雖隔得這麼久，母親的那聲震撼屋宇的『兒啦！』仍舊在他的心裡激起了回音；那聲『兒啦！』究不知是喊垂死的父親，還是在喊奧古斯多，那時，他面臨死亡的神秘仍無所知，也無動於衷。

過了一會兒，母親悲傷得直抖，將他摟在懷裡，一連串地我的兒啦！我的兒啦！我的兒啦！將他沉浸在熱淚中。他也哭了，緊抱著母親，既不敢撇開面孔，又不願離開那顫抖的圍裙甜蜜黑暗，為的是怕看見妖魔吃人的眼睛。

他們就這樣過著哭哭啼啼，暗無天日的日子，直到淚水向肚子裡流，以及家裡的黑暗逐漸消散為止。

這原是一個甜蜜而溫暖的家庭。陽光透過繡著白花的紗幔穿進屋子裡來。交臂椅，因為年代的關係，帶著祖父母童年的隱密，伸張著雙臂。父親吸過的最後一支雪茄煙灰仍舊盛在那隻煙灰缸裡。牆上掛著父母新婚的照片。母親現在卻守寡了。父親的身材修長，腿架腿地坐著，露出靴子的舌尖，母親的個子矮，站在他身旁，一隻手，一隻不像能緊握而只能斜倚的纖手，像鴿子樣地倚在丈夫的肩上。

母親像隻小鳥，毫無聲息地走來走去，經常穿著黑衣，微笑，是她守寡的最初幾天裡淚水的渣滓，常掛在她的嘴上和她好奇的兩眼周圍。『我應該為你生活，只是為了你，奧古斯多』，每天晚上睡覺前，她老是對他這樣說。他則帶著仍舊含著淚水的濕吻進入他的夢鄉。

他們真地像生活在一個甜蜜的夢中。

晚上，母親常讀點什麼給他聽，有時是些聖者的行傳，有時是一篇玖爾·維爾恩(註 25) 的小說，或是一些天真純樸的故事。有時她也會笑，是一種遙遠的淚珠帶來的恬靜而甜蜜的微笑。

後來他進中學了，晚上母親幫他溫習功課。她自己首先研讀再幫他溫習。她讀過世界史中最離奇的名稱後常對他說：『啊，我的天哪，人怎麼會做出這些殘暴野蠻的事啊！』她學過數學，這是她最拿手的功課了。奧古斯多心裡想：《如果母親真地專心學數學的話……》他記得她是怎樣專心地去注意一個二次方程式的發展。她讀過心理學，這是她最不易接受的學科。『人怎麼這樣喜歡複雜！』她這樣說。她也學過物理、化學、和自然史。自然史中她最不喜歡的是那些動植物的怪名詞。生

理學使她害怕，因此放棄教她的兒子。她只要一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心肺插圖，就會使她想起丈夫血腥的死亡。『這真難看，我的兒啊，』她說；『千萬別學醫。最好不要知道人體裡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奧古斯多中學畢業了，她將他抱在懷裡，看著他的嘴，淚水像泉湧似地說道：『要是你爸爸看見你的話！．．．』然後叫他坐在她的膝蓋上，他這時已長得又高又大了，感到有點兒害羞，她就這樣將他摟在懷裡，一聲不響地看著她亡人的煙灰缸。

後來是他在大學求學的時候，學校裡的朋友，和那可憐的母親眼見兒子在試展他的羽翼而引起的憂鬱。『我爲了你，爲了你啊！』她這樣對他說，『你呢，誰知道又是爲了誰！．．．世界就是這樣子，兒啦。』他獲得法學士的那天，一回到家母親就拉住他，非常滑稽地吻著他的手，然後又擁抱他，對著他的耳朵說：『你爸爸保佑你，我的兒啦！』

他母親絕不在他上床之前睡覺，總是等他睡下之後再給他一個吻。因此，他從來也就不能夜遊。早晨醒來的時候，也是母親第一個看見他。在飯桌上，他不吃的，她也不進口。

他們常一齊出去散步，這樣一聲不響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著，她思念著她的亡人，他卻想著第一個經過他眼前的一切。她老是跟他說著同樣的話，日常的瑣碎，往年的瑣事，但同時對他又都是些新鮮離奇的聽聞。很多次，她一開頭都這樣說：『等你結婚的時候．．．』

每次碰見一些美貌，或者長得還不錯的女孩子時，奧古斯多的母親總是斜著眼瞧他。

一個秋天的黃昏，死亡終於來到，那緩慢、嚴酷、甜蜜而無痛苦的死亡，墊了足尖，無聲無息地走進來了，像一隻候鳥似的帶著她慢慢地飛去。她的手放在兒子的掌心裡，眼睛釘在他的眼上死去的。奧古斯多感到她的手漸漸地發冷，眼睛也失去了光澤。他在她冰涼的面頰上留下一個熱吻，放開手，將她的兩眼閉上。他跪在她的床前重溫著這幾年反覆而單調的日子。

現在，他此時此地，在白楊廣場，在小鳥的顫鳴聲下，思量著歐赫妮亞。而歐赫妮亞卻有了情人。『我所怕的，兒啦，』母親常對他說，『是你初次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的第一棵荊棘。』要是她能將這第一棵荊棘開放成玫瑰的花朵！

《如果我母親還活著的話，她一定能解決這種難題，》奧古斯多自言自語地說，

《到底不比二次方程式難。其實也不過只是一個二次方程式而已。》

一陣微弱的哭號聲，像來自一個可憐的動物，打斷了他的獨白。他仔細地察看一番，結果發現在碧綠的草叢裡，一隻可憐的小狗像在尋找出路。《可憐的小東西！》他說，《剛出世就被人家拋棄在這裡；他們沒有勇氣殺死牠。》於是將牠抱起來了。

小畜牲在找母親的奶。奧古斯多站起身來，在回家的路上想道：《等歐赫妮亞知道時，對我的那位情敵真是一記嚴重的打擊！她一定會多麼地愛上這隻小東西！牠真美！真伶俐！可憐的小東西怎麼舔我的手呢！．．．》

「拿點兒牛奶來，多明哥；快點兒拿來。」男僕剛給他開門他就對他說。

「您怎麼現在買起狗來啦，少爺？」

「不是我買的，多明哥，這隻狗不是奴隸，牠是自由的，是我找到的。」

「乖乖，牠真是一個棄嬰。」

「我們都是棄嬰，多明哥。拿奶來吧。」

他拿了奶和一小塊海綿來幫牠吸食。然後奧古斯多又叫他買了一隻奶瓶給奧菲娥，這是他給牠取的名字，不知為什麼緣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奧菲娥以後就變成了他獨白的心腹，牠接受了他對歐赫妮亞愛情的秘密。

《你看，奧菲娥，》他無聲地對牠說，《我們必須奮鬥。你想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行呢？要是我母親早能認識你的話．．．你等著瞧吧，等你睡在歐赫妮亞的懷裡，在她溫暖而甜蜜的手掌撫摸之下。但現在，我們怎麼辦呢，奧菲娥？》

那天的午餐他吃得非常憂鬱，散步憂鬱，棋局憂鬱，那夜的睡夢也憂鬱。

(註 25) Jules Verne (1828-1905), 法國作家，以科幻小說稱著。

第六章

《我應該有所決定，》奧古斯多走過白楊大道五十八號的門前喃喃自語地說；
《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就在這同時，歐赫妮亞住的二樓上的一面長窗忽然打開，走出一位脊瘦白髮的老太太，手裡拿著一隻鳥籠。準備將黃鶯拿到陽台上來曬曬太陽。她掛鳥籠子的時候，釘子不牢，整個籠子摔到樓下來了。那位太太失望地驚呼一聲：『哎呀，我的小寶啊！』奧古斯多慌忙趕上前去，一把抓住鳥籠。可憐的黃鶯在籠子裡嚇得亂撲。

奧古斯多帶著在籠子裡亂撲的黃鶯和胸中亂跳的心走上樓去。老太太早已在等候他了。

「啊，謝謝您，先生！」

「我得謝謝您，夫人。」

「我的小寶寶！小寶貝兒！好了，好了，安靜點兒吧！您進來坐坐，先生？」

奧古斯多走了進去。

老太太將他領到客廳，對他說：「請您坐一會兒，我去將小寶貝放好。」說著就將他一人留在那兒。

這時一位老先生走進客廳裡來，一定是歐赫妮亞的姑父無疑。臉上戴著一副墨鏡，頭上一頂無邊的氈帽。他走近奧古斯多，坐在他的身旁，向他說：

他說的是世界語：「您相信將來世界會得到和平，不應該歸功於世界語嗎？」

奧古斯多真想逃走，但他對歐赫妮亞的鍾情控制了他。那位老先生仍舊說著世界語。

奧古斯多終於下了決心說：「我一句話也聽不懂，先生。」

「他一定又在同您說那種可惡，而人們都稱它叫世界語的鬼話了，姑媽一進門就說。然後又對她丈夫說：「費爾明，這是撿黃鶯的那位先生。」

「只有我同你說世界語的時候，我才懂你的話。」丈夫回答說。

「我的小寶寶跌到街上去了，是這位先生給我撿起來的。」說著又回過頭來對奧古斯多說：「您貴姓？……」

「我叫奧古斯多·貝瑞思，夫人，是已經過世的貝瑞思·若維拉太太的兒子，您也許認識她吧？」

「東孃索勒姐？」

「對了，就是東孃索勒姐。」

「這位太太我認識啊。真是一位模範的寡婦和標準的母親。幸會，幸會。」

「我也慶幸這黃鶯的跌落而認識了你們。」

「慶幸？您慶幸這件意外的事情？」

「對我說，是啊。」

「謝謝您，先生，」東費爾明說，「世上的人與物都有一些不可理解的規律所控制。而人卻不能了解的。至於我，先生，我幾乎對所有的事物都有我獨到的看法……」

「別再唱你那一調調兒了，好吧。」姑媽說。「您又怎麼能那麼快就救起了我的小寶貝呢？」

「我向您坦白地說，夫人，老實說，我是在這房子的附近走動的。」

「這所房子？」

「是的，夫人。你們有一位非常美貌的姪女。」

「我這才懂了，先生。呀，呀，我這才知道，什麼是幸福的意外。還有天意的黃鶯兒呢。」

「誰又能知道天意的道路啊？」東費爾明說。

「我可知道啊，我，」說著又轉向奧古斯多：「我們會歡迎你的．．．那還有什麼話說！東孃索勒姐的大少爺嘛．．．這樣您也可以幫我去掉這小丫頭腦筋裡的糊塗主意啊．．．」

「那麼，自由呢？」東費爾明旁敲側擊地說。

「你別說啦，你搞你的無政府主義去吧。」

「無政府主義？」奧古斯多驚奇地問。

東費爾明臉上放出了得意的光輝，帶著他最甜蜜的聲調說：

「是的，我的先生，我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玄秘的無政府主義，只是理論而已，您懂吧，只是理論而已。您別害怕，朋友，」說到這裡，他用手友善地拍拍他的膝蓋，「我並不放炸彈啊。我的無政府主義是純精神的。朋友，因為我對一切的事物都有我獨到的看法。」

「您呢，您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嗎？」奧古斯多問姑媽，為的是說點兒什麼話。

「我？那種沒人管，簡直胡說八道。如果沒人管，誰又去服從呢？您想想看，這不是辦不到的事嗎？」

「沒有信仰的人才叫它辦不到．．．」東費爾明開始了。

姑媽打斷他的話說：

「好了，我的東奧古斯多先生，我們就這樣約定。我看您是個好人，有教養，好家庭，又有固定的收入．．．好了，好了，從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候選人。」

「真是榮幸，夫人．．．」

「是的，應該叫這丫頭懂懂事才行。她人並不壞，您知道吧，就是有點兒任性．．．當然，她從小就嬌生慣養．．．當我那可憐的哥哥遭遇到那件不幸的事件時．．．」

「不幸的事件？」奧古斯多問。

「是啊，這是一件公開的事，我也不應該瞞您。歐赫妮亞的父親在一次股票生意失敗之後自殺，他所有的財產都給抵押了。可憐的孩子，一定要工作積蓄來贖回那筆抵押品。您想想看，教鋼琴，教六十年也不行啊。」

奧古斯多心裡在盤算著一種慷慨而英勇的打算。

「這孩子人倒不壞，」姑媽繼續說，「就是沒有辦法懂得她。」

「如果你們學會世界語的話。」費爾明又說了。

「去你的什麼世界語。我們連自己的話都說不通，你還要加一種什麼世界語呢……？」

「可是，夫人，」奧古斯多問道，「如果只有一種語言您不覺得更好嗎？」

「對，對！」東費爾明高興得歡呼道。

「是啊，先生，」姑媽肯定地說；「只是加斯地亞語（註 26），最多也不過加一種跟女傭人說的巴布勒語（註 27），她們都是沒有理性的人。」

歐赫妮亞的姑媽是阿斯杜利亞斯人，有個女傭也是那兒的人，她常用巴布勒語罵她。

「現在，如果照理說，」她又說了，「只有一種語言，我也不覺得什麼不好。因為我丈夫，在理論上說，他連婚姻都反對。」

「對不起，」奧古斯多站起身來說，「也許我打擾了……」

「您一點兒也不打擾，先生，」姑媽說，「您答應我下次再來。您知道，您是我的候選人啊。」

他出門的時候，東費爾明走過來對著他的耳朵說：「別理她！」

「爲什麼呢？」奧古斯多反問他。

「我有預感，先生，我有預感。」

他告辭時，姑媽最後的一句話仍舊是：「您知道啊，您是我的候選人囉。」

歐赫妮亞回來了，姑媽對她的第一句話就是：「歐赫妮亞，你知道今天誰來過？東奧古斯多·貝瑞思。」

「奧古斯多·貝瑞思．．．奧古斯多·貝瑞思．．．啊，我知道了！誰帶他來的？」

「我的小寶貝黃鶯兒。」

「他來幹麼？」

「你也問得怪了！還不是迫你來的。」

「黃鶯兒帶他迫我來的？我不懂。倒不如像姑父樣地用世界語說還好些呢。」

「他是迫你來的，年紀輕，長得非但不壞，而且還很帥呢，有教養，又謙恭，尤其是有錢，姑娘，尤其是有錢．．．」

「讓他有他的錢，我有我的工作，並不需要出賣我自己。」

「誰又說出賣你呀，小丫頭？」

「好啦，好啦，姑媽，別開玩笑了。」

「你會見到他的，孩子，等你見到他的時候，就會慢慢地改變你的主意了。」

「原來如此．．．」

「誰也不能說得太過份啊。」

「天意是難以預測的！」東費爾明嘆息道，「而且上帝．．．」

「什麼？上帝的事，怎麼能同無政府主義比呢？」太太辯駁道，「我同你說過千百遍了。如果沒有人管，上帝又是什麼呢？」

「我的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太太，你也聽我說過千百遍了，是玄秘的，是一種玄秘的無政府主義。上帝並不管人，而是．．．」

「服從，是不是？」

「是你說的，太太，是你說的。是上帝光照你的。你過來！」

他拉過他的妻子，看著她的前額，對她吹了一口氣，吹動了一撮白髮，然後說：「是上帝給你靈感的。是的，上帝服從．．．上帝是服從的．．．」

「是啊，按理論說，是不是？你，歐赫妮亞，你別胡思亂想了，這是一頭好親事呢。」

「我也是無政府主義，姑媽，可不像姑爹那樣的玄秘。」

「好，你等著瞧吧！」

(註 26) Castilla，西班牙中部的一個古老王國，為西班牙統一之核心，其語言為現代的西班牙國語。現已劃分為 Castilla-León 及 Castilla-La Mancha，兩個自治區。

(註 27) Bable 語，西班牙北部阿斯杜利亞斯 (Asturias) 的方言。

第七章

《唉，奧菲娥！》奧古斯多回到家裡，給狗餵奶的時候對牠說，《唉，奧菲娥！我已經邁進了一大步，一個決定性的一步：我上她家去了，我已經升堂入室了。你知道什麼是邁進了決定性的一步嗎？幸運的風正在吹向我們，我們的每一步都有決定性。我們的？這些步驟都是我們的嗎？我的奧菲娥，我們是走在荆棘叢生，而未經開墾的野林子裡。它的道路是在等我們用腳踏出來。有人相信隨著一顆星走；我可相信隨著一顆雙子星，一顆雙子星走。而這顆雙子星也就是道路在天上的投影，偶然的投影。

《決定性的一步！奧菲娥，你告訴我，到底有什麼需要而要上帝，要世界，要什麼呢？爲什麼又一定需要有什麼？你不覺得這種需要的觀念，不就是偶然在我們的腦海裡取得的最高形式嗎？

《歐赫妮亞又是從哪兒竄出來的呢？她是我幻想中創造出來的，或者，我是她幻想中的產兒？還是我們倆都是彼此間的幻想中創造的，她是我的，我是她的呢？難道說，每一件東西的創造，不就是整個創造的每件東西？創造又是什麼？你是什麼，奧菲娥？我又是什麼？

《奧菲娥，很多次，我都想，我不是我，我在街上閒蕩的時候，別人也看不見我。有時候，我想，別人也決不像我自己那樣地看見我，我以爲我在規規矩矩地，儀表端莊地走著，但不知不覺中卻在做小丑呢，別人都在譏諷嘲笑我。你沒有過這樣的感覺，奧菲娥，當然沒有，因爲你還年輕，還沒有人生的經驗。而且你是一隻狗。

《可是，奧菲娥，你告訴我，你們可曾想過你們是人呢？就像有些人以爲他們是狗一樣？

《這是什麼人生嘛，奧菲娥，是什麼人生啊，尤其從我母親死後！每一個鐘點，被前面的一個鐘點推向我們；我從來就不知道什麼是前途。現在我似乎已模糊地看見它了，而它又變成了過去。歐赫妮亞幾乎已變成了我的回憶。這幾天過去了．．．這一天，這永恒的一天，也在過去．．．都變成了寂寞的霧。今天就像昨天，明天也像今天。你看，奧菲娥，你看我父親在那隻煙灰缸裡留下的煙灰．．．

《這就是永恒的啓示，奧菲娥，可怕的永恒。當一個人獨處而面對著前途與幻想，閉起雙眼時，他就會看見永恒可怕的深淵。永恒並不是前途。當我們死的時候，死亡就背向著我們，在我們的周圍旋轉，而我們也就開始向後，向過去，向從前裡

走了。整個的永恒為我們繯起命運的線球，就這樣不停地，永無止境地，遭受了破壞，走向了虛無，但永遠也達不到它，因為它從來也沒有存在過。

《在我們這生命的激流裡，在這激流的內層，卻有一道反方向的激流；在這裡，我們是從昨天走到明天，但在那裡，卻從明日走到昨天。編織與破壞同時在進行。有時候從另一個世界，從我們世界的內裡偶然有一陣氣息，一種蒸氣，甚至於是一些神秘的喧囂聲，傳到我們這兒來。歷史的內層卻是一種反歷史，是反方向進行的。地下的暗流像從大海流向河川的泉源一樣。

《歐赫妮亞的兩眼在我孤寂的天上向我閃動。帶著我母親淚珠的燦爛向我閃動。使我相信我是存在的，甜蜜的幻想！*Amo, ergo sum*，我愛故我在(註 28)！奧菲娥，這種愛，就像能使生命的霧消散而實體化的甘霖。我得謝謝這愛，我才能感到靈魂的體積，並且還能摸到它。謝謝它，我連靈魂的幼苗都開始在痛了，奧菲娥。我靈魂的本體不是愛，不是痛苦的肉體化，又是什麼呢？

《日子一天天地來來去去，愛情卻留下來了，在各種事物的裡面，內裡的深處，這個世界的激流和另一個世界的反激流正衝擊摩擦，從這衝擊摩擦中卻產生了最悲慘和最甜蜜的痛苦：生活的痛苦。

《你看，奧菲娥，那些繯紗的錘子，你看那經線，再看那緯線，又是如何跟著梭子穿流不息地來回遊戲；你告訴我，我們生命的紡織機又在哪裡？》

由於奧菲娥從未見過紡織機，因此很難了解牠主人的話。他講話的時候，牠只看著他的兩眼，猜測著他的心意。

(註 28) 迪卡爾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國哲學家，曾經說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的名言。此處作者故意將它說成「我愛故我在」(*Amo, ergo sum*)。

第八章

奧古斯多像坐在刑具上戰戰兢兢地心神不定；一心想站起來在屋子裡走動走動，在空中揮舞著拳頭，吼叫，像馬戲團裡瘋狂的雜耍兒，忘記了自己的存在。連歐赫妮亞的姑媽，東孃歐梅玲姐，同她的丈夫，東費爾明，那理論而玄秘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能使他回到現實裡來。

「我說，東奧古斯多，」東孃歐梅玲姐說，「我想，您最好還是等一會兒，她不會耽擱太久；然後我喊她來，你們見見面，彼此認識認識，這是初步。像這種關係，總該從認識開始，您說對不對？」

「對了，夫人，」奧古斯多像從另一個世界裡說出這麼一句話，「第一步最好是見見面，認識認識……」

「我想讓她先認識您，然後……這不很清楚嗎！」

「並不那麼清楚，」東費爾明答辯道。「天意的道路是深不可測的……至於爲了結婚而必須先認識，這一點我可不贊成……我不贊成……因爲唯一有效的認識只有婚後的認識。你聽我說過的，太太，聖經上的認識是什麼意思。真的，你聽我的話絕不會錯，沒有比那種深入的認識更徹底，更切實的了……」

「你別作聲，別說啦；胡說八道些什麼。」

「所謂認識，歐梅玲姐……」

門鈴響了。

「是她！」姑父帶著神秘的聲音叫道。

奧古斯多像感到一陣火從地下升起，透過他的全身，穿過他的腦海，消失在他的上空。心臟在他的胸腔裡也開始向他撞擊。

聽得見開門的聲音，和一陣輕捷、整齊而有節奏的步伐。奧古斯多也不知爲了什麼，反而覺得恢復了平靜。

「我喊她去，」東費爾明說著就準備站起來。

「不行，這不行！」東孃歐梅玲姐叫道，然後按鈴。

等女傭進來之後，就對她說：

「請歐赫妮亞小姐過來！」

接著是一陣沉寂。三個人像同謀似地都不出聲。奧古斯多心裡想：《我能支持得了嗎？當她的眼睛填滿那扇門的空隙時，我會不會面紅得像支罌粟，或白得像支百合？我的心會不會爆炸呢？》

一陣輕微的聲息，像隻鴿子展翅起飛，一聲既短暫又乾脆的『啊！』，歐赫妮亞的一對眼睛鑲在一張充滿活力的臉蛋上，她的身軀站在地上不像有絲毫重量，那對眼睛卻帶來了一種奇異的精神之光。奧古斯多覺得很平靜，異常的平靜，釘在他的坐位上，像種在上面的一棵樹，帶著植物的神態，忘記了自己，凝神在那對眼睛放出的神秘之光裡。等他聽到東孃歐梅玲姐對她的姪女說：「這位是我們的朋友東奧古斯多·貝瑞思……」他才回醒過來，立刻站起身，勉強裝出了笑臉。

「這位是我們的朋友東奧古斯多貝瑞思，他希望認識你……」

「就是那位撿黃鶯的？」歐赫妮亞問。

「是的，撿黃鶯的，小姐。」奧古斯多說著就走近她，伸出手來。心裡想：「她的手會燙我的！」

但並不是這樣。一隻又白又冷的手，白得像雪，也像雪樣的冷，碰到了他的手。奧古斯多感到他整個的靈魂都滿溢著安祥的靜流。

歐赫妮亞坐下來了。

「這位先生……」鋼琴教師開口說。

《這位先生……這位先生……》奧古斯多立刻想道，《這位先生！稱我先生！這不是吉祥之兆！》

「孩子，這位先生真是一個偶然的幸會……」

「是啊，黃鶯的幸會。」

「天意是再神秘不過的了！」無政府主義者下斷語了。

「我是說，這位先生，」姑媽接著說，「由於一種偶然的幸遇我才認識的，結果知道他就是我所認識，並且很景仰的一位太太的公子；這位先生既然是我們的朋友，而且他又很想認識你，歐赫妮亞。」

「也來瞻仰您！」奧古斯多附和著說。

「瞻仰我？」歐赫妮亞驚問道。

「是啊，您是位鋼琴家呀！」

「啊，別提啦！」

「小姐，我知道您愛好藝術……」

「藝術？什麼藝術？您指的是音樂嗎？」

「當然囉！」

「那他們騙您了，東奧古斯多！」

《東奧古斯多，東奧古斯多！》他想。《東！……這個『東』真不是個好吉兆！幾乎跟那個『先生』一樣地壞！》然後提高聲音說：「難道您不喜歡音樂嗎？」

「老實說，一點兒也不喜歡。」

《麗杜雲娜說得真對，》奧古斯多想；《這傢伙嫁人之後，只要丈夫養得起她，才不會再彈什麼鋼琴呢。》接著又高聲說：「大家都說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師……」

「我勉力盡職而已，因為我又不得不靠它生活……」

「你說靠它生活……」東費爾明說了。

「好，夠了，」姑媽打斷他們的話說，「東奧古斯多先生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知道什麼啊？」歐赫妮亞有點兒不高興地問，並且移動一下身體準備站起來。

「是啊，抵押的事嘛．．．」

「什麼？」姪女驚叫著說過就站起身來。「這是什麼話？什麼意思？這種拜訪又是什麼意思嘛？」

「我不是說，孩子，這位先生，想認識你．．．你別這樣生氣呀．．．」

「可是，有的事也．．．」

「請原諒您的姑媽，小姐，」奧古斯多站起身來懇求地說，姑媽也站起來了；「沒有什麼事．．．至於抵押的事以及您克己和熱心工作的精神，我並沒有要求您的姑媽，給我這些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

「是的，剛好您就在給我寫那封信之後的幾天，又給我們送黃鶯來了．．．」

「一點兒也不錯，我並不否認。」

「那好，先生，您那封信我高興什麼時候答覆就什麼時候答覆，誰也管不著。現在我還是離開的好。」

「好啊，好極了！」東費爾明歡呼道。「這才叫剛強自由！這才是有前途的女人！這種女人只有靠拳頭來爭取，貝瑞思朋友，只有靠拳頭來爭取！」

「小姐！．．．」奧古斯多走近她去請求道。

「您有理。」歐赫妮亞說著伸出手來辭別，那隻剛才一樣像冰雪似的又白又冷的手。

當她轉背出去，那對神秘的精神之光的泉源消失之後，奧古斯多感到一陣火浪穿過他的全身，心在他的胸膛裡撞擊，腦袋也像要爆炸起來了。

「您不舒服嗎？」東費爾明問。

「這孩子，我的天哪，這孩子！」東孃歐梅玲姐歎息道。

「可敬佩！真威風！真勇敢！這才是一個女丈夫！到到地地的女丈夫！」奧古斯多說。

「我也有同感，」姑父附和著說。

「對不起您啊，東奧古斯多先生，」姑媽重複地說，「對不起您，這孩子真是個小刺蝟；誰又想得到呢！．．．」

「可是我高興極了，太太，高興極了！就是因為我沒有這種強烈獨立的精神，才這樣高興！這，這，這才是我所需要的女人！」

「是的，貝瑞思先生，」無政府主義的信徒說；「這才是有前途的女人！」

「那我呢？」東孃歐梅玲姐反問道。

「你是過去的了！她，才是有前途的女人！當然，她沒有白聽我一天天地講著未來的社會和未來的女人；我也沒有白教她無政府主義的解放學說．．．不放炸彈啊！」

「我認為，」姑媽帶著怨氣說，「這孩子，甚至連炸彈也會放的！」

「即或是這樣．．．」奧古斯多獻媚似地說。

「那不行！那不行！」姑父說道。

「那有什麼關係呢？」

「東奧古斯多！東奧古斯多！」

「我想，」姑媽又說了，「您別因為剛才的事而放棄了努力。」

「當然不！這樣才更有價值。」

「努力吧！您知道我們都站在您一邊，您隨時都可以來，不管歐赫妮亞願不願意。」

「太太，她也沒說不喜歡東奧古斯多來呀！．．．必須靠拳頭來爭取，朋友，要靠拳頭來爭取啊！您慢慢地就會認識她的，您看她是什麼樣的個性。這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女丈夫，東奧古斯多，您必須靠拳頭來爭取她。您不是要認識她嗎？」

「是啊，不過．．．」

「懂了，懂了。那就奮鬥吧，朋友！」

「真的，真的，好，再見啦！」

然後東費爾明將奧古斯多拉到一旁對他說：

「我忘了告訴您，下次您寫信給歐赫妮亞的時候，她的名字您用 J，別用 G 拼，德·拉爾柯也改用 K，那麼她的名字就變成了 Eujenia Domingo del Arko。」

「那爲什麼呢？」

「因爲在世界語還沒有變成唯一的語言，全人類共同的語言之前，西班牙文應該用讀音法拼寫。取消 ce！打倒 ce！za、ze、zi、zo、zu，全用 z；ka、ke、ki、ko、ku 用 K。廢除所有的 H！H 無理，H 反動，是權力，是回到中古世紀，是退化！應該向 H 宣戰！」

「而且您還是一位語音學家呢？」

「還是？爲什麼還是呢？」

「因爲您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是主張世界語的．．．」

「都是一樣，先生，都是一樣。無政府主義、世界語主義、精神主義、素食主義、語音主義．．．都是一樣！向權力宣戰！打倒語言的分化！打倒 H！再見囉！」

奧古斯多辭別之後，走上街去，像減輕了負擔，甚至感到有點兒興奮。他絕沒預先想到他精神內部的感受。這天早晨歐赫妮亞第一次走到他面前，兩人面對面，平平靜靜地談過話。她並沒有使他痛心，反而令他更加熾熱，更加興奮。他覺得世界更大，空氣更純淨，天也更加藍了，像初次呼吸一樣。他耳鼓的深處，又響起母親的那句話：『娶親吧！』他覺得幾乎所有在他身旁經過的女人都美，大多數都非常漂亮，連一個醜的也沒有。世界也好像開始被一種從蔚藍的晴空，從天庭的後面，閃耀著的兩顆看不見的異星放出的神秘之光，照耀得光明燦爛。他開始認識了世界。也不知爲了什麼，他忽然考慮到肉慾的罪惡，以及我們的始祖，嘗試了知善惡的知識之樹的果子，所造成的迷惘與奧秘之泉。

他也深思過東費爾明對『認識』的根源所發表的理論。

他回到家裡，奧菲娥出來迎接他；他將牠抱在懷裡，撫摸著牠說：《今天我們開始了一種新生活，奧菲娥。你不覺得世界更大，空氣更純，天也更藍了嗎？啊！等你看見她的時候！．．．那時你將感到你不過只是一隻狗，就像我覺得不過只是一個人一樣地傷感。你說，奧菲娥，你們怎麼知道你們沒有罪惡，你們間的認識就不是罪惡嗎？不是罪惡的認識，就不足以稱為認識，不是理性的認識。》

忠實的女僕麗杜雲娜給他送飯的時候，呆呆地看著他。

「你為什麼這樣看著我呢？」奧古斯多問。

「我看您有點兒神魂不定。」

「這是從何說起啊？」

「少爺面色不對。」

「你是怎麼想的呢？」

「當然囉。怎麼，教鋼琴的事，有點兒頭緒了吧？」

「麗杜雲娜！麗杜雲娜！」

「您說得對，少爺；我是多麼關心您的幸福啊！」

「誰又知道什麼是幸福呢？．．．」

「真的。」

兩人都朝著地下看去，似乎幸福的秘密就在地下。

第九章

事後的第二天，歐赫妮亞在一家破爛倒壁的大門口同一個年輕人談話，那家門房太太很知趣地走出大門，呼吸新鮮空氣去了。

「這件事應該有個收場，毛利修，」歐赫妮亞說，「尤其是昨天的那件事發生之後，我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你不是說，追你的那傢伙是個糊塗蟲似的大傻瓜嗎？」那名叫毛利修的說。

「是啊，但他有錢，我姑媽一定會跟我糾纏不清的。說老實話，我並不想使任何人難堪，我也不願意別人老纏著我。」

「那請他滾蛋好了！」

「怎麼呢？在我姑媽家？如果他們不願意呢？」

「那就別理他。」

「我既不理他，也不想理他，但是這可憐蟲，高興趁我在家的時候跑來看我，又怎麼辦呢？我又不能老關在自己的屋子裡拒絕給他看，我也不服氣讓他在我面前做一個無聲的殉情者，你懂吧？」

「你讓他去好了。」

「不行，我受不了那乞丐式的哀憐，尤其是那些只用眼睛討乞的，我更受不了。你沒看見他那副貪婪的眼光！」

「你被他感動了？」

「老實說，我都煩死了。爲什麼不對你說老實話呢？是的，他使我動心。」

「你怕嗎？」

「什麼話嘛，你別無聊了！我才不怕呢。我心裡只有你。」

「這我知道！」毛利修充滿信心地說，一隻手放在歐赫妮亞的膝蓋上，她也就

隨他去。

「你必須有個決定才好，毛利修。」

「決定什麼？我的乖乖，決定什麼？」

「還有什麼要決定的呢？還有什麼要決定啊！結婚就算了！」

「靠什麼生活？」

「在你還沒有找到工作之前，靠我的工作啊。」

「靠你的工作？」

「是啊，靠這可恨的音樂！」

「靠你工作？這可辦不到！不行！不行！絕對不行！什麼都可以，靠你工作可不行！我找工作去，我繼續找，目前只有等著再說。」

「等著．．．等著．．．一年年地就這樣等過去了！」說著歐赫妮亞用腳跟在地板上重重地一跺，那隻膝蓋正是毛利修架手的地方。

他的手感到這一震，就趁勢將手臂提起來摟住她的頸子，兩個手指間玩弄著她的耳環。歐赫妮亞也隨他去。

「你看啊，歐赫妮亞，如果你願意的話，爲了好玩兒，你就給那個傻瓜開點兒笑臉嘛。」

「毛利修！」

「好，好；你別生氣，我的寶貝！」他收緊手臂將歐赫妮亞的頭摟過來，用嘴唇尋找著她的嘴，合在一起，緊閉著雙眼，給她一個濕潤而沉默的長吻。」

「毛利修！」

然後他又吻著她的兩眼。

「再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毛利修！」

「怎麼？還有比這更好的嗎？你以為我再也不會過得比這更好了嗎？」

「告訴你，毛利修，我們真地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你必須找工作去，我恨都恨死這種音樂了。」

這可憐的女孩子模糊不清地感覺到音樂對她是一種永恆的準備，準備著一種永遠也不能來臨的事件，總也不能結束的一種永恆的開端。她對音樂已經厭煩到極點了。

「我一定去找工作，歐赫妮亞，我一定去找。」

「你總是這麼說，結果還是一樣。」

「你以為……」

「我知道你的本性只是一個懶鬼而已，一定要我來給你找工作才行。當然，你們男人再等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你是這麼想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現在，我再跟你說一遍，我是不要再見那位東奧古斯多大少爺像，餓狗似的饞眼了……」

「你怎麼說出這種話呢，乖乖！」

「好了，」說著就站起身來，用手推開他的手說，「放規矩點兒，出去吐吐氣。你太需要了！」

「歐赫妮亞！歐赫妮亞！」他乾聲乾氣地對著她的耳朵嘆息道，幾乎有點兒發熱。「如果你願意的話……」

「應該學的是你，毛利修。好吧……做一個大丈夫！找工作去，早點兒決定；否則我就去工作；但你必須早點兒決定，要不然的話……」

「要不然，又怎樣？」

「沒什麼！這件事總該有個結局啊！」

不等他回答，她就走出大門口遇見了門房太太就對她說：

「你的侄兒在這裡，馬兒達，告訴他早點兒決定。」

歐赫妮亞昂首闊步地走上街去，這時街上有一部手搖的鋼琴正在彈出一支討厭的波蘭舞曲。《可怕！可怕！真可怕！》她心裡說著，連跑帶跳地走向下街頭去了。

第十章

在奧古斯多拜訪歐赫妮亞家的第二天，也就是她正在那家大門裡催促她拖延愛情的那位情人的同時，由於他需要談點兒知心話，於是走到俱樂部裡去找他的好友維克多去了。

奧古斯多覺得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他那次的拜訪，以及發現到她那堅強的女性，她的眼睛裡放射出的全是力量，滲透了他靈魂的深處，照明了他一直隱密的愛泉。他的步伐也堅定多了，呼吸也比以前自由得多。

《我在這生命中已經有了一個目標，一個目的了，》他自己說，《那就是征服這個女人，或者被她征服。都是一樣。在愛情裡，征服與被征服都是一樣。雖然，不．．．不行！在這裡被征服就是被另一個人代替。對了，被另一個人代替，這裡還有另一個人，毫無問題。另一個人？另一個什麼人？難道說我是一個？我是一個追求者，一個乞憐的人，而另一個．．．我想起來了，另一個人既不是追求者，也不是乞憐的人；他不追也不求，因為他已經得到了；當然他得到的不過只是甜蜜的歐赫妮亞的愛情罷了。僅此而已？．．．》

一個充滿活力，健壯而歡樂的女人在他身旁經過，打斷了他的獨白而吸引了他。他機械式地跟著她走去，同時又繼續自言自語地說：

《多美啊！這個和那個，兩個人都美。還有他，難道說他既不追求而又不乞憐，是被追求和被乞憐的；也許他不配．．．可是這女孩子怎麼這樣高興！她那兩顆眼睛又是怎麼長的呢？幾乎像一對，像歐赫妮亞的那一對一樣！在她的懷抱裡忘記了生和死，一定是多麼的甜蜜啊！躺在她的臂膀裡，就像躺在肉浪裡一樣！那傢伙！．．．但那傢伙並不是歐赫妮亞的情人，也不是她所愛的人；那傢伙就是我。是的，我就是那傢伙；我就是另一個人！》

得到這種結論，他就是另一個人的時候，他所跟蹤的這個小姑娘走進了一家人家。奧古斯多停在那家門口，看得目瞪口呆。這時他才發現他是跟蹤她來的。他想起來他是到俱樂部裡去的，於是他又朝著那個方向走。心裡繼續想：

《這個世界怎麼有這麼多美麗的女人，我的天哪！幾乎都漂亮。謝謝，主啊，謝謝；*Gratias agimus tibi propter magnam gloriam tuam!*（他想的是拉丁文，我們爲了你至上的光榮而感謝你！）主，你的光榮就是女人的美！啊，多美麗的秀髮，我的天哪，多美麗的秀髮！》

的確，是一個女傭的一頭秀髮，手提菜籃，正從他身旁走過。他掉轉身來跟在她後面。光線像棲息在她的金髮裡，金髮又像在髮髻間，彼此爭先恐後地掙扎出，發散到明亮而涼爽的空氣中來。秀髮下一副充滿笑容的臉蛋。

《我是另一個人，我就是那傢伙，》奧古斯多一面跟蹤提籃子的女郎，一面繼續想；《然而，她們就沒有另一些她們？當然對另一個人也有另一些她們！可是像這一個她，像那唯一的她，卻沒有另一個啊！一個也沒有！這些女人都不過只是她的模仿，是那一個，那唯一的一個，我那甜蜜的歐赫妮亞的模仿！我的？是的，是在思念裡，在希望裡，我使她變成了我的。他，那個人，也就是說，那傢伙，在物質上可能佔有了她；但她那對眼睛裡，神秘的精神之光卻是我的，我的！我的！這金髮裡不也反射出一種神秘的精神之光嗎？只有一個歐赫妮亞，還是有兩個呢？一個是我的，另一個就是她情人的嗎？如果是這樣，假如有兩個她的話，讓他留住他的，我則留住我的這個。尤其是在夜裡，憂鬱來臨的時候；我想哭而不知究竟為什麼緣故的時候，啊！用這些金髮遮住我的臉，我的口，我的眼睛，呼吸著透過這些秀髮滲進的香氣，又是多麼的甜蜜啊！可是．．．》

但忽然間，他覺得他停下來了。那拿籃子的小姑娘也停下了，在跟一個同伴談話。奧古斯多猶疑了一會兒，又說：《罷，自從我認識了歐赫妮亞以來，怎麼有這麼多漂亮的女人．．．》他又走回到俱樂部的路上去。

《如果她一定要愛另一個，也就是說，那傢伙，我一定能做出一件英勇的事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不管她愛不愛我，尤其是那筆抵押不能就這樣算了！》

在他的獨白裡爆發出一種興奮，像從平靜的天空掉下似的。一對小姑娘在他身旁大笑而過，笑得像花枝上一對小鳥的顫鳴。他將渴望美感的兩眼盯住那對小姑娘，看了一會兒，她們像變成了一體似的。手挽著手走。他真想叫她們停下來，一手牽一個，在她們中間，仰望著天空，隨著生命的風飄蕩到任何地方。

《自從我認識了歐赫妮亞以來，怎麼有這麼多的美人兒呢！》他一路跟著這一對美人，一面說：《這簡直是人間樂園嘛！多美麗的眼睛！多美麗的秀髮！多甜美的笑聲！一個是金髮，一個是黑髮；但到底哪一個是金髮？哪一個又是黑髮呢？真使我分不清！．．．》

「哎，朋友，你是醒的，還是睡著的？」

「啊啦，維克多。」

「我在俱樂部裡等你，怎麼還不來呀？．．．」

「我正去嘛．．．」

「正去？朝這個方向？你發瘋啊！」

「是啊，對了；你看，跟你說老實話，我想我同你說過歐赫妮亞的事。」

「那個教鋼琴的？是啊。」

「好；我愛她愛得發瘋了，真像一個．．．」

「像一個墮入情網裡的人。你說。」

「像個瘋子，瘋子，瘋子。昨天我藉口去拜訪她的姑父，在她家裡看見她了；我看見她．．．」

「她看了你一眼，是不是？你以為見到了上帝？」

「不，不是看了我一眼，而是她的眼光包圍了我；也並不是我以為見到了上帝，而是我自以為成仙了。」

「你真要得，朋友．．．」

「這姑娘好兇啊！但是不知為什麼，從那時起，我看到所有的女人都覺得漂亮。今天自從我出來，我想還不到半小時，我已經愛上了三個，不，我是說，四個；第一個一對大眼；後來又是一個一頭秀髮，剛才這一對，一個金髮，一個黑髮，笑得像天使一般。這四個我都跟蹤過。這怎麼解釋呢？」

「這是說，親愛的奧古斯多，你的愛情本能因無處棲息而慣性地沉睡在你靈魂的深處；一旦教鋼琴的那位歐赫妮亞來了，她的雙眼震驚了你，在你愛情熟睡的水潭裡開放出來，因為它是那麼大，所以就到處擴張。像你這種人，一旦愛上了一個女人，同時也就愛上了所有的女人。」

「我以為恰恰相反呢．．．哦，等一會兒，你看那位黑髮姑娘！簡直是一個明亮的黑夜一樣！他們說黑色是吸收陽光的，說得真對！你沒看見她的黑髮，她那黑水晶的兩眼裡，隱藏的光亮！我們跟她去．．．」

「隨便你．．．」

「對了，我還以為恰恰相反呢；一個人真正地愛上了一個人，他會將他以前分散的愛情，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來，其他的女人都不在他的眼下了……你看！你看她黑髮上閃爍的陽光！」

「不對；看我能不能解釋給你聽。你自己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一個女人，一個抽象的女人，既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一旦你看見了歐赫妮亞，抽象便具體化了，你心中的女人就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女人了，你就愛上了這個真實的女人，現在你追她，因此而追蹤所有的女人，愛上了集體的女人，愛上了籠統的女人。也就是說，你從抽象而具體，又從具體而普遍化，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又從一個女人而擴張到整個的女人。」

「這簡直是形而上學嘛！」

「愛情不是形而上學又是什麼？」

「當然囉！」

「尤其是你。因為你整個的愛情只是思想上的，正如一般人說的，腦筋裡的愛情而已。」

「你是這麼想……」奧古斯多有點兒不高興，酸溜溜地答道，因為他把他的愛情只當作腦筋裡的戀愛，真刺傷了他的靈魂。

「如果你不服氣，我再告訴你，你不過只是一個意念，一個虛構的人物罷了……」

「你真不相信我會同別人一樣地愛一個人？……」

「你真愛上了，我當然相信，不過只是腦筋裡的。你以為愛上了她……」

「一個人如果不是自以為愛上了，又是什麼呢？」

「唉，唉，唉！這比你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你說，你怎麼看得出一個人在戀愛而不僅以為他在戀愛呢？」

「我們不談這些，還是談談別的吧。」

後來奧古斯多回到家裡將奧菲娥抱起來，對牠說：《你看喔，我的奧菲娥，一個人在戀愛，同他以爲在戀愛，有什麼分別？我是不是愛上了歐赫妮亞呢？難道說我看見了她，我的心不是在胸中繃繃地跳，我的血不是在向上升嗎？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奧菲娥，我一定要表現給他們看，我跟他們完全一樣！》

吃晚飯的時候，他問麗杜雲娜：

「你說，麗杜雲娜，從哪一點可以知道一個男人真地愛上了一個女人？」

「您，怎麼想到這種問題呢，少爺！……」

「你說呀，從哪一點可以看得出？」

「嗯，可以看得出……看得出，他做些傻裡傻氣的事，說些傻裡傻氣的話。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女人，就會變得傻裡傻氣的，可以說，就不是一個人了？」

「那又是什麼呢？」

「那就是……就是……就是……一個，一個小畜牲樣的，……她，也就隨他擺佈了。」

「那麼，如果一個女人真地愛上了一個男人，也變得傻裡傻氣的，像你說的，那個男人也就會聽她擺佈了嗎？」

「這兩個情形不完全一樣……」

「怎麼？怎麼？」

「這很難說得出口，少爺。您真地在戀愛了嗎？」

「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什麼太大的傻事傻話，我想我還沒做，也還沒有說過……」

麗杜雲娜不作聲了，奧古斯多心裡卻在想：《我真地在戀愛了嗎？》

第十一章

有一天，奧古斯多上東費爾明和東孃歐梅玲姐家去，敲門之後，傭人引他到客廳裡說：「我現在就去通知。」他一個人留在客廳裡等了一會兒，就像身處在空虛裡一樣。他覺得胸口上緊壓得透不過氣來，似乎有一種莊嚴和痛苦的氣氛環繞著他。他坐下來，但立刻又站起身，看看房間裡牆壁上的畫兒，其中有一幅是歐赫妮亞的畫像。他真想逃，想馬上就逃出去。忽然，他聽見一種細碎的步履聲，像一把利刃穿透他的胸膛，一重濃霧侵入了他的腦海。客廳的門開了，歐赫妮亞出現在門口。可憐的奧古斯多，一隻手撐在椅背上。她，看見他面色鐵青，自己的臉也發白了一陣，停在客廳中間不動，然後走近他，冷冷地低聲問他道：

「怎麼啦？東奧古斯多，您不舒服嗎？」

「沒有，沒有什麼；不知道是……」

「您想喝點兒什麼嗎？喝點兒什麼東西吧？」

「一杯水吧。」

歐赫妮亞像獲救似地走出了客廳，親自去拿水，但立刻就回來了。水在杯子裡顫動；但在奧古斯多的手裡顫抖得更厲害，下顎上潑的都是水，而他的眼睛仍舊不離歐赫妮亞的兩眼。

「如果您願意的話，」她說，「我叫人去給您沖杯茶，或泡點兒菊花茶、菩提茶之類的東西喝喝……怎麼，好點兒了嗎？」

「不，不，不，沒有什麼；謝謝您。歐赫妮亞，謝謝您。」他擦去下顎上的水。

「好了，現在您請坐吧。」兩人都坐下之後，她繼續說：「我早就等您來了，所以我告訴傭人，即或我的姑父母不在家，像今天這樣，也通知我一聲，請您進來。沒別的，我希望單獨地跟您談談。」

「啊，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好，我們冷靜地談談吧。我絕沒有想到您會有這種強烈的反應，因為剛才我進來的時候，看見您像死人一樣，真把我嚇死了。」

「我真像死了一樣，真的。」

「我們必須把話說開才好。」

「歐赫妮亞！」可憐蟲感歎地說著就伸出一隻手，但立刻又縮回來了。

「我看您還沒有復原，我們還不能像好朋友一樣，平心靜氣地談談。來，讓我看看！」說著就拉起他的手給他按脈。

可憐的奧古斯多脈搏開始像病熱似地跳動，面紅耳赤，前額也有點兒發燒了。一會兒甚至於自以為失去了知覺。

「可憐可憐我吧，歐赫妮亞，可憐我啊！」

「您安靜點兒，東奧古斯多，安靜點兒！」

「東奧古斯多．．．，東奧古斯多．．．，東．．．東．．．」

「是啊，我的好東奧古斯多，您安靜點兒，我們好平心靜氣地談談。」

「可是，對不起．．．」他用雙手拉起她那又白又冷，像冰雪似的右手，以及用作撫摸琴鍵，和演奏甜美的琶音的纖指。

「隨便您，東奧古斯多。」

他將她的手拿到唇邊，吻過一遍又一遍，也不能使她那隻又白又冷的手溫暖。

「等您完了，東奧古斯多，我們再談吧。」

「可是你看啊，歐赫妮亞，你過來．．．」

「不行，不行，不行，放規矩點兒！」她將手自他的掌心裡收回之後，又繼續說：「我不知道我的姑父母使您抱有什麼樣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認為您是受騙了。」

「怎麼受騙了？」

「是啊，他們早就該告訴您，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知道。」

「是他們告訴您的？」

「不是，沒人告訴我；但我知道。」

「那麼．．．」

「歐赫妮亞，我並不希求什麼，我什麼也不要；歐赫妮亞，我只要您准我上這兒來，讓我的靈魂沐浴在您的日光裡，陶醉在您呼吸的氣息中，我就滿足了．．．」

「好了，好了，東奧古斯多，這都是小說上看來的東西；我們不談這些。我並不反對您來，您愛來就來，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跟我談話，甚至於．．．您看，甚至於還吻我的手，可是我已經有男朋友了，我愛他，我還想嫁給他呢。」

「您真地愛他嗎？」

「這是什麼話？」

「您怎麼知道您在愛他？」

「難道您有神經病嗎？東奧古斯多？」

「不，不；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有一個好友說的，有很多人並不愛什麼人，卻自以為在戀愛。」

「他是指您說的，是不是？」

「是啊，他是指我說的，又怎麼樣？」

「因為在您的情形，也許是對的．．．」

「難道說，歐赫妮亞，您以為，您以為，我不是真地愛您嗎？」

「您別叫，好不好，東奧古斯多，女傭聽見了可不太好．．．」

「是啊，是啊！」他繼續焦急地說，「有人認為我無能愛一個人！．．．」

「對不起，我一會兒就來。」歐赫妮亞打斷他的話就走出去了，留下他一個人。

過不多久，又回到房間裡來，帶著更鎮定的聲調說：

「好了，東奧古斯多，您好一點兒了吧？」

「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這時有人敲門，歐赫妮亞說：

「是我的姑父母！」

不一會兒他們走進客廳裡來。

「東奧古斯多來看你們了，是我給他開門的，他想走，我請他進來坐坐，說你們不會耽擱太久，就會回來的。吶，他在這裡呢！」

東費爾明嘆息道：「將來總有一天，社交上一切的傳統形式都會取消的！我相信那些私有財產的籬笆圍牆之類的東西，不過只是所謂小偷之流的誘惑而已，那些物主們才是真正的小偷呢。最安全的財產是沒有籬笆，也沒有圍牆，而人人都能得到的東西。人性本來是善良的，只是社會使他敗壞，使他墮落的……」

「你別講了，好不好？」東孃歐梅玲姐說，「你吵得我連黃鶯兒的叫聲都聽不見！東奧古斯多，您聽見了嗎？多好聽啊！從前我有一個黃鶯，只要這孩子一彈琴，牠就跟著唱，興奮極了，她越彈得響，牠愈唱得高。結果還是唱死了……」

「連家禽家畜都感染了我們的惡習！」姑父又說了。「連跟我們同住在一起的畜牲，我們都傷害了牠們神聖的天性！啊，人類！人類！」

「您等得很久了吧，東奧古斯多？」姑媽問。

「啊，沒有，夫人；沒有，沒有，只有一會兒，一眨眼……至少我以爲是這樣……」

「啊，恐怕不吧！」

「是的，姑媽，沒有一會兒；但有充分的時間讓他恢復了從街上帶來的一點兒不舒服……」

「怎麼？」

「啊，沒有什麼！夫人，沒有什麼……」

「現在我得向你們告辭了，因為我還有點兒事。」歐赫妮亞說著同奧古斯多拉
拉手就走了。

「怎麼，你們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歐赫妮亞一走出門，姑媽就問。

「什麼進行得怎麼樣了？」

「戀愛呀，當然是戀愛囉！」

「不好，很不好！她告訴我她已經有男朋友了，她說一定要嫁給他。」

「我不是早告訴過你，歐梅玲姐，我不是早告訴過你了嗎？」

「那不行，不行就不行！辦不到。那個男朋友的事，簡直是瘋狂嘛，東奧古斯
多，簡直是瘋狂！」

「可是，夫人，如果她真地愛他呢？……」

「我也是這麼說，」姑父叫起來了，「我也是這麼說，自由呢？神聖的自由呢？
選擇的自由呢！」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難道這孩子知道她在做什麼嗎？她輕視您，東奧古
斯多，輕視您，可不行！」

「可是，夫人，您再考慮考慮吧，您看……不能，而且也不應該去強求像歐
赫妮亞這樣一位小姐的意志……這與她的幸福有關，我們應該為她的幸福著想，
甚至於犧牲我們自己，也要成全她的幸福的啊……」

「您？東奧古斯多，您？」

「我，是啊，我，夫人！我已經準備為了您姪女歐赫妮亞的幸福而犧牲，因為
她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好啊！」姑父叫好了。「好啊！好極了！您才是一個英雄！您才是一個玄秘的
•••無政府主義的信徒！」

「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奧古斯多問。

「是啊，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因為我的無政府主義正是每人都為他人犧牲，一個人幸福而使其他的人都幸福，以及•••」

「你講得好聽，費爾明，哪一天，等十二點過十分才給你開飯，看你怎麼講！」

「啊，歐梅玲姐，你知道我的無政府主義只是理論而已•••我是在力以求盡善盡美的，但是•••」

「幸福也是理論啊！」奧古斯多嘆息道，傷心得像在跟他自己講話似的，然後又說，「我已經決定為歐赫妮亞的幸福而犧牲，我已想好了一個英勇的作為。」

「什麼？」

「夫人，有一次您不是告訴我說，歐赫妮亞的父親給她留下的一所房產•••」

「是啊，我可憐的哥哥。」

「•••抵押了一筆債，而她所有的收入又都被這筆抵押吃光了嗎？」

「是的，不錯。」

「那好；我知道我應該怎麼辦了！」說著就走向門口。

「可是，東奧古斯多•••」

「奧古斯多覺得他有能力做出最英勇的事，最大的犧牲。現在你們就會知道他到底只是腦筋裡的戀愛，還是心裡也在戀愛。各位，歐赫妮亞使我的生命甦醒，而回到真實的生命裡來，我真是萬分地感激她。好，再見了！」

他莊嚴地走出去了。一走出大門，東孃歐梅玲姐就高聲喊道：

「小丫頭！」

第十二章

過了一天，麗杜雲娜進來對奧古斯多說：「少爺，燙衣服的小姑娘來了。」

「燙衣服的小姑娘？啊！對了，叫她進來！」

小姑娘提著燙好奧古斯多衣服的籃子走進來了。二人對著看了半天，可憐的小姑娘忽然覺得面紅耳赤，這是她多次上這兒來，從未發生過的事。以前她認為少爺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她以為跟他很熟了，因此反而使她感到不安，甚至於十分苦惱。看都不看她一眼！更不像別的男人那樣貪婪地看她！他們不是用眼睛去吞食她，更好說，是在用眼睛舔食她的眼睛、嘴、和整個的臉！

「什麼事啊？若撒柳，我想這就是你的名字，是嗎？」

「是的，這是我的名字。」

「有什麼事嗎？」

「爲什麼呢，少爺？」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的臉紅得這樣子。而且你似乎變了。」

「我覺得是您變了，少爺……」

「可能……，也許……你過來，你過來一點兒。」

「好了，別開玩笑了，算完賬我好走了！」

「開玩笑？你以為這是開玩笑嗎？」他嚴肅地說。「你過來嘛，這樣看得更清楚點兒。」

「難道您以前沒見過我嗎？」

「見過啊，但是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注意到你這麼漂亮……」

「好了，好了，少爺，別開玩笑了……」她的臉在發燒。

「現在你臉上的這種顏色，在陽光下．．．」

「好了嘛．．．」

「來，你過來。你一直在說，這個奧古斯多少爺發瘋了，是不是？不，我沒有發瘋，沒有！因為在這以前是瘋了，更好說，我一直到現在才知道我是個傻瓜，一個大傻瓜，迷在霧裡，瞎了眼．．．不久以前，她們才使我睜開眼的。你看，你上我這兒來過這麼多次，我一直都視而不見。若撒柳，我真像沒有過過這種日子，就像沒有生活過一樣．．．真傻，真傻．．．嗯？怎麼回事？小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若撒柳坐在一張椅子上，雙手遮著臉，哭起來了。奧古斯多站起身來，關上門，回到小姑娘面前，一隻手扶著她的肩膀，用他極熱情、極濕潤、極低沉的音調對她說：

「怎麼回事，小姑娘，怎麼回事？」

「東奧古斯多，是您講的這些事叫我哭的．．．」

「你真是個上帝的天使！」

「您別再跟我講這些話了，東奧古斯多。」

「怎麼不講呢！是真的嘛，我白活了，傻活了，簡直像沒活了一樣，直到一個女人來了，你知道吧？她使我睜開了眼睛，使我看見了世界，尤其使我知道看你們，看你們女人了．．．」

「這．．．這一定是個壞女人．．．」

「壞女人？你說是壞女人？你知道你說什麼話？若撒柳，你知道你說了什麼話？你知道什麼是壞？壞又是什麼？不，不，不；這個女人就像你一樣，是一個天使；但她並不愛我．．．她不愛我．．．不愛我．．．」說到這兒他的嗓音也破裂了，眼睛裡充滿了淚珠。

「可憐的東奧古斯多！」

「是啊，是你說的，若撒柳，是你說的！可憐的東奧古斯多！你說，可憐的奧古斯多！」

「少爺．．．」

「你說啊：可憐的奧古斯多！」

「如果您一定要我說．．．可憐的奧古斯多！」

奧古斯多坐下來了。

「你過來，」他對她說。

她像一個被迷惑的催眠者，帶著喘息，被彈簧彈起似地站起身來。他一把將她抱起，叫她坐在他的雙膝上，用力將她摟在懷裡，自己的臉緊貼著她火紅的面頰，迫切地說：

「唉！若撒柳，若撒柳；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你所說的那個壞女人，你還不認識的那個女人，使我從盲目中恢復了視覺。我以前並不會生活過，現在才知道生活；現在我覺得我有生命，因此才知道什麼是死亡。我必須防備那個女人，防備她的視線。你會幫我嗎？若撒柳，你會幫我防禦她嗎？」

一聲極輕微的承諾，像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細語，掠過奧古斯多的耳鼓。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若撒柳，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愛她，愛你所說的那個壞女人．．．」

「那我．．．東奧古斯多．．．」

「奧古斯多，奧古斯多．．．」

「那我，奧古斯多．．．」

「好了，你別作聲，夠了，」他緊閉起兩眼；「你什麼也別說，讓我自己跟自己說說吧。自從我母親死後，我就這樣一直單獨地一個人生活著，僅僅是同我自己，也就是說，沉睡著。我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作在一起睡覺，兩個人作一個夢。在一起睡喲！不是說同床異夢，不！而是睡在一起，作著同一個夢！若撒柳，如果你同我睡在一起，會作同一個夢嗎？」

可憐的小姑娘在奧古斯多的懷裡顫抖了，帶著充滿淚水的聲音說：「那個女人
．．．」

「若撒柳，那個女人並不愛我．．．不愛我．．．不愛我．．．但她卻使我知道了還有別的女人，由於她，我才知道還有別的女人，總有人會愛我的．．．你會愛我嗎，若撒柳？你說，你會不會愛我呢？」說著就瘋狂地將她緊摟在懷裡。

「我想我會愛您的．．．我會愛您．．．」

「愛你，若撒柳，愛你！」

「愛你．．．」

這時房門忽然大開，麗杜雲娜出現在那裡，驚叫一聲「唉唷！」又將門關上。奧古斯多比若撒柳感到更加昏眩，她立刻站起身來，攏攏頭髮，抖抖衣裙，斷斷續續地說：

「好了，少爺，我們算帳吧！」

「對了，我們算帳吧。你還回來，唉？回來啲！」

「好，我還回來。」

「你都原諒我了？原諒我？」

「原諒您．．．什麼？」

「這個，這個．．．這真不像話，你原諒我這個嗎？」

「我沒有什麼要原諒您的，少爺。您不應該再想那個女人了。」

「那你，會不會想我呢？」

「好了，我要走了。」

他們算過帳，若撒柳就走了。她剛走不久麗杜雲娜又進來了。

「少爺，有一天您不是問我，從哪一點可以看得出一個人在戀愛嗎？」

「是啊。」

「我告訴您說，做些傻裡傻氣的事，說些傻裡傻氣的話。好，現在我可以肯定地說，您是在戀愛了。」

「但是誰呀？若撒柳？」

「若撒柳？．．．哪兒的話！是另外的那個女人！」

「你這是從何說起的呢，麗杜雲娜？」

「您是在對這一個說些您所不能對那一個說的話，做些您對那一個所不能做的事情而已。」

「你真以為是這樣的嗎？」

「不，不，我早就知道不會有什麼大事情；但是．．．」

「麗杜雲娜！麗杜雲娜！」

「隨便您，少爺。」

可憐的奧古斯多弄得頭昏腦脹地回到房間裡睡覺去了。他躺在床上，奧菲娥卻睡在他的床下，自言自語地道：《唉，奧菲娥，奧菲娥，這種一個人睡覺，一個人獨睡，才是幻想，才是外表；兩個人的夢才是真的，才是實際的。真實的世界不就是我們大家的夢幻，共同的夢境嗎？》

說著就進入了夢鄉。

第十三章

事後，一天早上麗杜雲娜走進奧古斯多的房間裡來告訴他，有位小姐要見他。

「一位小姐？」

「是啊，是她嘛，就是教鋼琴的那位小姐。」

「歐赫妮亞？」

「是啊，就是歐赫妮亞。得神經病的人不只是您一個。」

可憐的奧古斯多，開始顫抖起來，他自覺像個罪犯。他匆忙地起身，洗過臉，穿好衣，準備應付一切。

「我知道了，東奧古斯多先生，」歐赫妮亞一見到他立刻就嚴肅地說，「您向我的債主買了我的債，我房屋的抵押現在您的手中。」

「我並不否認哪。」

「您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呢？」

「小姐，凡是國民都有權利買他所喜愛的東西，只要它的持有人願意賣。」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您買它做什麼？」

「我看見您由一個您所認為對您漠不關心的人所支配，我心裡就不舒服，而且我認為他不過只是一個沒有心腸的生意人而已。」

「您是說，您希望我來聽您的支配，因為您對我並不是漠不關心的……」

「啊，不是，不是，絕對不是這個意思！絕對不是，歐赫妮亞，絕對不會的！我並不想支配您。您這樣想對我是種侮辱。您看吧，」說著就留下她一個人，自己則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不一會兒，拿了一捲紙回來。

「歐赫妮亞，這是您房屋抵押的契約。您拿去，您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怎麼？」

「是的，我放棄一切權利。我就是爲了這才買的。」

「我知道了，所以我說您一心想支配我。您要我以感恩的心與您聯繫在一起。您想收買我！」

「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是的，您想收買我，您要收買我；您能買得到的……只是我的身體，而不是我的愛情，因爲愛情是買不到的！」

「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這真混帳，您雖然不是這樣想，這真是混帳。」

「歐赫妮亞，我的天哪，歐赫妮亞！」

「您別再走近我，我發橫了！」

「我一定要走近您。您打我吧，歐赫妮亞，您打吧，您罵吧，您向我吐口沫吧，隨您拿我怎樣都行！」

「您什麼都不配，」歐赫妮亞站起身來；「我走了，但是您記住，我是決不接受救濟，或是您出的身價！我要加倍地工作；我也要我的未婚夫去工作，他很快就要是我的丈夫了，我們要生活在一起。至於我房子的事，您自己留著用吧。」

「歐赫妮亞，我並不反對您去同您說的那位未婚夫結婚哪！」

「怎麼？怎麼？您說說看。」

「我這樣做並不是要您以感恩的心對待我，也不是要您接受我做丈夫！……我已經決定放棄我自己的幸福，更好說，只要您與您自由選擇的丈夫得到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了……」

「啊！我懂了；您要保留一個英勇的犧牲者，殉愛者的美名！我說，您還是留

下那座房屋吧，我送給您好了。」

「但是，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夠了！夠了！」

兩隻冒火的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就不見了。

奧古斯多魂不守舍地呆住了一會兒，甚至於連自己的存在也毫無所知，當包圍他的霧氣消失之後，立刻戴上帽子走上街去，漫無目的地亂走一陣。走過聖馬丁教堂時，他就進去了，也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他進來的時候，只看見祭壇前點燃著一隻昏暗不明的小油燈。他覺得在黑暗中呼吸，一切都帶有陳年的老屋，傳統的燻煙，和香火味兒，他摸摸索索地走到一隻凳子上坐下來。更好說，是讓他自己跌在凳子上。他感到疲乏，一種致病的疲乏，就像這一切的黑暗，他所呼吸的陳舊氣，都壓在他的心頭。一聲輕微的細語聲像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了，偶爾一兩聲壓制的咳嗽聲。他想起了他的母親。

他緊閉起兩眼再一次地夢幻著那甜蜜而溫馨的家，光線透過繡著白花的紗幔照射進來。他又看見了他的母親，不聲不響地走來走去，經常穿著黑衣裳，帶著那樣的微笑，簡直是她淚水的渣滓。他重溫著他的童年，當他仍舊是母親的一部分而依靠她生活，可憐的母親緩慢、嚴重、甜蜜而無痛苦的死亡，她死去時，就像一隻候鳥不聲不響地飛去了一樣。然後他又記起，或重溫著與奧菲娥的舊夢，不一會兒，他遂沉溺在一種像影片似的精神夢幻，與各種奇異的幻想中。

他身旁有一個男人祈禱的細語聲。這人站起身來準備出去，他緊跟在他的後面。走到教堂門口，那人以食指和中指沾濕聖水遞給奧古斯多，然後畫個十字。他們在門樓下相遇。

「東阿維陀！」奧古斯多驚呼著。

「對了，小奧古斯多，一點兒也不錯！」

「您怎麼也上這兒來？」

「是啊，我也上這兒來；生命能給人不少的啓示，但死亡卻給人更多的教訓；比科學給人的教訓還多，還多。」

「但是，天才的候選人呢？」

東阿維陀·加拉斯加將他兒子的不幸說給他聽。接著說：

「你看，小奧古斯多，我為什麼上這兒來的……」

奧古斯多一聲不響，眼睛看著地面。他們走到楊樹大道。

「是的，奧古斯多，是的，」東阿維陀繼續說，「生命才是生命的唯一的老師；再沒有什麼教育比得上它了。只有生活才能學習生活，每個人又都必須要重新學習再生活的……」

「東阿維陀，那世代相傳的工作，千百年的傳統呢？」

「只有兩種傳統：幻想和覺悟，而這兩種傳統只有在剛才我去的那個地方，教堂裡，才能相見。你一定不是被幻想，就是被覺悟牽引進去的。」

「兩者都有。」

「對了，兩者都有，對了。因為幻想和希望能產生覺悟和回憶，覺悟和回憶又同時能產生幻想與希望。科學是現實，是眼前，親愛的奧古斯多，我是無法生活在現在裡了。自從我那可憐的阿波羅多若，我的犧牲者，死後，」說到這裡，他哭起來了，「我是說，他自殺了，我再也沒有現在，沒有科學，也沒有現實了；我只有生活在回憶與期望裡。因此我才走到這所有的幻想和覺悟之家，也就是說，教堂裡來了！」

「那您現在可相信了嗎？」

「我不知道！……」

「那您還不相信？」

「我也不知道相信還是不相信；我只知道祈禱。但我也知道祈禱些什麼。我們幾個人每天傍晚都上這兒來一齊唸玫瑰經。我並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但我們都有一種精神上的連繫。現在我想這個可咒惡的世界並不需要什麼天才了。」

「您太太呢，東阿維陀？」

「啊，我太太！」他歎口氣說，眼眶上掛出一顆淚珠像反映出他內心的光亮。

「我太太！我不久才發現到！直到那不幸的事件發生之前，我還不知道她內心裡到底蘊藏些什麼。在我的阿波羅多若自殺後的連續幾個可怕的夜晚，我把頭埋在她做母親的懷裡哭個不停，我這才進入了生命的神秘裡來。她將手甜蜜地撫摸著我的頭，不斷地說：『我可憐的兒啦！我可憐的兒！』她的母性，從來也沒有現在這樣地強烈。我絕沒想到，我使她做了母親並給我帶來了天才的原料……我也沒有想到，使她做了母親而是爲了我今日的需要。因爲我不曾認識過我自己的母親，奧古斯多，我從沒見過她，我沒有過母親，直到她失掉了我的兒子，也就是她的兒子之後，我才知道沒有母親是什麼滋味，她也就覺得是我的母親了。奧古斯多，你見過你的母親的，那位超人一等的好太太，東孃索勒姐，否則我真會勸你早點結婚。」

「是的，我見過我的母親，東阿維陀，但我已經失掉她了，剛才在教堂裡我還想起她的……」

「如果你再想有母親，就結婚吧，奧古斯多，結婚吧！」

「不，那個母親，我再也不會有了。」

「真的，你結婚看嘛！」

「怎麼結婚呢？」奧古斯多勉強地微笑著，想起了東阿維陀以前的理論。「怎麼呢？演繹地，還是誘導地結婚呢？」

「別談這些囉；奧古斯多，別再提過去的那些慘事！唉！如果你一定要我隨著你的風趣的話，那你就直覺地去結婚吧！」

「如果我愛的女人不愛我呢？」

「同一個愛你的女人結婚吧，即或你不愛她也不要緊。最好還是讓她們來征服你，也比你去爲了征服她們的愛情而結婚好得多。去找一個愛你的女人吧。」

奧古斯多的腦海裡迅速地閃過那個燙衣服的小姑娘的幻影。因爲他認爲那可憐的小姑娘已經深深地愛上他了。

奧古斯多向東阿維陀辭別之後，就走向俱樂部裡去了。他想同維克多下盤棋，來解除他精神和心理上的霧。

第十四章

奧古斯多覺得他的朋友維克多一定有點兒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一步棋也下不好，易怒而沉默。

「維克多，你一定有什麼心事……」

「是的，有件很嚴重的事。我們出去走走，我需要解解悶氣；外面天氣還不錯；到外面去告訴你。」

維克多是奧古斯多的知心好友，雖然比他大五六歲，結婚已經十二年多了，那時他太太年輕，據別人說，他是爲了良心的問題而不得不結婚的。直到現在還沒有子嗣。

他們一走上街，維克多就說：

「你知道，奧古斯多，我是年輕時不得不結婚的……」

「你是不得不結婚的？」

「是啊，你別裝傻了，閒言閒語是無所傳不到的。那時我們簡直還是一對娃娃，是我們的父母，艾雷娜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逼了我們結婚的。婚姻對我們真是兒戲。好像我們在扮演新郎新娘似的。但結婚是空緊張一場。」

「空緊張什麼？」

「那促成我們結婚的原因嘛。都是我們父母的假正經。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一點兒小差錯，卻掀起了一場小風波，他們也不問後果如何，或者有無後果，就給我們結婚了。」

「做得對呀。」

「那到不見得。結果那點差錯既無任何後果，就是結婚的那點兒差錯，也沒有什麼結果。」

「差錯？」

「是啊，對我來說，那只是差錯而已。是我們的差錯。我不是告訴你，我們幾

乎在扮演夫妻嗎？」

「啊！」

「你別不懷好意。那時候，即或是現在墮落，我們也還年輕了一點兒。我們絕沒想到的就是成家。我們倆簡直是一對兒小孩兒，過的是所謂婚姻生活，但是過了看看還沒有結果，我們開始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兒，彼此看起來都不順眼，在不聲不響中責備著對方。我又不服氣，我還不能做父親。那時我已成人，過了二十一歲了，老實說，叫我比不上別人，比不上那些隨便什麼野人，結婚剛滿九個月，甚至於，還不到九個月，就有了頭胎子……真叫我不服氣。」

「但是誰的罪過呢？」

「當然，我嘴上不說，心裡卻將罪過推給她，我想：『這傢伙不能生，真叫我丟人。』她呢，毫無疑問，一定也以爲罪過在我，甚至於心裡一定也會想，我知道她想些什麼……」

「後來呢？」

「沒什麼，後來，過了一年又一年，我們還是沒有兒子，女的想是男的過失，什麼身體不好啦，或有什麼毛病啦……我們彼此仇視；真是活見鬼。結果鬼事發作了，互相明目張膽地指責起來，什麼『你沒用』，『你才沒用呢』，這些話都說出來了。」

「是不是你結婚之後的兩三年，有一段時期，你的情緒不好，腦悶憂愁的，神經衰弱？你一個人偷偷摸摸地上那個醫院裡去呀？」

「不，不是那次……比那次更嚴重。」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維克多兩眼看著地面。

「好啦，好啦，你別講了；我也不想窺探你的秘密。」

「不是的，我告訴你吧！由於同我那可憐的妻子爭爭吵吵的悶氣，我忽然想起來，問題不在強烈與否，而在次數的多寡，你懂吧？」

「是的，我想我懂……」

「於是我像野人似的拼命地吃，我以爲有營養的食品，燒得好好的，加上各種作料，尤其是春藥之類的東西，然後儘可能地去接近她。結果，當然……」

「你病了。」

「當然囉！如果不是我及時恢復了理性，差一點兒到另一個世界裡去了。就這樣治好了那雙重的病態，我回到我妻子的身旁，我們都平心靜氣地看開了一切。慢慢地家裡不但恢復了和平，而且還得到了幸福。在我們的這種新生活的開始，也就是說，婚後的四五年，偶爾我們感到有點兒寂寞，但很快我們就得到了安慰，並且也習以爲常了。後來，我們不但不想孩子，甚至於還同情那些有孩子的人。我們倆互相習慣。你不會懂這些事的……」

「是的，我不懂。」

「你看；我變成了我妻子的習慣，艾雷娜也變成了我的習慣。我們家的一切，連吃飯都規律化了。十二點整，一分鐘也不多，一分鐘也不少，湯就上桌了，規律得幾乎我們每天都以同樣的次序，吃著同樣份量的同樣的東西。我同艾雷娜都討厭變換。我們家是照鐘點生活的。」

「是啊；我想起了我們的老朋友路易思，講過的若梅拉夫婦，說他們真像一對老光棍。」

「對了，因爲沒有光棍比結了婚而沒有孩子的更光棍，更固執的了。有一次，爲了要彌補我們沒有孩子的缺陷，我既沒有失去做父親的心願，她更沒有喪失做母親的信心，我們抱養了一隻狗，如果你認爲是過繼了一隻狗也可以；可是有一天，我們看見牠死了，因爲牠哽了一塊骨頭在喉嚨裡，那對潮濕的眼睛，像在向我們求助似的，真是慘不忍睹，從那時起，我們再也不要養狗，也不要任何活的東西了。我們只要幾個洋娃娃，幾個大洋娃娃，也就心滿意足了，你在我們家看見的那些，艾雷娜還給他們穿衣脫衣呢。」

「這些再也不會死的了。」

「對了。我們就這樣過得非常滿意，也很快活。既沒有孩子的哭號打擾我們的清夢，也不要焦心是男是女，或是怎樣去教育他們；而且，我的妻子經常在我身邊，舒舒服服，既無懷孕的顧慮，又無餵奶的憂心；真是，其樂也融融！」

「你知道這跟什麼有點兒相像？……」

「什麼？非法的姘居？我也是這麼想。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真能變成一種合法的，有規律的，衛生而貞潔的姘居；總而言之，說得對！一對光棍夫妻，一對姘居的光棍，真對。我們過了十一年多，快十二年，這樣的生活……可是現在……你知道我們出了什麼事嗎？」

「我怎麼知道呢？」

「你不知道我們出了什麼事？」

「那除非是你太太懷孕了……」

「對了，朋友，對了。你看，多不幸！」

「不幸？你們不都是那麼想孩子嗎？……」

「那是當初嘛，開始的兩三年。可是現在，現在……真是活見鬼，爭執又來了。現在又跟從前一樣，你怪我，我罵你的。我已經開始叫他……不，還是不告訴你……」

「如果你不願意，就不說好了。」

「我們開始叫他『冒失鬼』！我還夢見他一天早上一根骨頭哽在喉嚨裡死掉了呢。」

「你真混帳！」

「是的，你說得對，真混帳。但是，規律呢？舒適呢？習慣呢？都完了！艾雷娜昨天還在嘔吐；這大概是跟她現在的所謂……有趣的狀態有關吧！有趣！有趣！真有趣！她還嘔吐呢！你可見過比嘔吐更難看、更髒的事啊？」

「可是，她想到要做母親一定覺得很高興吧！」

「她？跟我一樣！這簡直是開玩笑，真是老天爺的，或是大自然的，也不管是誰的作弄。無論是男是女，如果當初我們還是一對無知的情癡，充滿了虛榮而勝於父母心的時候；或者我們認為沒有兒子，就不如人的時候；如果是那時候來，也正適時！可是現在？偏偏是現在？告訴你，這真是開玩笑。如果不是因為……」

「因為什麼？唉？因為什麼？」

「甚至於我會把他送給你，給奧菲娥作伴。」

「唉，朋友，鎮定一點兒，別胡說八道……」

「你說得對，胡說八道。對不起。可是，將近十二年了，我們生活得那麼有規律，且，新婚時的那些荒謬的虛榮心也克服了，現在卻跑出這麼一手來，你覺得是應該的嗎？當然，我們生活得那麼安全，那麼有信心！……」

「你這是從何說起！」

「對！是的，還是你有理。最可怕的，我想你猜不到？還是我那可憐的艾雷娜，簡直無法抵禦襲擊她的羞恥感。她覺得難以見人！」

「我看不出……」

「是啊，我也看不出什麼，但事實如此；她覺得難為情。而且做的一些事，真使我害怕，會把那個……『冒失鬼』怎麼啦。」

「這又何苦！」奧古斯多驚慌地感歎著。

「你別怕，奧古斯多，你別怕！我們並沒有失去道德觀念，而艾雷娜，你是知道的，又是虔誠的教徒，雖然咬牙切齒，也還只有順從天命去做母親。毫無疑問，她一定會是一個好母親，很好的母親。可是她總是覺得難以見人，一心想掩飾，遮蔽她的身孕，我想她甚至於連……真的，我真不敢想。至少目前，她已經一個星期都沒有出門了；她說她怕難為情，她認為在街上人都會看著她。她要我們離開此地，說再過幾個月她要出門吐吐氣，曬曬太陽，不要在有人認得她的地方出去，人家會向她道喜的。」

他們二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還是維克多衝破這沉默說：

「嗯，奧古斯多，你還說要結婚呢，你結婚瞧瞧，說不定你也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你結婚去，同那個教鋼琴的結婚去！」

「誰知道呢！……」奧古斯多像同自己說話似的。「誰知道！……說不定結了婚，我就會再有母親了……」

「母親，是的，是你兒子的母親，如果她生的話……」維克多說。

「我的母親！維克多，也許你現在在你妻子的身上開始獲得一個母親，一個你的母親。」

「我現在就開始失掉我的清夢了……」

「或者是得到清夢，維克多，或者是得到也說不定。」

「總而言之，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對我來說，我想我會看得開的；可是我的艾雷娜，我可憐的艾雷娜……可憐的艾雷娜！」

「你看？你開始同情她了。」

「唉！奧古斯多，你結婚之前，還是多多考慮考慮！」他們分手了。

奧古斯多回到家，腦筋裡充滿了東阿維陀和維克多同他說的話。

幾乎連歐赫妮亞或贖典房屋的事情都忘了，燙衣服的小姑娘也忘得一乾二淨。

他一進門，奧菲娥就跳躍著跑來歡迎他，他一把將牠抱起，抓住喉頭，緊貼著胸口對牠說：《小心骨頭，奧菲娥，要多多小心，唉？我不希望你哽死；我不要眼睜睜地看著你死，看著你向我求生。奧菲娥，你看，教育家東阿維陀又回到他祖先的宗教裡去了，……那就是遺產啊！維克多也仍舊不想做爸爸。一個因為失掉了兒子，一個卻因為將有兒子，而兩個都得不到安慰。啊！那一對眼睛，奧菲娥，多美麗的眼睛！她對我說：『您要收買我，您能買到的只是我的身體，而不是我的愛情，因為愛情是買不到的！您留下我的房產吧！』我要買她的身體！……她的身體！……連我自己的身體也是多餘的，奧菲娥，我自己的身體也是多餘的！我所需要的是靈魂，靈魂，靈魂。一個像火樣的靈魂，像她，像歐赫妮亞眼裡放出的靈魂一樣。她的身體……她的身體……對了，她的身體真美，真絢麗，真神聖；但她的身體就是靈魂，純粹的靈魂，整個地充滿了生命，充滿了意義和思想！我的身體是多餘的，奧菲娥，是多餘的，因為我缺少靈魂。還是，因為我的身體是多餘的所以才缺少靈魂呢？我可以摸得到身體，奧菲娥，觸得到它，也看得見它，可是，靈魂呢？我的靈魂又在哪裡？我是否有靈魂呢？只有我抱著若撒柳，抱著那可憐的小若撒柳，在這兒，坐在我的膝蓋上的時候，她哭，而我也哭的時候，我才稍微感覺到一點兒。那些淚水不可能是從我的身體裡流下，而是從我的靈魂中湧出來的。靈魂只是淚水的泉源。直到真哭的時候，才能知道一個人是否有靈魂。現在我們睡覺去吧，奧菲娥，如果他們讓我們睡的話。》

第十五章

「孩子，你幹什麼了？」東孃歐梅玲姐問她的姪女。

「我幹什麼了？您要是我的話，如果您還知恥，也一定會這樣做的。他想收買我！他居然還想收買我呢！」

「你看，孩子，想收買你總比出賣你好吧。」

「他居然還想收買我！收買我！」

「不是這麼說的，歐赫妮亞，不是這麼說的。他是爲了慷慨，爲了英勇才這樣做的……」

「我不要英雄。我是說，我不要那些想做英雄的人。如果英勇出自本身的話，當然又當別論；！可是，用心計呢？他還想收買我，收買我啊！告訴您，姑媽，我要報復的。我要這……」

「這……什麼？你說，你說啊！」

「這……草包。我才不把他放在眼裡呢，就跟沒有他一樣！」

「你說些什麼混帳的話嘛……」

「姑媽，您以爲那傢伙……？」

「誰呀？費爾明？」

「不是，那個……，那個拿黃鶯的，肚子裡有貨？」

「至少有他的心肝五臟……」

「您以爲他有五臟？哪裡！是空的，我看得清清楚楚，都是空的！」

「你過來，孩子，我們冷靜地談談，你別說，也別做出混帳的事。忘掉吧。我認爲你還是應該接受他……」

「可是，我並不愛他啊，姑媽．．．」

「你，你知道什麼是愛？你一點兒經驗也沒有。你只曉得什麼是八分音符，或四分音符，但是愛情．．．」

「姑媽，我想您這樣說，只是爲了說說而已．．．」

「你懂得什麼叫愛，孩子？」

「但我愛的是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那個毛利修懶鬼，那個魂不附體的傢伙？那叫愛？那叫另一個人？奧古斯多，只有奧古斯多才是你的救星。那麼文雅，那麼有錢，那麼好．．．！」

「就是爲了這些我才不愛他，因爲像您說的他是那麼好．．．我不喜歡好人。」

「我也不喜歡，孩子，我也不喜歡，可是．．．」

「可是什麼？」

「才應該嫁給他們啊。他們出世就是爲了這個，這種人，才是好丈夫。」

「但我不愛他，叫我怎麼嫁給他呢？」

「怎麼嫁給他？嫁給他就是了！我不是嫁給你姑爹了嗎？」

「唉，姑媽．．．」

「是的，我想我現在是愛他了，我想是的；但我嫁給他的時候卻不知道愛不愛他。你看，愛只是書上的東西，是人家爲了談話、寫書做材料而發明的。是詩人的胡扯。實際上只有婚姻。民法上並沒有提到愛情，只說是婚姻。所有這些愛情的事都跟音樂一樣．．．」

「音樂？」

「是啊，音樂。你是知道的，音樂除了教書賺錢吃飯，什麼用也沒有，你如果不利用這個機會，你想脫離這苦海可不那麼容易了。」

「怎麼？難道說我又向你們要求過什麼了？我不是自己賺錢養活我自己？我是你們的累贅？」

「你別這樣難過嘛，小東西，也別講這些話，否則我們真要吵架了。誰也沒有跟你說過這些事。我跟你說的這些話，勸告你的話，都是爲你好。」

「是的，爲我好．．．爲我好．．．爲了我好東奧古斯多·貝瑞思先生才做出那種男子漢的事，爲了我好．．．男子漢的事，是的，男子漢的事！他還想收買我呢！．．．他還想收買我，．．．收買我！那是男子漢的事，我說那是男子漢的事，．．．一個男人才能做得出的事！姑媽，我現在已經看出來了，男人們都粗野，橫行霸道，不講理的東西；一點兒也不溫柔。不知道幫人忙而不侮辱人．．．」

「所有的男人？」

「是的，所有的男人！當然，我指的是真正的男子漢。」

「啊！」

「是啊，因爲那些不粗野，不橫蠻，不自私的，就不是男子漢了。」

「那又是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是屁精吧！」

「這是什麼理論啊，小姑娘！」

「在這種家庭裡是會傳染的。」

「你從來都沒聽過你姑爹說這種話啊。」

「沒聽見過，這是我觀察男人所得的結論。姑爹可不是．．．這一類的男人。」

「那麼，他是屁精，唉？一個屁精，你說啊！」

「不，不，不，也不是。姑爹是．．．姑爹是．．．我不完全習慣他是有一點兒．．．嗯．．．是個有血肉的人。」

「那麼，你以為你的姑爹是什麼呢？」

「他只是一個．．．我不知道怎麼說．．．，他只是我的姑爹嘛。但又不像真的。」

「你是這麼想，姑娘。我告訴你，你的姑爹可真存在，當然他是存在的！」

「粗野，粗野，都是些粗野的東西。您不知道可憐的東艾美德略做了鰥夫還沒幾天，那個野蠻人馬丁·儒比奧同他說些什麼話？」

「我想我沒聽說過。」

「您看啊；還是那次發瘟疫的時候，您知道。大家都驚慌得不得了，好幾天你們都不讓我出門，並且還要我把水煮滾了喝。他時候大家都彼此躲避，如果有人看見誰新帶孝，那簡直碰都不敢碰他。好，有一天，可憐的東艾美德略的太太死了剛五六天，他不得不出門，當然是帶孝的囉，不巧就碰見那個野蠻人馬丁。這傢伙看他帶了孝，立刻就同他保持一段距離，像怕被傳染了什麼似的，他對東艾美德略說：『啊啦，這是怎麼回事啊？家裡有什麼不幸嗎？』可憐的東艾美德略說：『是啊，我太太剛死不久．．．』『真可惜！是什麼病啊？』東艾美德略說：『是難產。』那個野蠻的馬丁回答說：『啊，那還好！』說著就走過去同他拉拉手。您可曾看見過這種君子之風！這只有男人做得出！我告訴您，他們都是些野蠻貨，真是些野蠻的東西。」

「粗野總比懶鬼好些，比方說，像毛利修那個懶鬼，我不知道他怎麼吸了你的腦子．．．因為，有人告訴我，都是千真萬確的，我敢向你保證，天殺的，那個懶鬼要是真地愛上你才怪呢！．．．」

「只要我愛他就夠了！」

「你以為那傢伙．．．我是說，你的情人．．．真是個男子漢嗎？如果他真是個男子漢，早就去找出路，找活兒去幹了。」

「如果他不是男子漢，我要教他做男子漢。是的，他有一點兒像您說的毛病，姑媽，但我就是愛他這一點點兒。現在，在東奧古斯多做的那件男子漢才能做得出的事情之後．．．他居然還想買我呢！在這件事情之後，我一切都不在乎了，我決定同毛利修結婚。」

「那你們怎麼生活呢，倒楣的丫頭？」

「我去賺錢生活！我要去工作，比現在更勤。我去接受我曾經拒絕的課。就這樣，我已經放棄了那座房子，送給東奧古斯多了。現在，我沒有房產和典押的牽掛，我會更堅定地去工作。毛利修看了我爲了兩個人工作，他也不得不去找工作，而會去工作的。我是說，如果他有羞恥心的話……」

「如果他沒有羞恥心呢？」

「如果沒有羞恥心的話……只有靠我了！」

「啊，教鋼琴的丈夫！」

「即便是這樣。他總歸是我的，是我的，他越是靠我生活越是我的。」

「是啊，你的……像隻狗一樣。這才叫作買一個男人呢。」

「不是一個男人用金錢買我嗎？那我這個女人，用勞力去買一個男人又有什麼稀奇呢？」

「你說的話，孩子，跟你姑爹說的那種男女平等倒很像。」

「我不曉得，也不與我相干。但我告訴您，姑媽，能夠買我的人，買我的男人，還沒出世呢。買我？買我？居然想買我？」

她們正談到這兒，女僕進來說奧古斯多想見太太。

「他？去你的！我才不要見他呢。告訴他，我已經說出最後的一句話了。」

「你再想想，孩子，安靜點兒；別這樣嘛。你會錯了東奧古斯多的真意。」

奧古斯多進來之後，一見到東孃歐梅玲姐就向她道歉。說他非常受到感動；因爲歐赫妮亞完全會錯了他的意思。他這方面，已經正式取銷了房子的抵押，而房屋的主人也依法不再有抵押的債務了。如果她一定固執不去收取房屋的租金，他這方面也不能去收；因此她失去了這筆租金而沒有人能得到益處，更好說，這筆錢還是保留在她的名下。同時，他又表示不再向歐赫妮亞求婚，他只希望她幸福；甚至於，他願意爲毛利修找個工作，好使他們不要依靠妻子的財產生活。

「您的心腸真好！」東孃歐梅玲姐嘆息著說。

「現在只希望您告訴令姪女我真正的用心，如果她認為我不該贖回那座房子，就請她原諒。我想事情已經不能再回頭了。如果她願意的話，我還可以在婚禮上作個證婚人。然後我要出門去做一次很長很遠的旅行。」

東孃歐梅玲姐喊傭人去叫歐赫妮亞，說東奧古斯多有話跟她談。女僕說：「小姐剛出去了。」

第十六章

「你真沒辦法，毛利修，」歐赫妮亞在門樓子裡對她的情人說，「你簡直沒辦法，你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再不抖抖你的懶蟲，再不想想辦法，找個工作讓我們好結婚，我真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做得出什麼呢？你說呀，小寶寶。」他用手撫摸著她的後頸，一根指頭在捲動她腦後的一撮秀髮。

「你看，如果你願意，我們就這樣結婚，我繼續為著我們兩人工作……」

「要是我接受這種事，人家又會怎樣批評呢？」

「人家批評你，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不行，不行，這很嚴重！」

「是的，我才不管呢；我只想早點結束目前的這種情形……」

「我們的情形竟這麼壞嗎？」

「是啊，壞得很，壞透了，你再不決定，我能……」

「你能什麼，你說？」

「接受東奧古斯多的犧牲。」

「你嫁給他？」

「不是，那不會！收回我的房產。」

「那好嘛，你去呀，寶貝，你去呀！如果這是你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

「你敢……」

「我怎麼不敢呢！我覺得那位可憐的東奧古斯多腦筋有點兒不靈光，他一定要這麼做，我想我們也不必使他難過……」

「那你．．．」

「當然囉，小乖乖，那當然！」

「你到底還是一個男子漢。」

「還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樣，根據你的說法。你過來．．．」

「你不許動手，毛利修，我告訴過你千百遍了，你別要．．．」

「別要太親熱了．．．」

「不；別要．．．野蠻！你放穩重點兒。你要想親熱你就抖抖你的懶蟲，好好地去找個工作，其他的你都知道了。看看你可有腦筋，唉？你記得我上次給你的那記耳光吧。」

「那真夠味兒！諾，乖乖，再打一下，我的臉在這兒．．．」

「你別多說啦．．．」

「你打嘛！」

「不！我不讓你高興。」

「另一種高興也不嗎？」

「告訴你別要野蠻。我再說一遍，你要不快點兒找事，我真會接受他的。」

「好，歐赫妮亞，你要我說真心話，真正的真心話嗎？」

「你說！」

「我實在愛你，非常非常地愛你，我整個的為你瘋狂了，但是那種婚姻的事卻使我害怕，叫我怕得不得了。我是天生的懶，我也不否認；我最討厭的就是工作，我看，如果我們結婚，我想你也一定會要很多的小孩子．．．」

「那當然囉！」

「我必須去工作，好好地去工作，因為生活不容易，但叫我讓你去工作，那可辦不到，絕對辦不到，毛利修不能靠一個女人工作來養活他。但是有沒有辦法叫我不工作，你也不要工作來解決一切呢？」

「你說說看，．．．」

「嗯．．．小寶貝，你答應我，你別不高興，好不好？」

「你說嘛！」

「據我所知道的，我聽你說過，奧古斯多那傢伙是個大傻瓜，是個可憐蟲，是個．．．」

「你繼續說嘛．．．」

「你不會不舒服吧。」

「叫你繼續說嘛！」

「我是說，他真是個．．．命中注定的．．．我想你不但應該接受你自己的房產，而且．．．」

「而且什麼？你說啊！」

「你就答應嫁給他吧。」

「唉？」她立刻站起身來。

「你接受他嘛，他既然是一個可憐蟲，那麼．．．一切都好辦了．．．」

「什麼一切都好辦？」

「是嘛，他付賬，我們．．．」

「我們．．．什麼？」

「嗯．．．我們．．．」

「夠了！」

歐赫妮亞拔腳就走，兩眼冒火，自言自語地道：《唉！這種野蠻人，這種野蠻人！》回到家裡，自己鎖在屋子裡放聲大哭。後來發起熱來，又不得不上床休息。

毛利修發呆了一會兒，不久就恢復了正常，點上一隻菸，走上街去，看見走過他身旁的第一個姑娘就向她說出一句輕浮的俏皮話。那天晚上他以東煥·德諾略(註 29)的姿態同一個朋友談論這件事。

「那傢伙不能教我心服，」毛利修說；「簡直在演戲嘛。」

「毛利修，你還說呢，你以為你是一個德諾略，一個會勾引女人的風流小生！」

「風流小生？我是一個風流小生？這簡直胡說，若赫琉！」

「那麼教鋼琴的又怎麼解釋呢？」

「罷！你要我說真話，若赫琉？」

「你說嘛！」

「好；一百件男女之間的事，九十件以上勾引人的都是女人，男人都是被勾引的。」

「難道你否認征服了歐赫妮亞的不是你嗎？」

「當然我否認；我沒有征服她，是她征服我的。」

「風流鬼！」

「隨你怎麼說……反正是她，是她勾引我的。我是沒有辦法抵抗的。」

「都是一樣。」

「我想我們也該結束了，不久我又要自由了。當然，是脫離她的羈絆，我是受不了女人勾引的。我是那麼脆弱！如果我是女人的話……」

「好了，好了，那你又怎麼結束呢？」

「嗯．．．因為我搞錯了！我原想就這樣繼續下去，我是說維持現狀，既無諾言，又無後果，你懂吧？．．．當然，我覺得她想抓住我不放。這種女人想吃掉我。」

「吃掉你？」

「誰知道！．．．我又是這麼脆弱！我是天生的靠女人生活的，但是要維持尊嚴，你懂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別談！」

「你說的是什麼尊嚴？能不能說說看？」

「啊，這是不能問的！有的話是無從下定義的。」

「真的！」若赫琉深以爲然地答覆著，然後又說：「如果那個教鋼琴的丟了你，又怎麼辦呢？」

「那就自由了。看看還有沒有別的女人來征服我。我已經被征服過那麼多次了．．．可是這一位，一點兒也不讓步，總是保持著貞潔的距離；講到貞潔，那比誰都貞潔，就是因爲這樣，才使我瘋瘋癲癲的，我真的爲她瘋狂了。如果她願意，她叫我怎麼樣都可以。但是現在，要是她真地丟掉我，我心裡還真會難過的，不過我也自由了。」

「自由了？」

「是啊，自由了，好等別人哪。」

「我想你們會和好的．．．」

「誰知道？．．．我真懷疑，因爲她的脾氣可不太好．．．我今天又得罪了她，真的，我得罪她了。」

(註 29) Don Juan Tenorio 是西班牙民俗文學，乃至歐洲通俗文學中的一個風流人物。前人譯作「唐璜」，但本文譯者卻改譯爲「東煥」，更接近原文發音。見拙譯台北書林版 José Zorrilla 原著的「東煥·德諾略」。

第十七章

「奧古斯多，你記得吧，」維克多說，「你可記得那位東埃洛依諾·若德里格斯？」

「那位財政部的小職員兒，專喜歡撿便宜貨的那傢伙？」

「就是他．．．他結婚了！」

「這個老不死的，真膽大，這一下不知誰揹起了這個包袱！」

「最妙的還是他結婚的方式。你記好。東埃洛依諾不管他的姓多長，是出自什麼名門，他幾乎連死都沒地方死，只有財政部的那點兒薪水，誰也養不活，而且身體又壞得一塌糊塗。」

「他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嘛！」

「這位可憐的人患有心臟病，已經治不好了。他的壽命不會太長。剛剛生了一場大病，幾乎走進了鬼門關，現在又要結婚，要是別人的話．．．早就完了。這位先生經常住小客棧，從這家搬到那家，都是掃地出門，因為只出那麼幾個錢，又怎麼能要求好伙食，連沾麵包的湯水都吃不到，而且他的要求又嚴，人又不乾淨。就這樣搬來搬去，碰到現在的這位老闆娘，年紀比他大，你知道，快六十了，雙重寡婦；第一任丈夫是個木匠，自木架上跳下來自殺的，到現在她還稱他為『她的』若赫琉；第二任是個民兵的上士，死後給她留了點兒資本，一天一塊錢的利息。我們的這位東埃洛依諾偏偏跑到這位寡婦家裡來生病，病得很厲害，幾乎要死了。先叫東何瑟，後來又叫東瓦冷廷來看他。這傢伙只好等死了！他的病又需要仔細地照料，有時又有點不乾不淨的，竟把老闆娘獨佔了，別的客人開始威脅著要走。東埃洛依諾又不能多付點兒錢，那位雙重寡婦只好要他走了。《看在天主的面上！太太，慈悲點兒！》好像是這麼求她。《我這個樣子，誰又願意收容我？您要趕我走，那只好死在醫院裡了．．．我的天哪！慈悲點兒！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他自己認為不久就要死的。她呢，在她這方面說，也是理所當然，她的家又不是醫院，還得靠這生活呢，而他已經害她不淺了。這時，東埃洛依諾有個同事，想到一個主意，跑去對他說：《東埃洛依諾，有一個好辦法，叫這位好太太不能不讓您住下去。》《什麼？》他問。朋友說：《首先我們要知道，你以為你的病情怎麼樣。》《啊，我啊，活不久了，甚至連我的弟兄們都見不到了。》《您認為病情這麼壞？》《我就要死了．．．》《如果是這樣，只有一個辦法不讓這位太太趕您上街，逼您進醫院去。》

《什麼辦法？》《跟她結婚哪。》《跟她結婚？跟老闆娘？誰？我？像我這種身世的人！別開玩笑了！》他這一嚇，可把病嚇好了。」

「真是不可思議。」

「可是，這位先生經過第一次驚嚇之後，朋友指點他說，要是跟老闆娘結婚，可以給她留下每月十三塊大洋的寡婦撫恤金，否則這筆錢只有收進國庫，誰也得不到好處。你看……」

「我知道的還不止一個呢，維克多，結婚爲了不讓國庫得到撫恤金。這才叫作文明啊！」

「東埃洛依諾卻氣得拒絕了這種建議，你想老闆娘怎麼說：《我？要我結婚？這麼大年紀了，還要結第三次婚，而且跟那個老不死的？真嘔心！》可是等她問了醫生，知道東埃洛依諾只有幾天的壽命了，她又說：《老實說一個月十三塊大洋，我也可以對付了》，她只好答應了。因此就請了本堂神父，那位善良的東馬迪亞司，你知道，他是多麼虔誠的信徒，就叫他來說服東埃洛依諾。《好，好，好，》東馬迪亞司說；《好，可憐的人！可憐的人！》結果說服了他。東埃洛依諾叫人去喊柯瑞塔，說跟他和好了，並且請他來作證婚人。《您結婚啦，東埃洛依諾？》《是啊，柯瑞塔，跟老闆娘結婚！跟東孃欣福！我，我是什麼身世，你是知道的！我，她會照應我這活不多久的人了……還不知道我的弟兄們可來得及看我……她就是爲了那十三塊錢的撫恤金。》柯瑞塔回家告訴他的老婆娥迷利亞，她一聽說就喊道：《你真不是東西，爲什麼你不叫他跟恩卡娜結婚呢？》，恩卡娜是她陪嫁的女傭，既不年輕又不漂亮，《爲了那十三塊錢的撫恤金至少比那個傢伙照應的好？》那出名的恩卡娜立刻就說：《您說得有理，小姐；那十三塊錢不算多，但我也會跟他結婚，一直照應到他死的。》」

「你說的這些東西，維克多，好像是胡謔的。」

「不是謔的。有的東西是謔不出來的。好戲還在後面呢。東瓦冷廷，那個在東何瑟之後給東埃洛依諾治病的醫生，跟我說，有一天他去看病人，碰見了東馬迪亞司穿了祭披，他以爲是給病人送終，其實是給病人行婚禮。後來他出來的時後，那第三次新婚的老闆娘！送他到門口，帶著傷心而切迫的口氣問他：《東瓦冷廷，他活得了？還會活嗎？》《活不了啦，太太，只是日子的問題……》《快死了，是嗎？》《很快就要死了。》《真地會死嗎？》」

「真了不起！」

「這還沒完呢。東瓦冷廷招呼只給他牛奶喝，每次只給一點點兒，東孃欣福跟別的客人說：《哪裡話！他要什麼我就給他什麼！反正他也活不久了，何必使他難過……！》後來又要求她幫幫忙，她回答說：《幫幫忙？哦，真嘔心！幫這個老不死的！我不，我不！如果是我前任的那兩個，還說得過去，到底是我心愛的！可是，這傢伙？幫個忙？我？我才不幹呢……！》」

「這簡直不可思議嘛！」

「這是道道地地的事實。結果，東埃洛依諾的一個弟弟跟一個妹妹來了，弟弟爲這件不幸的婚事驚訝不已：《我哥哥結婚，我們這種身世的人，跟一個客棧的老闆娘結婚，我哥哥，一個薩拉哥薩高等法院院長的兒子跟一個……東孃欣福結婚！》他真嚇死了。新婚的老闆娘卻說：《你看看吧，現在我們是親戚了，這下子可以不付房錢了，我是靠這過活兒的！》結果，房錢是付了，是她丈夫付的，他們卻拿去了一根哥哥的金頭兒手杖。」

「他死了嗎？」

「死了，是很久以後死的。他的病好了，相當好。老闆娘說：《這是東瓦冷廷的罪過，給他治好了……那個東何瑟好些，他治不好。如果只是他來看，恐怕早就死了，現在也不至於給我找麻煩了。》她，東孃欣福，除了跟第一任丈夫生了兩個兒子，跟第二任還生了一個女兒。東埃洛依諾結婚不久就對她說：《來，過來，你過來，讓我親親你，我現在已經是你的父親了，你是我的女兒……》《不是女兒，》母親說，《是乾女兒！》《繼女，太太，繼女！你過來……我會補償你的……》媽媽嘰哩咕嚕地說：《這不要臉的東西，只曉得摸摸捏捏的……你看看嘛……！》後來，當然囉，就破裂了。《這簡直是騙人，騙人嘛，東埃洛依諾，當初我跟您結婚，是因爲他們向我保證您活不久的，要不然……真開玩笑！他們騙了我，他們騙了我。》《我還不是受他們騙了，太太。您以爲我怎麼樣了？我死了讓您快活？》《我們是這樣說好的。》《我會死的，太太，在您想不到的時候……我會死的……一個像我這種身世的人！》

「後來爲了幾個大錢爭吵起來，到底還是把他摔出去了。《再見了，東埃洛依諾，您好走！》《您也跟上帝同在，東孃欣福。》結果她的第三任丈夫死了，給她留下了一天兩塊一分五的撫恤金，另外還有五百元的治喪費。當然她也沒有爲他帶孝。頂多給他做了兩台彌撒，安安自己的良心，也是爲了感謝那筆撫恤金。」

「這成什麼話嘛，我的天哪！」

「有的事是不能編造的，而且也無法編造。我正在收集這一類大悲劇，或悲喜

劇的資料。本想寫一部獨幕劇；後來我想，最好還是把它放進我正在寫的一部小說兒裡，就像塞爾萬德斯在他的『吉訶德』裡加上了許多小故事一樣（註 30），我寫這部小說兒，也是爲了要解除我太太懷孕給我帶來的頭痛的。」

「怎麼，你怎麼想到寫小說兒的呢？」

「你教我怎麼辦？」

「故事的情節怎麼樣？可不可以知道一點兒？」

「我的小說兒裡沒有故事，更好說，讓它走了看。故事自己會來的。」

「此話怎講？」

「你看，前幾天，我不知道幹什麼好，但又想做點兒事，我心裡有點癢絲絲的，好像是幻想的小蟲子在爬，於是我自己說：我來寫個小說兒，隨著日常的生活來寫，也不知道未來的發展。我坐下來，拿了紙想到那兒就寫到那兒，既不知如何發展，也沒有預先的計畫。我的人物，跟了他們的所作所爲，和說的話來發展，尤其是談話；他們的性格也就隨著慢慢地形成。結果他們都是沒有個性的人物了。」

「對了，跟我的性格一樣。」

「我不知道。讓他們自由發展。我則聽其自然。」

「有心理現象？還是描寫呢？」

「有的只是對話；尤其是對話。讓他們談，談得越多越好，即或沒有意義也沒關係。」

「是不是艾雷娜給你的主意，唉？」

「爲什麼？」

「因爲有一次她向我借了一本小說去消遣，我還記得，她說要很多的對話，短的對話。」

「對了，一個人看小說兒，碰到很長的描寫、說教、或者敘述時，總是跳過去說：都是稻草！稻草！稻草！對她說，只有對話才不是稻草。你看，如果把說教放

進對話裡……」

「爲什麼呢？」

「因爲一般人，爲了談話而喜歡談話，不管有沒有內容。有的人連半個鐘頭的演講也聽不下去，在咖啡廳裡竟能談三個鐘頭的話。是談話的魅力所致，爲了談話，爲了片段的談話，以及中斷的談話而談話。」

「演講的那種語氣，我也受不了……」

「啊，那是因爲人有說話，說活話的滿足感……尤其是演講的人，不說他想說的話，讓我們不討厭他的人格，或厭惡他魔鬼似的自我。當然，在我的小說兒裡的人物，所說的話都是我說的……」

「那也要看，到某一種程度吧……」

「到什麼程度呢？」

「是啊，開始的時候，你以爲是你在主導著他們的對話，慢慢地到了結果，反而是他們在引導著你呢。一個作者變成他虛構中人物的玩偶是常事……」

「也許，不過在我的這篇小說兒裡，無論如何，我要把我所能想像的東西統統塞進去。」

「結果不是小說兒了。」

「是啊，那就叫作……叫作……『胡說』好了。」

「什麼叫『胡說』？」

「有一次，我聽人說，詩人曼奴埃·馬嘉多，安多紐（註31）的哥哥，拿了一篇十四行詩去念給東埃都阿兒多·玻內（註32）聽。東埃都阿兒多聽了之後說：《這不是小歌體詩！……》馬嘉多回答說：《不是小歌體詩，當然不是，是……大歌體。》我的小說兒也是這樣，不是小說兒，是……剛才我怎麼說的？是小兒說……小說兒，不，不，不，是『胡說』，對了，對了，是『胡說』！這樣就沒人來說我違反了小說兒的常規……我發明一個文體，發明一個文體就是給它取一個新名字，規矩由我訂。很多對話！」

「一個人物單獨的時候呢？」

「那就是．．．獨白。讓它像一個對話，我再造一隻狗他就能跟狗對話去了。」

「你知道嗎，維克多，我想起來了，你是在胡謔的．．．」

「也可能！」

奧古斯多與維克多分手之後，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的這一生，到底是小說兒，是『胡說』，還是什麼呢？我這發生的事情，以及我周圍的人所發生的事，是真的，還是杜撰的呢？這所有的一切，也許是上帝的，還是誰的一場夢，只要他一醒，一切都化爲烏有，所以我們都對他唱經，祈禱，讓他多睡一會兒，多作點兒夢？所有的宗教不都是同一個儀式來呵護上帝的夢，讓他別醒，繼續地夢著我們嗎？唉！我的歐赫妮亞！我的歐赫妮亞！和我的若撒柳．．．》

「啊啦，奧菲娥！」

奧菲娥跳出來迎接他，蹦蹦跳跳地想爬上他的腿。他抱起牠，小東西就開始舔他的手。

「少爺，」麗杜雲娜對他說，「若撒柳在等著您呢。」

「你怎麼沒給她打發走？」

「我怎麼知道．．．我告訴她少爺不會耽擱太久，要是她願意等的話．．．」

「你可以跟以前一樣地打發她走就算了．．．」

「是啊，可是．．．您懂吧．．．」

「麗杜雲娜！麗杜雲娜！」

「還是您自己打發好些。」

「我就來。」

(註 30) 塞爾萬德斯在他的『東吉訶德』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奇怪的冒失鬼」
(El curioso impertinente).

(註 31) Manuel Machado (1874-1947)，西班牙名作家。他的弟弟 Antonio Machado (1875-1939)，
則為九八年代的大詩人。

(註 32) Eduardo Bonet (1822-1907)，是西班牙政治家兼作家。

第十八章

「啊啦，若撒柳！」奧古斯多一見到她就高聲喊道。

「您好，東奧古斯多，」女孩子的聲音既鎮靜又清楚，但她的眼光卻更鎮靜，更清楚。

「你怎麼沒跟麗杜雲娜算帳？像以前一樣，你來的時候只要我不在家，就跟她算嘛。」

「我不知道！是她叫我一會兒的。我還以為您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呢……」

《然而，這是天真還是什麼呢？》，奧古斯多想著，停頓了一會兒。這一瞬間的尷尬，充滿著不安的寧靜。

「我想，若撒柳，你把那天的事情忘了吧，再也別去想它了。懂嗎？」

「好嘛，隨便您好了……」

「是的，那天的事真有點兒亂七八糟……亂七八糟……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事，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我現在也不知道……」說著就走近這女孩子。

她靜靜地在等著他，似乎聽其自然。奧古斯多在沙發上坐下來，喊她道：「你過來！」叫她跟上次樣地坐在他的腿上，對了她的眼睛看了好一會兒。她靜靜地忍耐著他的眼光，但全身抖擻得像楊樹的枝葉。

「你在發抖啊，小姑娘……？」

「我？我沒有。我想是您吧……」

「別抖啦，鎮靜點兒。」

「別再惹我哭啦……」

「哪兒的話，我怎麼會惹你哭呢。告訴我，你有男朋友嗎？」

「您怎麼問這些事呢．．．」

「你說，你有沒有？」

「男朋友．．．像這樣的，男朋友．．．沒有！」

「可是，跟你差不多大的男孩子，難道沒人找你嗎？」

「您知道，東奧古斯多．．．」

「你跟他說些什麼呢？」

「有的話是不能說的．．．」

「真的。你說，你們相愛嗎？」

「唉，我的天哪，東奧古斯多．．．！」

「你看，你又要是哭了，好，好，算了吧。」

小姑娘斜倚著頭，躲在奧古斯多的胸前，一面哭，一面又想抑制著哭聲。《這孩子別給我暈倒了》，他用手一面撫摸著她的頭髮，一面在想。

「安靜點兒！安靜點兒！」

「那個女人呢．．．？」若撒柳問，但並沒有抬起頭來，吞嚥著涕泣。

「啊，你還記得？那個女人完全拒絕我了。我從來也沒有贏得她的歡心，我整個的失掉了她，整個的失掉了她！」

女孩子抬起頭來看著他的臉，像看看他是否在說真話。

「您想騙我嗎？．．．」她輕聲地說。

「我怎麼騙你呢？啊，對了，對了，我知道了，唉？你不是說你有男朋友嗎？」

「我沒有說什麼．．．」

「慢點！慢點！」抱起她，把她放在沙發上，他自己站起身，在房間裡來回地走著。

他回過頭來看見那可憐的小姑娘一言不發地顫抖著。他立刻了解她失去了保護，在一段距離外，單獨地面對著他，坐在沙發上，酷似一個罪人面對著法官，像要暈倒似的。

「真地！」他高聲說；「我們靠近一點兒彼此還有個依靠。」他再坐下來，再抱她坐在腿上，用兩手抱著她，靠緊他的胸口。小姑娘把一隻手挽在他的肩上，倚靠著他，又把臉躲藏在奧古斯多的懷裡。在這兒聽見他心臟跳動得像打擊的聲音，她慌了。

「您不舒服嗎，東奧古斯多？」

「誰又舒服呢？」

「不要，不要，隨它去。我知道我是什麼毛病。我需的是出門去旅行一趟。」他歇了一會兒又說：「你陪我去好嗎？」

「東奧古斯多！」

「不要什麼東不東的啦！你陪我去嗎？」

「隨便您．．．」

一陣霧氣遮掩了奧古斯多的神智；血流開始在他的兩穴充斥而跳動，他感到胸口沉悶。爲了解除這悶氣，開始吻著若撒柳的兩眼，她只好把眼睛閉起來。突然，推開她，站起身來說：

「別理我！別理我！我害怕！」

「怕什麼？」

小姑娘意想不到的鎮靜使他更怕。

「我怕，不知道怕誰，怕你，怕我；管他怕什麼！怕麗杜雲娜！你走，你走，但是還回來啊，不是嗎？你還回來嗎？」

「隨便您。」

「你陪我旅行，是不是？」

「隨便您．．．」

「你走，馬上就走！」

「那個女人呢？．．．」

小姑娘這時已站起身來，奧古斯多立刻向她衝去，抱起她，緊貼著他的胸口，用他乾燥的兩唇貼在她的嘴上，並沒有吻她，就這樣過了一會兒，自己搖著頭。然後，放開她說：「走吧，你走！」

若撒柳走了。奧古斯多幾乎不會出來，他累得精疲力倦，像徒步在山中走了多少里路似的，一頭倒在床上，閉了燈，自言自語地道：

《我向她說謊了，也跟我自己說謊了。總是這樣！一切都是幻想，也只有幻想。人，只要一開口就說謊，跟他自己說話的時候，也就是說，只要他在思想，明知在思想，也是在說謊。只有肉體的生命才是真的。語言，這種社會的產品，是專為說謊而發明的。我聽我們的哲學家說過，所謂真理，就跟語言一樣，都是社會的產品，是大家所相信的，相信就能產生了解。社會的產品就是謊言．．．》

他感到手上被舔，感歎道：《啊，是你來了，奧菲娥？你不會說話，也就不會說謊，甚至於我相信你也不會錯誤，也不會自欺欺人。不過你既然是一個家畜，人類的毛病你多多少少地總會沾染了一點兒．．．我們只知道說謊，自抬身價。語言的構成只是為了誇張我們所有的情緒及印象．．．也許是讓人好相信它。語言，以及所有傳統的表現方式，像接吻、擁抱之類．．．我們只是各人表演自己的角色。一切的人，都是面具，都是小丑！誰也不會因為他說的話，他的表現而感到痛苦或享樂；如果不是這樣，那簡直活不了。實際上我們都相安無事。就如同我現在在這兒，獨自演著我自己的戲，我是演員也是我自己的觀賞者。只是消磨我自己肉體的痛苦。唯一的真實，只是肉體的人，他不會說話，也不會說謊．．．》

他聽見幾下輕輕的敲門聲。

「什麼事？」

「您不吃晚飯嗎？」麗杜雲娜問道。

「真地；等一下，我就來。」

《然後就睡覺，跟天天一樣，她也睡覺。若撒柳也睡覺嗎？我沒有擾亂她精神上的安寧？她那種鎮靜，是天真還是邪惡？難道說沒有比天真更邪惡，或是，比邪惡更天真的了。是啊，我早就設想過，實際上沒有比天真更，更……應該怎麼說？……更無恥的了。是啊，她那樣鎮靜地送到我的面前，就這樣才使我害怕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怕什麼，這只是天真。還有她說的：『那個女人呢？』是嫉妒嗎？是不是嫉妒呢？也許並不是愛情的產生，而是產生了嫉妒；只有嫉妒才能表現愛情。不管一個女人怎樣地愛戀著一個男人，或者一個男人愛戀著一個女人，他們並不知道已經戀愛，他們也不自認已經戀愛，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真正地愛戀，直到他見到她看著別的男人，或是她看見他看著別的女人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戀愛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沒有社會，他們絕不可能相愛。總需要有一個第三者，一個紅娘，這紅娘就是社會。大龜鴉！（註 33）說得真好！是的，那個拉皮條的！即或僅僅是爲了它的語言。因此所有的愛情都是謊言。那生理上的愛情呢？罷，生理上的，不是愛情，什麼也不是！所以才是真實的！唉，奧菲娥，我們吃飯去吧。這也是真的！》

（註 33）『大龜鴉』（El Gran Galeoto）是西班牙作家 Jos* Echegaray（1832-1916）的名劇，1881 年首次在馬德里上演。其主題是描寫謠言的力量。作者曾任過財政部長，並於 1914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第十九章

兩天後，傭人來通報奧古斯多，說有位太太要見他。他出來迎接，一看原來是東孃歐梅玲姐，奧古斯多一聲：「您怎麼來了？」她回答道：「因為您不願意再來看我們了．．．！」

「夫人，您了解，」奧古斯多回答說，「最後兩次我到您府上去，都碰釘子了，一次我單獨地同歐赫妮亞，另一次她不願意見我，我想不應該再去了。我仍舊維持我的所做所言，我是不能回去的。」

「我是給歐赫妮亞傳話來的．．．」

「她的話？」

「是啊，是她的話。我不知道她與男朋友之間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她聽也不要聽他的名字，氣極了，前幾天，她一回到家就關在自己的屋子裡，連晚飯也不要吃。兩隻眼睛哭得通紅，像淚水燙紅似的，您知道嗎？那氣急敗壞的樣子．．．」

「啊，難道淚水還分種類嗎？」

「當然囉；有的淚水清涼可以發洩，有的淚水熾熱令人窒息。她哭過了，不要吃晚飯。她一遍又一遍地跟我重複著說，男人們都是些粗野橫蠻的東西。這幾天脾氣壞透了。一直到昨天她才喊我去，告訴我說她已經後悔，不該對您說出那些過份的話，待您太不公平了，她承認您的用心公正，為人厚道，她不僅要求您原諒她說您想收買她，而且希望您不要相信那些氣憤的話。尤其是強調最後的這一層。她還特別說，希望您相信她之所以出言不遜，全是因為一時之氣，而心裡並沒有真意．．．」

「我相信她沒有認真。」

「然後．．．然後，她要我來用點兒外交辭令向您打聽．．．」

「夫人，最好的外交辭令就是不用外交辭令，尤其同我．．．」

「然後，她又要求我來看看您是否介意，如果她願意接受您的贈與，而不使她有任何難堪，也就是說，您所答應她的，她自己的那棟房子．．．」

「怎麼使她難堪？」

「我是說，她只是接受您的贈與。」

「我是說贈送給她的，那還要怎麼接受呢？」

「因為她說她願意接受，願意向您表示她的誠意，和真心地悔悟她以前說過的話，接受您慷慨的贈與，而不要牽涉到其他的……」

「夠了，夠了，夫人！再說就侮辱我了……」

「是我無心的……」

「有人說，那些無心說出的話，才是最侮辱人的話。」

「我不懂……」

「這很清楚。有一次我去開會，其中有一個熟人，連招呼都沒有跟我打一個。散會的時候，我向一個朋友報怨，他跟我說：《您別見怪，他不是故意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您也在場。》我答道：《這就是他最大的無禮了；並不是他沒跟我打招呼，而是他連我在場也漠視了。》他反駁我道：《那是因為他不在意而疏忽了的關係。》我回答說：《最大的無禮都是無心造成的，無禮中的無禮又是在人的面前而忽略了別人的存在。》因此，夫人，那些所謂的無心的遺忘，好像遺忘，還要分有心與無心似的。無心的遺忘才是無禮。」

「這是從何說起……」

「東孃歐梅玲姐夫人，我說，您向我道歉，是爲了我當初願意贈送那座房產，說我是有心收買她的感謝，而招來的一番侮辱，現在又說願意接受我的贈與，而特別提到不要牽涉到其他。什麼其他？您說說看，什麼其他？」

「您別這樣生氣，東奧古斯多……！」

「我怎麼能不生氣呢！夫人，我怎麼能不生氣！難道說……那位小姐要跟我開玩笑，要玩弄我嗎？」說到這兒，他想起了若撒柳。

「我的天哪！東奧古斯多，我的天！」

「我說過，典押已經贖回來了，房子是她的，她不願意接收是她的事，與我無

關。至於她謝不謝我，我也不在乎。」

「東奧古斯多，您別這樣了！她是願意跟您和好，恢復友誼！」

「是的，現在她跟那一位破裂了，是不是？以前，我是另一位；現在又找我了，是不是？想釣我的魚，是嗎？」

「可是，我並沒有這麼說啊……！」

「沒說，是我看出來的。」

「那您只看出了一半。因為我姪女要求我，跟您說過剛才說的那一番話，我見她跟那個懶鬼破裂之後，是我暗示她，勸她與您和好而贏得您的，您懂吧……」

「是啊，再來征服我……」

「對了！可是，我雖然勸她，但她總是說不行，一百個不行，她說像一個朋友樣地尊敬您，但不喜歡像您這樣的丈夫，她不要同一個沒有愛情的人結婚……」

「那我不可能成為她的丈夫，是不是這樣？」

「沒有，她並沒有說到這些話……」

「一定是這樣；這也是外交辭令啊……」

「怎麼呢？」

「是啊，您來不僅是要我原諒那位……小姐，而且來看看我是否有意要娶她，是嗎？你們事前說好的，唉？那她可以……」

「我可以向您發誓，東奧古斯多，我可以拿我聖德的老母向您發誓……」

「第二誠，勿發虛誓……」

「我現在真地能向您發誓，您竟無意地忘了我是什麼人，我歐梅玲姐是誰。」

「即或如此，又怎麼樣……」

「好，好，就這樣，」她用的語氣是如此地堅定，不讓人有任何懷疑。

「好吧，那麼，請您告訴令姪女，我接受她的解釋，我誠心地感謝她，我仍舊是她的朋友，一個忠實而誠心的朋友，僅僅是朋友，唉？只是朋友．．．您別說我像一部鋼琴任她隨時敲打，我也不是一個今天我丟掉你，明天再撿起來的人，我不做別人的的替身，也不是副男友，總之，我不是第二盤菜．．．」

「您別這樣生氣！」

「我沒有生氣！好，我還是她的朋友．．．」

「您很快就來看我們嗎？」

「那個．．．」

「您不來，我那可憐的小姑娘就不相信我了，她會難過．．．」

「我正在打算出遠門，一個很長很遠的旅行．．．」

「先來辭個行嘛．．．」

「好，再看吧．．．」

他們分手之後，東孃歐梅玲姐回到家裡，把她同奧古斯多的談話全部告訴了她的姪女，歐赫妮亞想道：《毫無疑問，這裡一定還有別的女人；現在我可要征服他了。》

另一方面，留下了奧古斯多一個人在房間裡度著方步，心裡想：她想玩弄我，把我當一部鋼琴．．．先丟我，又要我，再又拋棄我．．．我是後備的．．．不管她怎麼說，她要我再去求她，也許是爲了報復，讓那傢伙吃吃醋，叫他回心轉意．．．把我當作一個玩具、一件東西、一個無名小卒．．．我有我的個性，當然有我犧牲，我，就是我！對了，我就是我！是的，是歐赫妮亞，我怎麼能否認呢？是我的情苗甦醒；但是一旦甦醒之後，我可不需要她啦；世上的女人多的是。》

他想到這兒，難免發出一絲會心的微笑，忽然想起維克多那次告訴他，赫爾瓦修新婚，同他太太到巴黎去玩幾天，跟他說：『到巴黎去，帶了太太？等於帶了鹹魚到蘇格蘭去一樣！』奧古斯多覺得這個笑話很有意思。

他繼續自言自語地道：《女人多的是。那惡意的天真，若撒柳天真的惡意才吸引人呢，這就是新版的永恒的夏娃！這女孩真是多麼地引人入勝！歐赫妮亞只不過使我從抽象降到具象，將我帶進了普遍化的境地而已，有那麼多可口的女人，那麼多……那麼多的歐赫妮亞！那麼多的若撒柳！不行，不行，誰也不能玩弄我，尤其是一個女人！我就是我！我的靈魂雖小，那是我的！》他在自我的誇讚中，感覺到他的我，在漸漸地膨漲，膨漲得他感到這所房子也裝不下去了，於是，他走出門去，擴張他的空間，並且透透氣。

他一踏上大街，就覺得老天壓在上面，來來去去的人們，各幹各的活兒，誰也沒注意到他，當然是無意地囉，毫無疑問，因為不認識他，所以誰也不理會他，他感到他的我，那個《我就是我！》漸漸地在縮小，縮小得而摺疊在他的體內，甚至於在體內還要找一個空隙把它收藏起來，不讓人看見。街上像一個電影院，他自己就像一個電影裡的影子，一個影子，一個幽靈。他沐浴在群眾間，失落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而沒有人認識他，使他產生出一種像在大自然裡，光天化日之下，四海之間一樣。

只有他單獨的時候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只有他單獨的時候才能對自己說，也許是爲了說服自己，《我就是我！》；當了別人的面，或者混在奔忙而無意的群眾之間時，就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了。

就這樣他走到他住所附近的一個孤獨的小公園兒裡。是一個極其安靜的處所，總有小孩兒們在這兒遊戲，沒有車輛來往，只有秋天甜蜜的下午，幾個老人在這兒曬太陽，幾棵圍在園子裡的栗樹葉子顫慄在西北風中，散落在地面，或鋪滿綠色的板凳上，木凳子總是油漆成新葉的翠綠色。這些家樹，城市裡的樹木，排列得整齊齊，沒有雨的日子總是按時澆水，它們的根蒂伸入在廣場的磚面地下；這些被囚困的樹木每天看著房舍間的朝陽和落日；這些被囚籠的樹木或許在嚮往著遙遠的森林盛裝。也有幾隻城市的小鳥在它們的枝頭上高唱，這些小鳥學會了逃避孩子，也知道接近老人們給牠們帶來的麵包屑。多少次他獨自坐在那小廣場的綠凳上看著屋頂上落日的餘暉，有時也會看見一隻黑貓襯托在一個煙囪上，映印在金紅色的晚霞中！秋天裡，大片的黃葉，像葡萄寬大的葉子，又像整片的手的化石，大量地降落在小園子的花壇或盆景裡。孩子們在乾葉中玩耍，無意中卻撿起了一點失落的晚霞。

那一天他來到這安靜的小廣場，坐上一隻板凳之前，先擲去上面的落葉，現在已經是秋天了，附近有幾個孩子像平常一樣地在玩耍。其中之一把另一個孩子推到一隻樹幹邊，對他說：《你被強盜逮捕了……》《因為我……》，他生氣了，第一個反駁他說：《不，你不是你……》奧古斯多不願再多聽他們的對話；站起身來，坐到另一張凳子上。心裡想：《我們大人們也玩這個玩藝兒；你不是你！我不是我！這些可憐的大樹呢？是它們自己嗎？它們比山上的大樹早落葉，只剩下光幹，

而這些枝幹的影子卻映射在電燈光下。一棵被電燈光照耀的樹幹！真奇怪！春天裡它們的枝葉照耀在電燈光下發出一種金屬的外表！這兒沒有微風給它們搖擺……！可憐的樹不能享受曠野的黑夜，沒有星辰的黑夜，蓋著閃爍的星毯！每一棵樹被種植在這裡的時候，植樹人像在說：《你不是你！》爲了不要讓它們忘了，再給它們加上夜裡的電燈光……不讓它們睡覺……可憐從不睡眠的大樹！《不，不，跟我，可不能跟你們一樣地玩弄啊！》

他站起身來，像一個遊魂似地開始走向街頭。

第二十章

出門去旅行，去還是不去呢？首先他向若撒柳宣布了，不知爲什麼要說，爲了說點兒什麼，還是真地問她願不願意陪他的藉口呢？然後又向東孃歐梅玲姐說了，爲了試探她……什麼嗎？到底他想用出門旅行來試探她什麼？管他什麼呢！問題是他已經說過兩次要出遠門旅行的事，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他就是他；他要說話算話嗎？

說話算話的人先說，後想，最後再做，不管結果是好是壞；說話算話的人，一次說過之後，絕不後悔，不退縮。他已經說過他要作一次長途的旅行了。

一個長途的旅行！爲什麼？幹麼呢？怎樣去？上哪兒去？

女傭通報說有一位小姐要見他。「一位小姐？」「是的，我想是那位彈鋼琴的小姐！」麗杜雲娜說。「歐赫妮亞！」「就是她。」他墮入了深思。像電光樣地閃過他的腦筋，想立刻打發她走，就說他不在家算了。《她來是征服我的，像一個玩偶似地玩弄我，》他心裡想，《讓我上她的圈套，要我接替那一位……》然後想得更好。《不，還是要表現得堅強一點。》

「告訴她我馬上就來。」

他驚訝這位小姐的大膽。《應該承認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一個有個性的女人，真勇敢！真果斷！那一對眼睛！可是，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彎腰！我可不能被她征服！》

奧古斯多進入大廳的時候，歐赫妮亞站在那兒。他指著椅子請她坐下，她在坐下之前，說道：「東奧古斯多，他們騙您了，也騙了我！」就這麼一句話，他被全部解除武裝，而不知從何說起。兩人都坐下之後，經過一片沉默。

「是的，我說了，東奧古斯多，關於我的事，他們騙您了，關於您的事，他們也騙了我；僅此而已。」

「可是，我們倆已經當面說清了，歐赫妮亞！」

「您別理會我說過的話。過去的就算了！」

「是啊，過去的就算了，而且也沒有別的解釋。」

「您懂我的話。我要讓您知道，我之所以接受您慷慨的贈與，並不連帶有其他的意義。」

「小姐，我的本意是，我的贈與並沒有其他的含意。」

「對了，忠實對忠實。現在我們應該坦白地說，我必須告訴您，這件事發生之後，以前我所說的話，即或我願意，我也只有以純粹的感謝來回報您慷慨的贈與。在您這方面，我想……」

「當然，小姐，在我這方面來說，這種事件發生之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您所告訴我的話，以及令姑母所說的一切，和我的猜想，即或我願意，我也不能企圖您對我的慷慨有任何代價……」

「那我們同意了？」

「完全同意，小姐。」

「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可以恢復友好，做個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了嗎？」

「可以。」

這時他伸出微顫的手，緊握著歐赫妮亞操作琴鍵的乾骨的指頭、纖細、雪白、冰冷的手。

「好，東奧古斯多，我們是朋友，好朋友，雖然這種友誼對我來說……」

「什麼？」

「或許，在大庭廣眾之下……」

「什麼？您說！您說！」

「總之，在我最近痛苦的經驗之後，我已經放棄了某些……」

「說清楚一點兒，小姐。半吞半吐地我可不懂。」

「那好，東奧古斯多，明白地說，很明白地說。在我的事件發生之後，我們都知

道，您贖回了我的典押，就這樣贈送給我，您認為還有人那麼容易來向我求婚嗎？」

《這個女人真是個惡魔！》奧古斯多想著，低下頭看著地面，不知如何答覆是好。不一會兒，抬起頭來，看見歐赫妮亞正在擦一顆淚水。

「歐赫妮亞！」他驚叫起來，聲音有點兒顫抖。

「奧古斯多！」她則低聲下氣地回答他。

「可是，你教我們怎麼辦呢？」

「啊，不，這是苦命，也只是苦命而已；我們被命運玩弄了。這真是不幸啊！」

奧古斯多離開了他的椅子，坐到沙發上，歐赫妮亞的身旁來。

「你看，歐赫妮亞，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別這樣玩弄我了！你就是命運；這裡也只有你才是命運。是你，若即若離，令我翻來覆去；是你，讓我瘋狂若失；是你，叫我粉碎了我堅定的意志；是你，使我已經不成爲我了……」

他一手摟住她的頸項，將她緊緊地抱在懷裡。她不經意地脫去了帽子讓他摟抱。

「是的，奧古斯多，是命運將我們帶到這種地步。你我們都不能對我們自己不忠實；你也不能表現出收買了我，像我以前說過的，而我也不能把你當作一個代替品，一個副男友，一個第二盤菜，像你跟我姑媽說過的一樣，我只有報答你的慷慨……」

「這樣表現或那樣表現，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我的歐赫妮亞？在誰的眼前表現呢？」

「在我們自己的眼前！」

「又怎麼樣呢？我的歐赫妮亞……」

他把她抱得更緊，開始在她的臉上，她的眼上充滿了吻。只聽得見他們倆的呼吸聲。

「你讓開！你讓開！」她說，同時在整理髮髻。

「不，你．．．你．．．你．．．歐赫妮亞．．．你．．．」

「不，我不，不可以．．．」

「難道說你不愛我嗎？」

「所謂愛．．．誰知道什麼是愛？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不太清楚．．．」

「那麼剛才的一切呢？」

「那是．．．一時的命運！悔悟的後果．．．我怎麼知道．．．這些事應該考驗考驗．．．而且，我們不是說過，我們是朋友，好朋友，僅僅只是好朋友嗎？」

「是啊，不過．．．你的那種犧牲？你接受了我的贈與，我們就是好朋友了，再也沒有人來向你求婚了？」

「啊，那沒關係；我已經決定了！」

「在你們決裂之後．．．？」

「也許．．．」

「歐赫妮亞！歐赫妮亞！」

這時聽見有人叫門，奧古斯多戰戰兢兢地，滿臉通紅，乾著聲音問道：「誰呀？」

「若撒柳在等著！」是麗杜雲娜的聲音。

奧古斯多的面色變成了慘白。

「啊！」歐赫妮亞高聲說，「我在這兒不方便。是．．．若撒柳在等著您呢。我不是說了我們只是朋友，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嗎？」

「歐赫妮亞！．．．」

「若撒柳在等著嘛．．．」

「你曾經拒絕過我，歐赫妮亞，你拒絕我，說我想收買你，因為你有另一位在，然後我一見到你，又學會了愛你，你叫我怎麼辦？難道說，你不知道什麼叫作絕望？什麼叫作室外尋歡嗎？」

「唉，唉，東奧古斯多，我們來拉拉手；我們還要見面的，但是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吧。」

「不行，不行，過去的就算過去了，不行！不行！不行！」

「好，好，若撒柳在等你呢……」

「哎呀，我求求你，歐赫妮亞……」

「這有什麼奇怪；以前也有那個……毛利修等我呢。再見了。我們必須要忠實於我們自己。」

她戴上帽子，伸手給奧古斯多，他接過去送到唇邊恨命地吻，然後送她到門口，看著她大大方方地穩步走下台階。自台階下面她回頭看了他一眼，並用手打了一個招呼。奧古斯多回到家裡，進入書房，看見若撒柳手裡拿了衣籃，站在那裡，他乾聲地問：「什麼事嗎？」

「東奧古斯多，我想那個女人在騙您呢……」

「與你有什麼相干？」

「您的事都與我相干。」

「你的意思是說我騙你了……」

「這我倒不在乎。」

「你要我相信，我答應過你的事情之後，你不吃醋嗎？」

「如果您知道，東奧古斯多，我是在什麼樣的家庭裡，又是怎麼樣長大的，您就會了解，我雖是一個小女孩兒，吃醋之類的事情早已不在我的範圍之內了。像我們這種身份的女孩兒……」

「你住嘴！」

「好嘛。我再說一遍，那個女人在騙您。如果不是這樣，您又喜歡她而愛她的話，我又何嘗不高興您同她結婚呢？」

「可是，你說的這些話都是真的嗎？」

「真的。」

「你幾歲了？」

「十九。」

「你過來，」他兩手抓住她的兩肩，面對面地看著她的兩眼。是奧古斯多的面色改變了，而她卻面不改色。

「說老實話，小姑娘，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知道。」

「我不知這到底是什麼，是天真，是邪惡，是譏嘲，還是早熟的惡劣……」

「這只是愛情而已。」

「愛情？為什麼呢？」

「您要知道為什麼嗎？如果我說了您可別要生氣喲？您答應我不生氣嗎？」

「那你說好了。」

「好，我說了，因為……因為您是一個不幸的人，一個可憐的人……」

「你也不幸嗎？」

「隨便您。可是您要相信我這小女孩兒；相信我……這若撒柳。對您的忠實……連奧菲娥都比不上！」

「永遠是這樣？」

「永遠是這樣！」

「不管怎樣？」

「當然，不管怎樣。」

「你才是真正的……」他想抱住她。

「不，現在，不行，等您平靜了再說。等您不……」

「夠了，我懂了。」

他們就此分手。

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自言自語地道：《處在這兩個女人之間，我簡直要發瘋了……我已經不是我了……》

「我想少爺應該去從政，或者從事類似的事業，」麗杜雲娜一面給他送飯，一面對他說；「這樣可以開開心。」

「你怎麼會想到這裡呢，我的好太太？」

「因為最好是自己開開心，總比被別人開心的好……您瞧！」

「好，等你的丈夫多明哥吃完飯，叫他來，說我要跟他打一牌，讓我開開心。」

他們在打牌的時候，奧古斯多忽然放下牌，問他道：

「告訴我，多明哥，一個人同時愛上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女人，應該怎麼辦？」

「那要看情形囉！」

「看什麼情形呢？」

「是啊，如果是很有錢，而且很膽大的話，把她們都娶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一個都不要。」

「這不可能嘛！」

「有錢什麼都能！」

「假使她們都知道了呢？」

「這個她們不在乎。」

「怎麼不在乎呢？一個女人搶了另一個女人的丈夫，怎麼能說不在乎呢？」

「假如您不限制她用錢，她有她的一份兒就夠了，少爺。女人最怕的是男人限制她們吃、穿，以及其他的奢侈；如果您不限制她們花錢，隨她們怎麼用……但是，有了兒子，那又當別論……」

「有了兒子，又怎麼樣？」

「真正的嫉妒都是從兒子身上來的，少爺。一個母親絕對不容忍另一個母親，或另一個女人搶走她丈夫對兒子的愛。如果沒有兒子，而又讓她花錢，吃啊、穿的，以及其他的豪華，罷，她還省了那些麻煩呢……要是一個人有一個花錢的女人，一個不花錢的女人，花錢的那個女人才不會吃醋呢，如果不花錢而能賺錢給另一個女人，那就……」

「那就，什麼？」

「那就更好。請相信我，少爺，世上沒有那麼多奧德拉……」

「也沒有那麼多德絲德摩諾（註 34）。」

「也許……！」

「你說些什麼話嘛……」

「因為我跟麗杜雲娜結婚之前，也就是我們到您府上來服務之前，我曾經到過很多的官府……我見過的事可多呢……」

「在你們這一階級的人之間呢？」

「在我們中間，罷，我們可玩不起這種奢侈……」

「你說什麼是奢侈？」

「那些在戲院裡，或者小說兒中看見的那些事情……」

「啊，在你們這個階級中，情殺案、嫉妒的事還少……！」

「罷！那是因為……那些流氓也上戲院，也看小說兒啊，如果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又怎麼？」

「少爺，人人都喜歡演這種角色，他們並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別人使他們這樣的呀。」

「你真是一個哲學家……」

「我最後一個主人是這樣喊我的。可是，我相信我的那個麗杜雲娜跟您說的，少爺還是從政的好。」

(註 34) 在莎士比亞的名劇 *Othello* 中，其主角為一標準多疑的摩耳丈夫，因為疑心妻子 Desdémona 別有所愛，因此將她殺死。Oteló 是西班牙語的發音，此處作者故意將他陰性化並複數化，叫成 Otelas；其妻 Desdémona 則陽性化、複數化而成為 Desdémonos。這又是鄔納姆諾式的文字遊戲。

第二十一章

「是的，您有理，」那天下午東安多紐在俱樂部裡，單獨地在一旁對奧古斯多說，「您說得有理，我的生命裡，有一個痛苦的，非常痛苦的神秘。您僅僅猜到了一點兒。您很少到我家來，但那是家嗎？您一定會發覺到……」

「是啊，有點兒奇怪，不知道是什麼悲慘的事吸引了我……」

「我雖然有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們，但是您一定覺得我們是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甚至於沒有婚姻的家庭……」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我們是從遠地來的，從很遠的地方逃難來的，但總有什麼東西脫離不了我，像神秘地包圍了我一樣。我可憐的太太……」

「是的，在您夫人的臉上可以看得出她這一生……」

「您說，是受盡了痛苦。所以，東奧古斯多，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您有一種內在的好感，而您又對我們表現出同情和關愛，爲了對您的信任，同時又爲了消除我心裡的負擔，我願意把我的痛苦全告訴您。那位婦女，我孩子的母親，並不是我的妻子。」

「我大概猜著了一點兒；可是，她既然是您孩子的母親，又跟妻子樣地與您同居，那就是妻子啦。」

「不是，我另外有妻子……所謂合法的妻子。我是正式結婚的，但不是同您認識的那一位。而這個女人，我孩子的母親，也是有夫之婦，但不是同我結婚的。」

「啊，是雙重婚姻……」

「不，是四重婚姻，現在我說給您聽。同我結婚的是一個我所衷情的一個內向而寡言的女人，我瘋狂地愛上了她，她很少說話，看起來，她想說的話比她實際所說的多，她有一對淺藍而甜蜜的眼睛，非常甜蜜，似乎是睡著了的樣子，只是偶爾睜開一點兒，但是睜開的時候，就像放出的火星。她就是這個樣子。她整個的心靈和軀體平常也像睡眠的狀態，她會突然地醒來，但是立刻又睡著了。生命力像閃電似地一閃而過，多強烈的生命力！然後，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好像什麼都

忘了似的。我們每天都似乎都在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她承認我是她的男友，以及在祭台前首肯與我結婚，都像一時的閃電。我從來也未曾聽過她到底是愛我不愛。我婚前婚後都問過她不知多少次，她總是回答我說：『這種事不能問；莫名其妙嘛。』有時候她說，愛字早就不用了，只有戲劇和小說兒裡才有。如果我給她寫個便條：我愛你！她立刻就會跟我斷絕關係。我們就這樣共同地度過了這兩年多奇怪的婚姻生活，每天都要從頭開始，向這怪物求愛。我們沒有孩子。一天晚上，她離開了家，我簡直瘋狂了，到處尋找，第二天，我收到一封簡短而冷酷的信，說他同一個男人跑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難道您以前沒有懷疑過……」

「沒有！我太太常常獨自外出，有時候她回娘家，上朋友家去，由於她奇怪的冷淡，使我無法懷疑。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這種怪事！跟她逃跑的那個男人是一個結了婚的人，他不僅拋棄了他的妻子和一個小女孩兒，跟我的女人走了，而且還把她妻子所有的錢財，花天酒地之後，也統統地帶走了。也就是說，他不但拋棄了他的太太，而且還偷了她的錢財而使她破產了。這都是在我收到的那封信上，她提到那傢伙的太太破產的事。他是綁走了我的太太，還是被綁的……我可不知道了！那幾天，我不吃、不眠、不休；到我們城裡最偏僻的地方走來走去。差一點兒我幾乎都跌進了最下流的境地。等我的痛苦稍加緩和一點兒，我想起了那位可憐的犧牲者，那位傾家蕩產的女人，人財兩空。我認為是良心的問題，而且禍根又是我的太太，因此我就打算去接濟她一點兒，好在上帝給我有足夠的財產。」

「下面的結果，我可以想像得到了，東安多紐。」

「不要緊。我去看她了。您可以想得到，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我們兩同聲哭泣著我們各自的不幸，也就是我們共同的不幸。我對我自己說：《爲了我的妻子，那傢伙才拋棄了這個女人嗎？》我心裡想，爲什麼我不跟她說真話呢？是一種內心的滿足，沒辦法解釋的，就好像我比那傢伙會選擇而讓他承認。她呢，那位太太，也做了一個跟我相反的省思，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我向她保證了我的經濟援助，無論她需要多少，她開始拒絕了。《我要工作來維持生活，養育我的女兒，》她跟我說。我堅持，一再地堅持，結果她接受了。我請她到我家來當管家，跟我來住，當然，從我們的家鄉這麼遠來，她想了很久，還是答應了。」

「那當然，既然住在一起……」

「不是這樣，那是過了很久很久的事。那是爲了我們彼此的利益，我不知道是一種報復的心理，還是一種怨恨……我不僅同情她，而且我可憐她那小女孩兒，我太太情夫的女兒；我使她又有了父愛，一種強烈的父愛，像我今日的這種愛，幾

乎甚於對待我自己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手裡，緊貼在我的胸前，拼命地吻她，我伏在她的身上痛哭。可憐的孩子問我：《你爲什麼哭啊，爸爸？》我要她這樣喊我，而且她也就這樣對待我。那可憐的母親看了我哭，她也跟著我哭，有時候，我倆的淚水同時淋在孩子的金髮上，我太太情人的孩子，我幸福的盜賊的女兒。」

「有一天，」他繼續說，「我知道我的太太與她的情夫生了一個兒子，我的肝腸寸斷，我痛苦到極點，以爲要發瘋了，只想自殺。我從來都未曾感受過那樣的嫉妒，我靈魂的傷口又一次地裂開．．．流出了火似的血！我跟我的妻子，我自己的妻子，同居了兩年多，什麼也沒有！現在同這個強盜卻生出了．．．！我幻想著我的妻子，已經完全被挑醒了，現在正生活在火熱中呢。那位太太，同我住的那位太太，知道了這點，問我：《你有什麼事嘛？》我們爲了孩子，說好用『你』字稱呼，我回答說《別管我！》，結果還是全部告訴她了，她一聽我說了這件事，幾乎發抖。我想是我將嫉妒傳染給她了．．．」

「當然，在這種事情發生之後．．．」

「哪裡，那是以後的事，與這無關。有一天，我們倆同孩子玩兒，我抱著她坐在我的腿上，跟她講故事，疼她，又跟她說些孩子的話，她母親也走過來親親她。可憐的孩子，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另一隻放在她母親的肩膀上，跟我們說：《爸爸．．．媽媽．．．爲什麼不給我帶一個小弟弟來同我玩兒，就像別的孩子們一樣？我只有一個人．．．》我們的臉都白了，彼此看看對方的眼睛，我們的眼光幾乎赤裸了我們的靈魂，然後，爲了遮羞，我們一同吻著孩子，這種吻，卻改變了我們的路線。就從那天夜裡，我們在嫉妒的淚水和忿怒之餘，給我幸福的強盜的孩子帶來了一個小弟弟。」

「真奇怪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的愛情，如果您願意叫它是愛情的話，我們的愛情是火與忿怒所造成的一種乾澀而無言的愛情。我太太，我是說我孩子的母親，因爲只有她，而不是另一位才是我真正的太太，如您所看見的，她很文雅，也可以說是漂亮，我們雖然同居在一起，但是從來也未曾掀起過我的慾念與火熱。雖然我們同居了，我想並沒有那麼熱愛過，一切都與我想像的相反。因爲有一次，在我們的四兒子出世之後，她又生產了，但病得非常厲害，非常嚴重，我以爲她會死的。她失血過多，面白如蠟，兩眼也睜不開了．．．我認爲我們會失掉她。我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面色也如蠟似的蒼白，我的血幾乎也凍結了。我走到家裡的一角，不讓人看見，我跪下來祈求天主，在這聖潔的女人死亡之前，先將我殺死。我痛哭流涕，自槌自打，直到我血流滿身。這時，我才了解我倆的心，是如何地緊緊在一起，她到底是我孩子的母親。當她稍有好轉，恢復了知覺，脫離險境的時候，我對了她的耳朵細聲地說話，她則躺

在床上向這新生命仰天微笑，我跟她說出我從未說過的話，我想我再也不會說出那種話了。她看著天花板不斷地微笑。我將口緊貼在她的嘴上，她用赤裸的臂膀抱了我的頸項，我兩眼的淚水，一直流在她的眼睛上。她說：《謝謝你，安多紐，謝謝你，爲了我，爲了我們的孩子，爲了我們所有的．．．所有的孩子，爲了她，爲了瑞達．．．》瑞達是我們的大女兒，強盜的女兒．．．不是，不是，是我們的女兒，我的女兒。強盜的女兒是另一個女兒，那是我的妻子給她取的名字。現在您可完全懂了吧？」

「是的，我懂了，東安多紐。」

「都懂了嗎？」

「都懂了，是的！因此，東安多紐，您有兩個太太。」

「不是，不是，我只有一個太太，只有一個太太，我孩子的母親。另外的那一個不是我的太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女兒的父親的太太。」

「這真慘．．．」

「法律總是很慘的，東奧古斯多。更慘的是從別人的墳墓上生長出的愛情，就像一堆糞土上生長出的花朵一樣。罪過，是的，別人的罪過撮合了我們，難道我們的結合也是罪過嗎？他們破壞了不應該破壞的婚姻，我們又爲什麼不能將散繩打起結來呢？」

「您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了．．．」

「我們也不願意知道。而且我們的瑞達也大了；總有一天會出嫁的．．．用我的姓，當然用我的姓啦，隨便法律怎麼算。是我的，而不是那個強盜的女兒；是我給她養大的。」

第二十二章

「那麼，怎麼樣？」奧古斯多問維克多，「你們是怎麼迎接那個『冒失鬼』的？」

「啊！簡直不可思議，夢想也想不到！出世的頭一天我們還在吵吵鬧鬧的。孩子要出世了，你不知道我那艾雷娜是怎樣地罵我。《你，都是你的過失！》她說。有時候說：《你走開，我不要見你！你在這兒也不害羞嗎？要是我死了，都是你的罪過。》有時候又說：《只有這一次，下次不幹了！》可是，孩子一出世，什麼都改變了。好像我們剛從夢中醒來一樣，就如同我們剛結婚似的。我像瞎了眼，整個的瞎了；這小傢伙使我瞎了眼。人家都說我的艾雷娜從懷孕到生產，人都變了形，骨瘦如柴，至少老了十年似的，但是我可覺得她很清爽、健壯、年輕，比以前更美得多呢。」

「維克多，這使我想起了在葡萄牙聽見的一個故事，是一個有關製造煙火的人的一個故事。」

「你說說看。」

「你知道在葡萄牙製造煙火的工作真是一種藝術。沒有看見過葡萄牙煙火的人才不知道他們的工藝呢。這真是一種專門的藝術啊！」

「你講你的故事嘛。」

「好，我講了。從前在一個葡萄牙的村莊裡，有一個製造煙火的人，他有一個漂亮的妻子，是他唯一的安慰、他的幸福與驕傲。不僅對她愛情深厚，而且為她炫耀。他故意地挽了她散步，引起別人的嫉妒，好像在說：你們看，我這女人，你們喜歡嗎？但她是我的，只是我的！看你們的饞像！他只是炫耀他妻子的美，甚至於說他是他製造煙火的靈感，他煙火的神仙。有一次，他正在製造煙火的時候，他的妻子跟平常一樣在他的身旁供應他的靈感，忽然火藥爆炸，他們夫婦兩都被搶救出來，傷勢頗為嚴重。妻子的臉和上體都被燒傷，早已不成形像，但製造煙火的技工卻被燒瞎了眼睛而看不見妻子的醜態了。事件發生之後，他仍舊為著他妻子的美麗而感到驕傲，這時妻子已變成了他的引路人，而他則跟往常一樣地向人炫耀，常問人：《你們見過這樣的美人嗎？》大家都知道他的慘史，誰也不願將它折穿。」

「好，對他說，還不是一個美麗的妻子嗎？」

「也許比以前更美，就像你的太太生過這個『冒失鬼』之後一樣。」

「你別這樣喊他好不好！」

「是你這樣喊他的。」

「是啊，我不要聽別人喊他嘛。」

「這是常有的事；我們給別人取外號，聽起來跟別人嘴裡說出來的就不一樣。」

「是啊，人家說，誰也聽不出自己的聲音……」

「也看不見自己的臉。至少我知道我告訴過你，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沒人的時候，照鏡子看自己的臉。結果我會懷疑我自己的存在，好像我看見的是別人，我自己只是一個夢，一個虛構的人。」

「你別看嘛……」

「辦不到。我有內相的怪僻。」

「結果你會變成一個印度的法師，據說他們會欣賞自己的肚臍眼兒呢。」

「我想如果一個人不能認識自己的聲音和臉，連他自己最切身的東西都認不出，就如同他任何一部分……」

「比方說，他自己的太太。」

「對了；我有一個奇想，一定不可能連他自己的太太，跟他共同生活，同他結成一體的人也認不得。你沒聽過我們最大的詩人之一，甘坡阿摩(註 35)曾經說過？」

「沒有；他說什麼？」

「他說，一個人結了婚，如果他是真愛他的妻子的話，開始的時候，連她的身體都不敢碰，更不談慾火了，但是慢慢地就習慣了，一直到有一天，連摸他太太的光腿就像摸他自己的一樣，可是，如果要割掉他太太的腿，就如割掉他自己的腿樣地疼痛。」

「真是這樣。你不知道，她生產的時候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啊！」

「她更痛苦。」

「誰知道……！現在她既是屬於我的，是我的一部分，我一點兒也沒注意到，像別人所說的變了形，變醜了，一個人怎麼會注意不到變形了，變老了，也變醜了。」

「你真以為注意不到變形，變醜了嗎？」

「雖然這麼說，我還是沒注意到。事情是連續而慢慢來的。現在要是突然發生，那又當別論……但是一個人覺得老了，哪裡的話！一個人只覺得他周圍的事物老了、舊了，或是新了、年輕了。我現在只覺得有了一個兒子。你知道做父母的常常指著他們的孩子說：《這些傢伙們都在摧我們老！》我想，看著自己的孩子們長大了，是最甜蜜，也是最痛苦的事。你別結婚，奧古斯多，如果你願意要享受一個永遠的青春，那就別結婚。」

「我不結婚又幹什麼？我怎麼去消磨時間呢？」

「去做一個哲學家。」

「婚姻不就是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哲學的學校嗎？」

「不對，不對！你沒看見有多少，多大的哲學家們都是獨身的嗎？你記住，除了那些神學界的修士們之外，像迪卡爾、巴斯喀(註 36)、斯披諾撒(註 37)，及康德(註 38)等，這些人都是獨身的……」

「你別跟我講那些單身的哲學家了！」

「還有蘇格拉底呢，你不記得他臨死的時候，竟把他的妻子姜啼葩趕走了，爲的是不要打擾他的思考？」

「你也別跟我講這些。我認爲柏拉圖(註 39)說的只是小說兒而已。」

「或者是『胡說』……」

「隨便你。」

突然他打斷了這種荒唐的對話就走了。

在街上，一個乞丐走近他說：「少爺，可憐我，看在上帝的面上，接濟一點兒，我有七個孩子……！」

「你不應該生那麼多！」奧古斯多一肚子氣地回答說。

乞丐辯駁道：「我真希望看見您處在我的境地，你要我們窮人不生兒子幹麼……讓你們有錢的人生？」

「您說得很有哲理，」奧古斯多說了，「拿去！」給了他一塊錢，這傢伙立刻就跑到附近的一間酒吧裡去了。

(註 35) Ramón de Campoamor (1817-1901)，西班牙名詩人。

(註 36) Blas Pascal (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兼哲學家。

(註 37) Baruch Spinoza (1632-1677)，荷蘭理性派哲學家。

(註 38) E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國哲學家。

(註 39) Platón (公元前 427-347)，古希臘哲學家，『理想國』或譯作『共和國』的作者。

第二十三章

可憐的奧古斯多垂頭喪氣的。他處在歐赫妮亞與若撒柳之間，真像一隻布里丹的驢子（註 40），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於他見一個愛一個的態度，不僅不減，反而增加。因此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走開，走開，麗杜雲娜，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開吧！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你走吧！」有一次他對女傭說。

她這剛剛走開，他兩肘就撐在桌子上，手掌扶著頭，自言自語地道：《不得了，這真可怕！我想，一不在意，連……麗杜雲娜我都愛上了！可憐的多明哥！毫無問題。而她，雖然已是徐娘半老的五十歲的人了，但風韻猶存，特別是她那一身的肉，有時她從廚房裡出來，光了兩隻臂膀，那麼圓潤潤的……令人想入非非！她那雙下顎和頸上的疊紋……！真可怕，真可怕，這真可怕……》

《奧菲娥，你過來，》他抱起狗，繼續地說，《啊，呀！我有一個主意，一個好主意，奧菲娥！我們把追迫我的女人，作為研究的材料。你覺得我來研究女人的心理如何？對了，對了，我來寫兩篇專題報告，現在很流行專題報告；一篇題目叫：『歐赫妮亞』，另一篇叫：『若撒柳』，再加上『女人的研究』。你覺得我的意思怎麼樣，奧菲娥？》

他決定去徵求安多林·桑傑思·巴巴瑞戈布洛斯的意見，這時他正在作女人的研究，只是紙上談兵，不顧實際而已。

安多林·桑傑思·巴巴瑞戈布洛斯是一個所謂年輕的學者，總有一天會給祖國帶來無限的光榮。巴巴瑞戈布洛斯的字，至今在那些鬧囂的青年中，大肆聲張地爭取聲譽，而尚未發生響亮的名譽，因為他擁有內在的美德：耐性，尤其他尊敬大眾，不到他完全準備就緒，腳踏實地，自認為有絕對把握的時候，是不肯見諸於世的。

他不輕易地以任何膚淺的皮毛在他人的無知中建立浮名。他有很多的文書計畫，但不到他認為無傷大雅，足夠水準時，是難以發表的。他不願亂叫亂嚷地出風頭，而寧願加強音色，謹守紀律地唱出他愛國的國粹音調。

巴巴瑞戈布洛斯的智慧清晰明朗，尤其是清晰，一切都是爽朗透明，一點也不模糊雜亂。他的文章是以純西班牙文的思想構成，辭藻中也是純粹的西班牙文，從不帶北方語氣和巴黎沒落的氣氛，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厚，原因是由於民族文化的

精神支持之故。他認為寒冷的霧氣是北歐喝啤酒的民族的產物，不適用於這日光普照，氣象明朗而有上等的瓦耳德卑孃斯（註 41）葡萄酒的西班牙。他的哲學理論是屬於稱叔本華（註 42）為怪物而早夭折的貝塞歐·德·本戈阿（註 43），他說，如果叔本華喝過瓦耳德卑孃斯的葡萄酒而不喝那種啤酒也就不會胡謔出那一套悲觀的理論了。又說叔本華的神經病是因為愛管閒事，用驢子拌的生菜可以治療。

巴巴瑞戈布洛斯深信歸根究底都是形式，多多少少都是內在的形式，宇宙本身就是一個各種形式互相交錯的萬花筒，各種偉大的作品都是透過這些形式，經過世代而不變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各個大師所創造出的文體，因此才能世代相傳，裝飾他們未來的作品。

他擁有堅強的力量來抵抗那些新浪漫思想的感情主義，以及現下流行的所謂社會問題的新潮流。他深信社會問題在這世界上是無法解決的，總歸有貧富之分，不能全靠富人的慷慨施捨，窮人們只好聽天由命；他儘量避免各種無益的爭論，躲藏在人類痛苦的渣滓，不能進入他純藝術的領域，以及人類失望的避難所裡。而且他痛恨那無用的世界主義，他認為這種主義只是將人埋沒在無能的夢幻與衰弱的空想中。他只愛他所崇拜的西班牙，即或有不少無知的國人毀謗她；西班牙能供應他研究的原始資料，來建立他未來的聲譽。

巴巴瑞戈布洛斯用他全部的精力來研究我們民族過去的內在生活，他是那樣地腳踏實地、默默無言地工作。他只想把我們的過去，也就是說，我們祖先的過去，放在他同胞們的眼前，他明知有很多人遭遇失敗，但他仍舊馬不停蹄地各地奔走，尋找我們建國的歷史基石。凡是過去的事物，都難逃過他的慧眼與仔細地觀察的興趣。

他明知要多多學習，能透過一滴水來觀察整個的宇宙，一個古生物學家能用一根骨頭研究出整個生物的構造，一個考古學家能透過一個瓦鍋的把子看見整個古民族的文明，他也並非不知道，像幽默家們說的，不該用顯微鏡去觀察天體，或用望遠鏡去觀察小蟲。他知道一個天才的考古學家，能用一個瓦鍋的把子，足夠重建早已遺忘的古代的文化，但他生性的謙虛卻認為兩個把子總比一個把子好，把子愈多愈好，一個鍋子又比一個把子更強得多。

《面積的增加，就是強度的損失。》這是他的座右銘。巴巴瑞戈布洛斯知道一個專科的研究，一個實際的專題，可以看出整個的哲學，尤其他相信不同的工作與進步的奇蹟，都是由一般克苦耐勞的工作者，如標本家、字源學家、歷史學家們一點一滴地，共同的供獻所得來的。

關於我國文學史上的難題，例如普魯登修（註 44）的祖國，也引起了很大的興

趣。雖然最近因為遭受女人的拒絕而開始對古時代的女人展開研究的工作。

有時他研究的課題，表面上看來似乎微不足道，其實他眼光的銳利、態度的謹慎、理解力之強、他巧妙的歷史直覺觀、以及他批評的深入，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們要看他實用的素質，怎樣具體化與活用化，而非抽象與純理論；同時還要看他研究的方法。他的每一部論說都是一篇歸納邏輯的課本，足以豎立的紀念碑，如同植物學家李翁內（註 45）有關柳樹上的毛蟲的研究一樣，這就是他酷愛神聖真理的表現。他像躲避瘟疫樣地躲避天才的顯露，認為只有習慣尊重神聖的真理，即或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才能崇拜更大的事體。

他在準備一部卡里拉與蒂姆納（註 46）寓言集的普及本，加上他自己撰寫的一篇有關印度文學對中古西班牙文學的影響的研究，如果他這部著作能出版問世，那一定會使一般人脫離酒店，遠離那些經濟不可能回轉的謬論。另外巴巴瑞戈布洛斯還有兩部巨著的計畫，一部是有關西班牙並不出名的作家的傳記，也就是說，正史上名不見經傳的那些次流的作家們，為他們主持公道；另一部著作是詳述那些早被遺忘與失落的作品，剩下的只是一個作者的名字而已。同時他幾乎已經開始撰寫其他的那些準備寫作而尚未著手的作家們的傳略。

為了使他的事業更能有所成就，他除了拼命地吞食我國的文學巨著之外，他也在攻讀外國的作品，可是由於遭遇的困難重重，因為他對學習外語笨拙，又需要更多的時間來作更高深的研究，所以他採取了從一位明師處學來的研究方法。他先讀外國出版的文學史與文學評論，只要是法文的他都看，一旦獲得稍有名氣的評論家們的意見，然後再稍微翻翻原著，以求安心，將別人的意見佔為己有，再添油加醋地自由發揮，當然於心無愧。

巴巴瑞戈布洛斯並不是學術界和創作領域裡的一個流浪者和迷途的青年，無目的地遊蕩在思想與幻境裡，東奔西跑地偶然放出一點兒智慧的火花，不，他不是這樣！他有一個嚴格而固定的方向；他會達到目的。他的研究之所以未能達到頂點，原因是他一直不走高峰，處在這高原上，他不過只是為了忠實地模仿加斯地亞的陽光普照的大平原，那裡飄著金黃而豐盛的農穫。

老天爺為西班牙產生了很多的安多林·桑傑思·巴巴瑞戈布洛斯之類的人物！我們拿他們當作我們祖傳的財產來生息。巴巴瑞戈布洛斯繼續希望，因為他還活著在，使用他批評的犁頭插入比前人犁過的土地更深一分，讓農穫成長得更好，能吸收新的津液，長出茂盛的穗粒，做成更豐富的麵粉，讓我們西班牙人能吃到更好、更便宜的精神食糧。

我們說過巴巴瑞戈布洛斯仍舊繼續工作，準備出版他的作品。事實如此。奧古

斯多在雙方共同的朋友中聽說他正在作女人的研究，但始終尚未發表。

有不少其他的學者們，帶著這種嫉妒的特性，看著巴巴瑞戈布洛斯的聲譽，早就對他的成就起了嫉妒，企圖貶小他的成果。有人竟說巴巴瑞戈布洛斯像一隻狐狸，用牠多毛的尾巴掃除自己的蹤跡，然後各處兜圈，與獵人捉迷藏，使人不知牠到底從哪兒偷雞，如果他有什麼錯過，那只是他造完了塔而留下了架子，讓人不能窺其全貌而已。又有人說，他目中無人，微言聳聽，就好像有口才就不是一種藝術似的。更有人控告他，說他只是翻譯或整理外國人的意見，由於他的國文純正，因此寫出的文章就如出於他自己的，不像伊思拉神父將勒撒希的『赫爾·布拉司』(註 47)佔為己有一樣。有人嘲弄他說他最主要的支柱是他深信他周圍的人無知，但這些人卻不知『信仰能移山倒海』。然而巴巴瑞戈布洛斯對這些最不公平，以及那些帶有怨恨評論的人並沒有任何陷害，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巴巴瑞戈布洛斯尚未發表任何著作，因此暗地裡誹謗他而不肯保持緘默而已。

總而言之，我們對這位學者，只有平心靜氣地描述，而不帶任何『胡說』的效果才行。

奧古斯多想到這位先生，我是說，想到這位學者，知道他正在研究女人，當然只是書本上的，這樣比較安全，而且只是古人，比現代的女人那就更無危險了。

這位安多林，一個孤獨的學人，在平常的生活中，由於羞怯而不敢去面對女人，爲了要破除這種羞怯，所以才在書本上來研究她們，因此奧古斯多前去拜訪他，並且徵求他的意見。

他並未將他來訪的目的說清楚，學者忽然感歎地說：

「啊，可憐的貝瑞思先生，我非常同情您！您要研究女人嗎？我可以給您．．．」

「由於您在研究．．．」

「必須要做點犧牲。研究，暗淡、耐性、無聲的研究，就是我生命的意義。可是我，您是知道的，我只是一個誠樸的，非常誠樸的思考方面的工作者，我蒐集整理資料，好讓那些後人運用。人類的工作是集體的；凡不是集體的工作，都不是堅強的，也不能持久．．．」

「那些天才的巨著呢？如『神曲』(註 48)、『埃內達』(註 49)、莎士比亞的一部悲劇、維拉斯格斯的一幅畫．．．」

「都是集體的作品，比人想像的更集體。比方說，『神曲』就是由一大班……」

「是的，這個我知道。」

「至於維拉斯格斯，您看過猶思迪（註 50）有關他的書嗎？」

對安多林來說，凡是人類天才的傑作，最主要的價值要看是否有人給他寫評；那些偉大的藝術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歷史學家、及哲學家，都需要一個學者給他們寫傳，評論他們的作品；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不管他說過什麼話，如果沒有一個學者引用他的句子，說明在哪一版，第幾頁，是沒有價值的。凡是一件集體工作的團結都是嫉妒和無能。如果荷馬本人，唱著他的詩，走進那些評述荷馬作品的人的辦公室，他們一定會粗暴地把他趕走，因為正妨害了他們研究他死的文字，或者正在尋找一個不尋常的怪字呢。

「好，那麼您對女性的心理有什麼意見？」奧古斯多問。

「這樣的一個問題，這麼模糊、這麼籠統、這麼抽象，對我這樣一個搞研究工作的人，沒有一個具體的意義，貝瑞思朋友，對一個不是天才，而也不想成爲……」

「也不想成爲什麼？」

「是啊，也不想成爲。這不好辦。可是，您的那個問題，對我說，太不具體。要回答它，就必須要……」

「是的，我知道了。就好像有一位貴同行，寫了一本關於西班牙民族的心理，他本人是西班牙人，而且又同西班牙人生活在一起，他沒有別的話好說，只是引述別人的話，這個人怎麼說，那個人怎麼說的，結果變成了一部書目。」

「啊，書目！是的，我知道……」

「別說了，請您別說了，巴巴瑞戈布洛斯朋友，請您盡您所知道的，盡可能地、具體地告訴我，您覺得婦女的心理到底是什麼？」

「那必須要從頭來設想第一個問題，假如女人有靈魂的話。」

「這成什麼話！」

「啊，不應該就這樣絕對地剔除這個……」

《這傢伙有靈魂嗎？》奧古斯多想，然後說：

「好，由於女人們有時候是別人的靈魂……您以為如何？」

「您能答應我，貝瑞思朋友，代我保持我將告訴您的一個秘密嗎？……雖然如此，不，不，您並不是一個學者。」

「您這話的意思何在？」

「您不像是那些專門偷取別人最新的意見，然後佔為己有的人……」

「啊，原來如此！」

「啊，貝瑞思朋友，學者生來就是一個小偷；是我，是我告訴您的，因為我也是一個小偷？學者們我們彼此偷竊那些我們所找到的一些小東西，而同時又阻止別人搶先發表。」

「這可以了解：有倉庫的人比有工廠的人看守得更嚴密；要保護水井，但不需保護水源。」

「可能是這樣。那好，您既然不是學者，請你給我保守一個秘密，我發現了十八世紀的一個荷蘭作家，一個不太出名的小作家，他有一套關於女人的靈魂的理論，非常有意思……」

「您說說看。」

「他是用拉丁文寫的，他說，每個男人有一個靈魂，但是女人，所有的女人只有一個靈魂，一個同樣的、一個共同的靈魂，大家分配，就好像是傳播者阿維若思（註 51）一樣。他又說，她們間每一個女人的感覺、思想、與愛情的分別，是由於人種、氣候、和飲食不同的關係，等等，因此差別實在太小。這位作家又說，她們彼此相像遠比男人多，因為她們都是一個人，同一個女人……」

「您看，巴巴瑞戈布洛斯朋友，所以我愛上了一個女人，我馬上就覺得愛上了其他所有的女人。」

「當然囉！再加上一位無名的婦女科醫生的理論說，女人的個人主義比男人多，

但人格卻遠比男人少；每一個女人都覺得比男人更有她自己，只有她個人，但是缺少內容。」

「對了，對了，我想我可以看得出來了。」

「因此，貝瑞思朋友，研究一個女人跟研究幾位女人都是一樣。問題是您必須要把您所研究的問題要弄透徹。」

「是不是應該拿兩三個來做一個比較的工作呢？您知道，目前什麼都要作比較
• • •」

「對的，科學就是比較；但對女人卻無此需要。誰要認識一個女人，認識得透徹，他就認識所有的女人了。而且，您知道，凡是面積越大，強度就越小。」

「對了，我希望專心而不普遍地去研究女人。但至少是兩個女人•••至少兩個•••」

「不行，兩個不行！絕對不行！我認爲還是一個好，工作也夠多的了，如果一個不夠，至少要三個，因爲兩個收不起頭。」

「什麼叫兩個收不起頭？」

「當然囉。兩條線不成形。最簡單的是三角形。至少要三個。」

「但是三角形沒有深度。最簡單的多面體是四面體；因此至少要四個。」

「可是兩個不行啊，一定不行！過了一個，至少要三個。您還是深入一個再說。」

「我想這樣也好。」

(註 40) 「布里丹的驢子」，Jean Buridan，法國哲學家，出生年月不詳。1327 年任巴黎大學校長，在校教授哲學多年。其有關靈魂自由的理論，曾以驢子爲例證，因此後人凡遇到兩種難題而不能選擇其一時，則稱之爲『布里丹的驢子』。其實這種例證早經古希臘哲人阿里斯多德 (Aristóteles) 用過。即如中國「魚與熊掌」的比喻同理。

(註 41) Valdepeñas，西班牙名葡萄酒的產地及酒名。

- (註 42)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國哲學家，現代悲觀主義之父。
- (註 43) Ricardo Becerro de Bengoa (1845-1902)，西班牙作家。
- (註 44) Prudencio (公元 348-410 年)，西班牙之古拉丁詩人。
- (註 45) Jean Lionnet，1872 年生，一向為鄔納姆諾所景仰的法國作家、評論家兼植物學家。
- (註 46) Calila y Dimna，古印度寓言，公元八世紀譯成阿拉伯、希伯來及希臘文，至第十三世紀始由阿拉伯文譯成西班牙文。
- (註 47) 伊思拉神父 (P. José F. de Isla, 1703-1781)，耶穌會士，曾翻譯過勒撒希 (Alain René Lesage, 1668-1747) 的小說『赫爾·布拉司 (Gil Blas de Santillana)』。
- (註 48) 『神曲』，義大利詩人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的名著。
- (註 49) 『埃內達』(La Eneida) 是古羅馬詩人維基略 (Virgilio, 公元前 70-19) 未完成的史詩。
- (註 50) Karl Justi (1832-1912)，德國藝評家。
- (註 51) Averroes (1126-1196)，阿拉伯哲學家，是將阿里斯多德的哲學傳播到西方的第一人。

第二十四章

奧古斯多與巴巴瑞戈布洛斯會談之後，自言自語地道：《所以囉，我必須放棄她們中的一個，再不然就要去找第三個。雖然作這種心理研究，她可能是我的第三者，是一個作為比較的純理論的第三者，那就是麗杜雲娜了。我有三個了：歐赫妮亞，是我腦筋幻想的對話者；若撒柳，是我心靈的對話者；麗杜雲娜，我的廚子，是我肚子的對話者。腦筋、心靈、和肚子是靈魂的三大本能，別人稱它們為智慧、感情、與意志。用腦筋思想，用心靈感受，加上胃口的欲望。這太明顯了！我現在就．．．》

《現在，》他繼續地想，《我有了一個好主意，這個主意太好了！我偽裝去追求歐赫妮亞，我再追求她去，看看她願不願意接受我作為她的男友，她的未婚夫，當然只是試試而已，作為一種心理測驗，我有把握，她一定會拒絕我的．．．這絕不會錯！她一定會拒絕我。在那些事件發生之後，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她告訴我的那些話之後，她一定不可能再接受我了。我想，她是一個說話算話的女人。可是．．．女人們能說話算話嗎？難道說，女人，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女人，在千百萬個軀體裡，多多少少美貌的女人，多甚於少；難道說女人有義務說話算話嗎？所謂的說話算話，不是男人的事嗎？可是，不，不可能！歐赫妮亞不能接受我；她不愛我。她不愛我，而且接受了我的贈與。她既然接受了我的贈與，並且已經在享受它，為什麼還要再愛我呢？》

《可是．．．如果她後悔，》他心裡又想，《答應我，接受我作男友，作她的未婚夫，又怎麼辦呢？應該想得周到一點兒。我說，如果她接受我呢？那真糟糕了！我自己不是上了自己的鉤！這真叫釣魚的人反而被釣了！不行，不行！這可不行！如果是這樣呢？啊！那只有聽天由命了。聽天由命？對了，聽天由命。要知道放棄好命。也許放棄好命才是最難的科學。賓達洛不是說過譚塔洛所有的不幸都是因為他不能消受他的幸福嗎？因此幸福必須要消受！設若歐赫妮亞答應我，接受我，那麼．．．心理戰勝了！心理學萬歲！可是，不行，不行！僅僅是爲了達到目的，她也不會接受我的，而且不可能接受我。像歐赫妮亞這樣的女人，是不會屈服的；女人面對男人，互相較量，看誰的能耐和毅力更大的時候，她什麼都做得出的。不，她不會接受我的！》

「若撒柳在等您。」

只有這麼一句話，充滿著感情的一句話，麗杜雲娜打斷了她主人的思潮。

「麗杜雲娜，你說，你認為女人們都說話算話嗎？你們都知道守信用嗎？」

「那也要看情形囉。」

「是啊，跟你丈夫的那一套又來了。你直接地回答我，別像女人們習慣地說法，你們很少答覆問你們的問題，你們只是假想別人想問你們的問題。」

「那您又想問我什麼呢？」

「我問，你們女人是不是說話算話。」

「看是什麼話嘛。」

「怎麼看是什麼話？」

「當然囉。有的話說了算話，有的話不算話。這也不是騙誰，因為這是人人都懂的話……」

「好了，好了，叫若撒柳進來。」

若撒柳一進門，奧古斯多就問她：

「你說，若撒柳，你認為，一個女人應該說話算話嗎？還是不算話？」

「我不記得跟您說過什麼話……」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一個女人說了一句話，算話不算話……」

「啊，我知道了，您是說那個女人……那個女人……」

「誰說都沒關係；你認為怎麼樣？」

「這些事我可不懂……」

「不要緊嘛！」

「好，您一定要這麼說，我就說，最好別給任何話柄子給人。」

「如果說了呢？」

「最好不要說。」

奧古斯多心裡想：《這很清楚，在這個小丫頭的口裡真掏不出一句話來。她既然來了，我來用用心理學，做一個心理測驗。》

「你過來，坐在這兒！」他把膝蓋伸給她。

小姑娘一句話也沒說，安安靜靜地聽了他的話，似乎是一種默契，事前預定好的一樣。奧古斯多反而感到不安，心理測驗也無從著手了。話也無從說起，只好……動手動腳。抱住若撒柳貼緊他的胸部，吻著她的臉，同時自己在心裡說：《我想我應該失去必須的冷靜，去作那心理測驗了。》他忽然停下來，似乎安靜了一點兒，稍微推開若撒柳，突然地對她說：

「你不知道我已經愛上了別的女人了嗎？」

若撒柳凝神地看了他，聳聳肩，一聲不響。

「你不知道嗎，唉？」他又重複了一遍。

「現在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怎麼跟你沒關係呢？」

「現在，沒關係！現在我想，您是在愛我。」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

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是奧古斯多未能預料，而且不在他對女人心理測驗的計畫之內的事，若撒柳用雙臂緊緊地摟住他的脖子，開始吻他。他幾乎沒有時間去想：《現在我反而變成了她的試驗品了；這丫頭在研究男性的心理呢。》不知不覺中，他發現他自己正在用顫抖的手摸著若撒柳的大腿。

奧古斯多突然抱起若撒柳，將她躺在沙發上。她面紅耳赤，任他擺佈。他用雙手緊握著她的兩臂，直看著她的兩眼。

「你睜開眼睛，若撒柳，我求求你，別閉了眼睛！睜開呀。就這樣，就這樣，

多睜開一點兒。讓我在你的眼裡看看我自己，那麼渺小……」

他在那兩隻眼睛裡看到自己，就像一面活鏡子，感到他初次的頌揚有點兒發抖。

「讓我再看一遍，就像在鏡子裡，看了我那麼小小的……只有這樣才能認識我自己……在女人的眼睛裡看到我……」

鏡子也奇怪地看著他。若撒柳心裡想：《這傢伙跟別人不同；一定有神經病。》

奧古斯多忽然推開她，看看自己，然後又周身拍拍自己，說道：

「現在，若撒柳，你原諒我。」

「原諒您？爲什麼？」

若撒柳的語聲中帶著懼怕。感到有逃走的欲望，她心裡想：《一個人的舉止和言談不正常的時候，不知能到什麼地步。這傢伙神經病發起來的時候，可能一下把我打死。》於是兩眼流出了淚水。

「你看？」奧古斯多說，「你看？是的，請你原諒我，若撒柳，原諒我；我不知道在做些什麼。」

她想：《不知道的事就不該做。》

「現在，你走吧，你走！」

「您趕我走？」

「不是的，是我在自我防衛。我不是趕你啊！我的天哪！要不然我就走，你就留在這兒，讓你看，不是我趕你走的。」

《他，一定有毛病。》她想，她感到有點兒可憐他。

「你走吧，你走，別忘了我啊，唉？」他托起她的下顎，撫摸著她。「別忘了我，別忘了可憐的奧古斯多。」

他抱著她，在她的嘴上給了一個又長又蜜的吻。女孩兒出去的時候，帶著神秘的恐怖望了他一眼。她剛一出門，奧古斯多想道：《她瞧不起我，毫無疑問，她一

定瞧不起我；我真丟人，我真丟人．．．可是，可憐的女孩兒，她對這種事又能懂得些什麼呢？她怎麼能懂心理學？》

要是可憐的奧古斯多能看清若撒柳的心理，他一定會更失望。因為那小丫頭走的時候在想：《這幾天我要再回來泡一下，給那個女人去受用．．．》

奧古斯多這一下洩氣了。他想良機已失，時不再來。心裡悔恨不已。不知如何是好，爲了消遣時間，他叫麗杜雲娜來，他一看到她，見她那樣鎮靜，那樣豐滿，帶著惡意的微笑，他生起一肚子火，對她說：《你走，你走，你走！》而他自己也走出了門。因為他怕萬一不能自制時，可能向麗杜雲娜進攻的。

他一走上街就心平氣和下來。人群似乎是一個叢林，把人各歸原處，他也就剛好歸於平靜了。

《我的腦筋有毛病嗎？》奧古斯多一路想。《是不是因爲我認爲我在街上循規蹈矩地走著，跟常人一樣，什麼是常人呢？帶著表情，扭扭捏捏地，打著手勢，就以爲他們看都不看我一眼，即或看我也視若無睹，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都在看我、笑我，或可憐我嗎．．．？這種想法，不就是神經病？我真地瘋了？歸根究底，我即或瘋了，又怎麼樣呢？一個有心腸、有感情的好人，如果沒有神經病那就是一個標準的蠢貨了。沒有神經病的人，才是傻瓜，或是下流貨。當然囉，這不是說傻瓜和下流貨就不發瘋。》

《我跟若撒柳做的事真丟人，》他繼續地想，《真是丟人。她會想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小丫頭怎麼樣想我，與我何干？．．．可憐的小姑娘！可是．．．她怎麼會那麼天真地讓人擺弄！她是一個生理人，一個標準的血肉之軀，僅僅是一個血肉之軀，毫無心理。拿這種人作小兔子或青蛙式的試驗品也是惘然。最多也不過做做生理．．．難道說，心理，尤其是女人的心理，是生理以外的嗎，還是生理的心理呢？女人有靈魂嗎？一定要我去做生理的心理試驗，我可缺少技術上的準備啊。我從來也沒上過任何試驗室．．．而且我也沒有儀器啊。生理的心理學必須要儀器的。我是不是有神經病呢？》

他在漠不關心，各自奔忙的大眾之間，利用這些街頭的默想發洩之後，已經感到心平氣和得多，因此回家去了。

第二十五章

奧古斯多去看維克多，去抱抱他晚生的兒子，在他的家裡去欣賞欣賞他們新來的幸福而消遣消遣，順便去談談他自己的精神狀況。他見到他的朋友單獨一個人在家，就說：

「你正在寫的那部小說，還是．．．怎麼說？．．．對了，『胡說』！．．．怎麼了？我想有了兒子，現在就放棄了吧？」

「你想錯了。就是因為有了兒子，因為做了父親，我又在寫了。在寫作中，我好發洩發洩這上好的情緒。」

「能不能念一點兒給我聽聽？」

維克多拿出手稿，這兒念一點兒，那兒念一點兒給他的朋友聽。

「哎呀，你改變了，老兄！」奧古斯多驚訝地說。

「為什麼？」

「這裡面有的東西幾乎有點兒淫穢，甚至於有點兒過份．．．」

「淫穢？一點兒也沒有！有的只是大膽，而不是淫穢。有的只是赤裸，絕對沒有脫戲．．．只是寫實罷了．．．」

「寫實，對了，而且．．．」

「恬不知恥，是不是？」

「犬儒主義，對了。」

「然而犬儒主義並不等於淫穢。這些大膽是一種刺激想像力的方法，更深入地去探討事實；這些大膽是．．．教育性的大膽。我說是教育性的！」

「也有點荒唐．．．」

「對了，我並不否認。還有點兒滑稽的味道。」

「但總是陰沉憂鬱不正的內涵。」

「都是一樣。我只喜歡悲慘的笑話，和死喪的幽默。我討厭，甚至於害怕笑只是爲了笑。笑只是爲大悲劇作準備而已。」

「那些大膽生硬的滑稽使我有討厭感。」

「那是因爲你是一個孤獨的人，奧古斯多，一個單身漢，你聽懂吧，一個孤單的人……我寫他們是想治療……不，不，不，沒有什麼意義，只是因爲我喜歡寫他們，如果讀者喜歡，我就滿足了。如果同時我能用這些材料，治療幾個像你這樣雙料的孤魂野鬼……」

「雙料的？」

「是啊，身體的孤單和靈魂的孤獨。」

「說到這兒，我想起來了，維克多……」

「是的，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來是想跟我談談你的精神狀況的，這些日子以來是有點兒危險，有真正的危險性，是不是？」

「對了，就是這個。」

「我猜對了。那好，奧古斯多，你結婚嘛，儘早結婚，越早越好。」

「可是同哪一個呢？」

「啊！難道還不止一個嗎？」

「你怎連這一點也猜到了？」

「很簡單。如果我問你：同誰？那你就不會設想有一個人以上了；但是我問了你：同哪一個？那你就懂成同兩個、三個、十個、等等中的一個了。」

「真的。」

「那，你就結婚嘛，結婚好了，不管同你愛上的那些等等中的一個就行了，同你最方便的一個。別想得那麼多。你看，我結婚的時候想都沒想；是別人給我們結婚的。」

「因為近來我在做女人的心理測驗。」

「對女人唯一的心理測驗就是婚姻。不結婚的人在心理方面永遠也測驗不到女人的靈魂。唯一的女人心理或婦科試驗室只有結婚。」

「那就沒有辦法了！」

「任何真正的試驗都是沒有辦法的。誰要願意做試驗，同時又保持距離，而不全部投入的人，永遠也不會知道它的真實性。千萬別相信一個從來都未曾給自己斷過臂的外科醫生，也別去看沒有神經病的神經科醫生。如果你要了解心理現象還是結婚吧。」

「因此，那些獨身漢就……」

「光棍兒們的，不是心理學；只是形而上學而已，也就是說，超越物理學以上，超越自然以上的東西。」

「那又是什麼呢？」

「比你的情形少一點兒就是了。」

「那麼，我是在形而上學裡面嗎？可是，維克多，老兄，我不是在自然以外，我是在自然以內呀！」

「都是一樣。」

「什麼都是一樣？」

「是啊，在自然的這邊與在自然的那邊都是一樣，如同在空間的那邊與在空間的這邊相同。你看這條線？」說著就在紙上畫了一條直線。「你在兩端向無窮盡處延長，它的兩端就會碰頭，在無窮盡處的地方相連，一切都會在無窮盡的地方連接。凡是直線都是無窮盡的半徑畫出的圓周的弧線，兩端的連接點就在無窮盡處。因此，在自然的這邊與在自然的那邊，都是一樣。清楚了吧？」

「不清楚，太模糊了，太模糊了。」

「就是因為太模糊，還是結婚吧。」

「是啊，可是……我還有那麼多的疑慮！」

「那樣更好，我的小漢姆雷特，更好。你懷疑嗎？那證明你是在思想；你想嗎？那就證明你的存在了。」

「對了，懷疑就是思想。」

「而思想也就是懷疑，也只是懷疑而已。不懷疑地去信仰、認知、和幻想；因為信仰、知識、和幻想都不會令人懷疑，但懷疑一來就破壞了一切，因為思想是沒有懷疑的。信仰和知識都是靜態的，只有懷疑令人思想，這才是動態的、不安定的、活的。」

「那幻想呢？」

「是的，這裡面可以有懷疑的。我讓我的『胡說』裡的人物說什麼話，甚至於在我讓他們說過或做過之後，我常懷疑我做得是否對，或者我懷疑他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做。但是……我都不管！當然，幻想中是有懷疑的，是一種想像……」

讀者：奧古斯多與維克多在這種『胡說』性的談話的同時，你在讀的這部『胡說』的作者卻看到他『胡說』中的人物正在為他的這種作法而辯護，我不得不發出會心的微笑，而自語道：《這兩個不幸的人物，只想我在怎麼擺佈他們，反而為我辯護，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就這樣，凡是找理由去辯護的，實際上只是為上帝辯護罷了。而我就是這兩個『胡說』中的小鬼的上帝。》

第二十六章

奧古斯多到歐赫妮亞的家裡去，準備嘗試他最後，同時也是決定性的心理測驗，不過怕她還是會拒絕他。上樓的時候正好碰到她下樓去。

「啊，您來了，東奧古斯多？」

「是啊，我；您既然要出去，我就改天再來好了。」

「不必了，我姑爹在上面。」

「我不是來找您姑爹，歐赫妮亞，我是來找您談談的。改天再說吧。」

「好，好，我們上去吧。還是打鐵趁熱的好。」

「您姑爹不是在家嗎……」

「罷！那個無政府主義的！不喊他就是了。」

就這樣逼著奧古斯多與她一同上樓去了。可憐的人，本來是帶著試驗者的態度來的，現在反而感到像個試驗品了。

他們倆進入客廳，歐赫妮亞仍舊穿著上街的衣服，帽子也沒脫，就說：

「好，看看您有什麼話要告訴我。」

「這個……這個……」可憐的奧古斯多結結巴巴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這個……這個……」

「好啊；這個什麼？」

「我沒辦法休息，歐赫妮亞；自從上次我們談的那些話之後，我在腦子裡打了千百遍的轉轉兒，還是不能放棄，不行，不行，我還是不能放棄的！」

「不能放棄什麼呀？」

「那個，歐赫妮亞，就是那個嘛！」

「那個又是什麼呢？」

「那個，我們不能超過朋友的關係……」

「超過朋友的關係……！您覺得還不夠嗎，東奧古斯多先生？還是您要少過朋友的關係呢？」

「不是，歐赫妮亞，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是什麼意思呢？」

「求求你，別磨折我了……」

「磨折您的是您自己呀。」

「我沒辦法放棄，我沒有辦法！」

「那您又將如何呢？」

「讓我們……結婚吧！」

「早說不就完了嗎！」

「要完也該有個開始啊。」

「您給我說的那些話，又怎麼說呢？」

「我也不知所云。」

「還有那個若撒柳……」

「啊，天哪！歐赫妮亞，別提了！也別再想若撒柳了！」

歐赫妮亞於是脫掉帽子，放在茶几上，又坐下來，然後慢吞吞地，帶著莊嚴的口氣說：

「那好，奧古斯多，總而言之，你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漢，認為沒有責任說話算話的，而我，只是一個女流之輩，我也可以沒有這種責任。而且我要給你從若撒柳，以及其他的若撒柳們，或貝特拉們的包圍中解救出來。我的同情心所能做得出的，是我對你慷慨的感激心，以及我對毛利修的怨恨，都沒有做出來，你看我多爽直。是的，奧古斯多，我真可憐你，非常可憐你！」說到這兒，用右手在他的膝蓋上輕輕地拍了兩下。

「歐赫妮亞！」他伸出雙臂想要擁抱她的樣子。

「唉，小心點兒！」她一面把他的手推開，一面離開他一點兒說著。

「那上次．．．最後一次．．．」

「是的，那一次又當別論！」

《我是被試驗的青蛙》，這位實驗的心理學家在想。

「是的，」歐赫妮亞繼續說，「對一個朋友，僅僅是朋友，有時可以允許某一種小小的自由，但對一個．．．男友，一個．．．未婚夫，那可不行！」

「那我可不懂了．．．」

「等我們結了婚，奧古斯多，我再慢慢地告訴你。現在，乖一點兒，唉？」

《這是事實》，奧古斯多想，這時他已經感到完全是一隻被試驗的青蛙了。

「現在，」歐赫妮亞站起身來又說，「我喊我的姑爹去。」

「爲什麼？」

「當然囉，向他報喜呀！」

「真的！」奧古斯多狼狽不堪地說。

不一會兒東費爾明就出來了。

「您看，姑爹，」歐赫妮亞對他說，「東奧古斯多在這兒呢，他來向我求婚的。我已經答應他了。」

「好極了！好極了！」東費爾明說，「好極了！你過來，孩子，你過來讓我擁抱一下！好極了！」

「就是因為他多麼地欽佩你，我們才準備結婚的，姑爹？」

「不是的，他之所以欽佩我，景仰我、醉心於我的原因，是你們兩人，單獨地，而沒有中間人，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無政府主義萬歲！如果爲了要達到你們的目的而去求權威，那就真可惜了，真可惜……當然，你們的心裡不服從，還是一樣，唉？形式，只是形式而已。因爲我知道你們自己認爲已經是夫妻了。至於我，我一個人，以無政府主義的上帝之名，給你們證婚！這就夠了。好極了！好極了！東奧古斯多，從今天起，這兒也就是您的家了。」

「從今天起？」

「對了，是的，這一直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我所住的這個房子一直都是您的，是我兄弟們的。但是從今天起……您懂我的意思吧？」

「是的，我懂，姑爹。」

這時有人敲門，歐赫妮亞說：

「是姑媽！」

她一進客廳看見了大家，就說：

「啊，我知道了！大事已成囉？我早就想到了。」

奧古斯多想著：《青蛙，完全是個青蛙！他們同伙釣上我了。》

「當然今天您留下來跟我們一塊兒吃飯，來慶祝一下……」東孃歐梅玲姐說。

「那有什麼辦法！」可憐的青蛙無意間冒出這麼一句話。

第二十七章

奧古斯多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幾乎每天都泡在他未婚妻的家裡，不是研究心理學，而是研究美學。

若撒柳呢？若撒柳再也沒有回來了。這次送衣服來的是另外的一個女人。他幾乎不敢問她爲什麼若撒柳沒來。爲什麼，她猜得到嗎？這是輕視，真地是輕視，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並未傷害他，反而使他好笑。好。他大可以拿歐赫妮亞來報復。然而，當然她立刻就《唉！乖乖的，兩手客氣一點兒！》那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歐赫妮亞在支配著他的視覺，也只是視覺，給他燃起了慾火。有一次，他對她說：

「我真想爲你的眼睛作一首詩！」

她回答道：

「那你就作吧！」

「最好，」他接著說，「你彈一點兒鋼琴。聽你彈琴，你職業性的樂器，就能引起我的靈感了。」

「可是你知道，奧古斯多，謝謝你的慷慨，自從我能夠慢慢地放棄掉我教的課，我就沒有再彈琴了，我真討厭它。給我惹了多少麻煩！」

「沒關係，彈彈嘛，歐赫妮亞，你彈，好讓我作詩。」

「好吧，這是最後一次啊！」

歐赫妮亞坐下來彈琴，奧古斯多同時寫下：

我的靈魂遠離了我的軀體
迷失在意念飄忽的濃霧中，
迷失在，據說是遙遠的星辰
歌唱著樂曲的音符；
我孤獨無靈的軀體
在大地上悲傷地徘徊。

出生來爲的是共同耕耘
尙未嘗試過的生命；他只是物質
而她也只是精神在尋找著結合，
甜蜜的歐赫妮亞！
你的眼睛在我的道路上
傾瀉出活潑明亮的光泉，
點燃著我的靈魂，將他自
模糊的天上帶到這可疑的大地上來，
輸進了我的軀體，從此後，也只有
從此之後才能生活，歐赫妮亞！
你的眼睛是兩顆熾熱的釘
將我的靈魂與肉體釘在一起，
在我沸騰的血與肉體中
夢幻成我的意志。
設若我那生命之光熄滅，
靈魂與肉體解散，
我將失落在天上的濃霧
及吞食的黑暗與深淵中！

「你覺得怎麼樣？」奧古斯多念過之後問她。

「你說的什麼《據說》．．．同我的鋼琴一樣，一點兒也沒有音樂感。」

「是啊，是讓它有點兒親切感．．．」

「還有那《甜蜜的歐赫妮亞》簡直是廢話。」

「什麼？那你就是廢話嗎？」

「在那種詩裡是廢話！其餘的那些，我覺得很．．．很．．．」

「說啊，是的，很『胡說』。」

「什麼胡說？」

「沒什麼，是維克多和我搞出一種騙人的玩藝兒。」

「你看，奧古斯多，結婚之後，我們家可不要什麼騙人的玩藝兒，知道了嗎？」

既不要騙人的玩藝兒，也不要狗。你現在可以想想將來怎麼處理奧菲娥……」

「哎呀，歐赫妮亞！我求求你！你知道我是怎麼碰到牠的！可憐的小狗！而且還是我的密友呢……！我的獨白都是向牠說的！」

「我們結婚之後，家裡也不要獨白。狗是多餘的！」

「我的天哪，歐赫妮亞，連等到我們有了一個兒子也……」

「如果我們有的話……」

「當然我們會有。如果沒有，爲什麼不能有狗呢？爲什麼不能有狗，難道說，人家說得很公道，要是有錢的話，狗才是人最好的朋友嗎……？」

「不，要是有錢，狗才不是人最好的朋友呢，一定是這樣。因爲沒有錢才是牠的朋友。」

又有一天，歐赫妮亞對奧古斯多說：

「你看，奧古斯多，有件事，有件非常嚴重的事，我要同你談談，我要跟你說的這件事，請你事前原諒我……」

「我的天哪，歐赫妮亞，你說嘛！」

「你知道我以前的那個男朋友……」

「是啊，毛利修。」

「可是你不知道我爲什麼要甩掉那個無恥的東西……」

「我不需要知道。」

「那是你有德行。那好；我要甩掉他那無恥的懶蟲……」

「怎麼，他還在找你麻煩？」

「還在！」

「啊，如果我抓到他！．．．」

「不，不是那個。他找我麻煩，不是你想像的那種用心，而是爲了別的原因。」

「你說說看！說說看！」

「你別驚慌，奧古斯多，你別驚慌。這可憐的毛利修，只會叫，不會咬人的。」

「啊，你照阿拉伯的成語去做：《一路上爲了每一隻狗吠而停下來，你永遠也走不到頭。》向牠扔石頭也沒用。別理他。」

「我想有更好的辦法。」

「什麼辦法？」

「口袋裡多準備點兒麵包心，一路上丟給每一隻向你叫的狗，因爲牠們爲了餓才叫。」

「此話怎講？」

「毛利修現在只要你給他安插一個任何工作，一種生活的方式，他說他就不惹我了，要不然的話．．．」

「要不然又．．．」

「他威脅我要破壞我的名譽．．．」

「真不要臉！簡直是土匪！」

「你別生氣。我想最好只有給他找個任何工作，讓他好維持生活，把他送到遠遠的地方，我們也就去掉一個麻煩了。同時，在我這方面，也表示了一點兒同情心，這傢伙也真可憐．．．」

「你說得有理，歐赫妮亞。你看，我想我可以辦得到。明天我就去跟一個朋友說說，我想我們可以給他找到那種工作。」

果然不錯，給他找到工作，並且給他放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第二十八章

一天早晨，麗杜雲娜來通報說有一個年輕人要見他，結果一看是毛利修，奧古斯多的面色也變了。他本不想聽他說什麼話就要打發他走的，但這傢伙一度是歐赫妮亞的情人，曾經愛過她，說不定還仍舊愛著她，對他卻具有一點兒吸引力；這人可能知道一點兒有關他未婚妻的內情，奧古斯多卻不知道；這人．．．與他至少有一個共同點。

「先生，」毛利修恭順地說，「我是來感謝您，由於歐赫妮亞的仲介，所施捨予我的恩惠．．．」

「您不須要感謝我什麼，我希望從今以後，別再麻煩我的未婚妻就行了。」

「可是，我一點兒也沒有麻煩過她！」

「我知道我說什麼話。」

「自從她甩掉我之後，甩得好，因為我真地不配她，我盡量地自尋安慰，當然更尊重她的決定了。如果她跟您說過別的話．．．」

「請您別再提到我的未婚妻，更不要暗示說她沒說真話。您自尋安慰去，別再麻煩我們了。」

「真的。我再謝謝您兩位，為我找了這麼一個小差事。我一定要好好地去做，並且另找安慰去。同時我想帶一個小姑娘同我一塊兒去．．．」

「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先生？」

「因為我想您應該知道一下．．．」

「怎麼？怎麼？您要跟我開玩笑嗎．．．？」

「不是．．．不是．．．是一個名叫若撒柳的，她在一個燙衣廠裡工作，我想她以前常給您送燙好的衣服來．．．」

奧古斯多的面色都變白了。《這傢伙都知道嗎？》他想，這比他以前懷疑這傢

伙，但卻知道不少歐赫妮亞的秘密，而自己卻矇在鼓裡，更使他不安。但立刻就恢復了常態說：

「您現在爲什麼跟我說這種事呢？」

「我想，」毛利修就像沒聽見一樣，繼續說，「對我們這些不幸的人，應該讓我們彼此安慰才好。」

「您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什麼意思？」奧古斯多一想起這兒就是他與若撒柳最後一次談情說愛的地方，他想該不該把這傢伙掐死。」

「您別生氣！東奧古斯多，您別生氣！除了我說的話之外，沒有別的意思。那位．．．您不要我再提的那一位，瞧不起我，拋棄了我，我又碰見了這個可憐的小姑娘，別人拋棄的小．．．」

奧古斯多已經無法控制了；先是面色鐵青，然後轉成通紅，站起身來，抓住毛利修的兩臂，一下搖擺不定地將他舉起，推倒在沙發上，不知所措，像是要掐死他似的。這時毛利修倒在沙發上，用最冷酷的語氣說：

「現在您在我的眼睛裡看看您自己，東奧古斯多，您看您是多麼地渺小．．．」

可憐的奧古斯多自以爲要熔化了。至少兩臂的力量完全消失，房間在他的眼睛裡變成了煙霧；他想：《是我在作夢嗎？》，看見毛利修已經站起身來，面對了他狡猾地微笑著：

「啊，沒有什麼，東奧古斯多！沒有什麼！請原諒我，是一時的衝動．．．我也不知道怎麼了，也沒想到．．．謝謝，謝謝了，再一次謝謝！謝謝您也謝謝．．．她！再見！」

毛利修剛一出門，奧古斯多喊麗杜雲娜來。

「麗杜雲娜，你說，剛才同我在一起的是誰？」

「一個年輕人。」

「是什麼樣子？」

「您還要我告訴您嗎？」

「真地，剛才有人跟我在一起嗎？」

「少爺！」

「不．．．不．．．你發誓，剛才有一個青年人跟我在一起，你說是什麼樣子．．．高高的，黃頭髮，是不是這樣？留了個小鬍子，人粗粗的，鷹勾鼻子．．．是不是來過？」

「您不舒服嗎，東奧古斯多？」

「是不是我作夢了．．．？」

「要不是，就是我們兩個人都作夢了．．．」

「不，兩個人同時作一樣的夢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一個人，就證明不是夢了．．．」

「是的，您放心，是的！您說的那個青年人，是來過了。」

「他出去的時候說了些什麼話？」

「他出去的時候沒跟我說話．．．我也沒看見他．．．」

「你知道他是誰呀，麗杜雲娜？」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誰。曾經是．．．」

「好了，夠了。現在又是誰的男朋友啊？」

「我可不知道那麼多了。」

「你們女人家，別人沒教過的事，你們都知道．．．」

「是啊，別人要教我們的事，反而學不會。」

「好了，你說真話，麗杜雲娜，你不知道那個傢伙．．．現在跟誰在一起？」

「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出來。」

「爲什麼？」

「因爲您正在說呀。」

「好了，你去叫多明哥來。」

「幹麼？」

「我要知道我不是還在作夢，你是不是真的麗杜雲娜，他的太太，以及
• • •」

「或者多明哥也在作夢呢？我想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什麼辦法？」

「叫奧菲娥來。」

「你說得有理；牠可不作夢啊！」

不一會兒，麗杜雲娜剛出去，狗就進來了。

《你過來，奧菲娥。》主子對牠說，《過來！可憐的小東西！你跟我住不了多久了！她不要你住在家裡。我能把你趕到哪兒去呢？你要我怎麼待你？沒有我，你又怎麼辦？你會死的，我知道！只有一隻狗看不見主人的時候就會死的。我不只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父親、你的上帝！她不要你在家；她要把你從我的身邊趕走！難道你，忠實的象徵，在家裡妨礙她了嗎？誰知道•••！也許一隻狗，雖然不說話，卻能探索到同牠住在一起的人心裡最隱密的念頭•••我必須要結婚，我不得不結婚•••否則，我永遠也不會脫離這場夢境！我一定要醒過來的。》

《你爲什麼要這樣看著我，奧菲娥？你好像在哭而無淚•••！是不是有什麼話要同我講？我看你在受著不能說話的痛苦。以前我總認爲你不會作夢！你真地在夢著我，奧菲娥！爲什麼我們人是人，就是因爲有狗、有貓、有馬、有牛、有羊、有各種動物，尤其是家畜的分別呢？難道說，如果沒有家畜來卸除人類的獸性，人類是否能達到他們的人性呢？難道說，如果人類沒有馴服馬，人類的這一半是否會揹負著那一半？是啊，人類的文明全是靠著你們。也靠著女人。然而，難道女人，不也是另一種家畜？如果沒有女人，人也是人嗎？啊！奧菲娥，趕走你的不是家裡

的人！》

他用力緊抱著牠，狗真地像在哭，舔著他的鬍子。

第二十九章

婚禮的一切都準備就緒。奧古斯多主張一切從簡，他的未婚妻，卻要大肆鋪張、炫耀。

婚期慢慢地接近了，男的要取得一點兒小小的自由與親近，而歐赫妮亞卻保守得更加嚴密。

「不久我們就要變成一體了，歐赫妮亞！」

「因此我們更應該彼此尊重。」

「尊重．．．尊重．．．尊重是排除親密的。」

「那是你的想法．．．總歸你是一個男人！」

奧古斯多發覺到她有點兒奇怪，有點兒勉強。有幾次覺得她像逃避他的視線。他想起了他的母親，他可憐的母親，一直希望她的兒子能夠好好的結婚。現在，與歐赫妮亞的婚期將近了，他反而爲了毛利修說的要帶走若撒柳的事而煩心。他心裡起了嫉妒，一種狂烈的嫉妒，爲了失掉一個機會而感到傷心，爲了在那小丫頭面前丟人。《現在他們倆在笑我了，》他心裡想，《那傢伙更雙倍地笑我，因爲他把歐赫妮亞丟給了我，又把若撒柳帶走了。》有幾次他都想毀掉這婚約而去找若撒柳，從毛利修那兒把她搶回來。

「那個小丫頭，若撒柳，現在怎麼樣？」在婚期的前幾天歐赫妮亞問他。

「你爲什麼現在要提起她的事呢？」

「啊！你要不想她，就算了！」

「不．．．不．．．假如．．．」

「是啊，因爲有一次她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你沒有再知道她的事啊？」她用一種穿透的眼光看著他。

「沒有，我沒有再知道她的事了。」

「現在又有誰在追她，誰又追到了她啊……？」說著就撇開看奧古斯多的眼光，抬頭看著空間。

奧古斯多的腦筋裡亂七八糟，昇起了不良的預感。《這傢伙似乎知道點兒什麼》，心裡想，然後又高聲地問道：

「難道你知道點兒什麼事嗎？」

「我？」她眼睛又看著他，裝作無關痛癢地答道。

在他們兩人之間飄忽著一種神秘的陰影。

「你大概忘記了她吧……」

「你怎麼一定要堅持談她的事……小姑娘？」

「我怎麼知道！……因為，講到別的事，一個人所追求的女人被別人搶走了，他會怎麼樣？」

奧古斯多一聽這話，熱血一直衝擊他的腦袋。他真想走，立刻去找若撒柳去，先獲得她，然後帶她到歐赫妮亞的面前來對她說：《她在這兒呢，是我的而不是……你毛利修的！》

只差三天就是婚期了。奧古斯多離開他未婚妻的家時沉默地思索著。那一夜都沒睡好。

第二天早晨，幾乎還沒醒，麗杜雲娜進到他房間裡來。

「少爺，這兒有一封信是給您的；是剛才送來的。我想是歐赫妮亞小姐的吧……」

「信？是她的？是她的信？放在那兒，你出去吧！」

麗杜雲娜出去了。奧古斯多開始顫抖。一種奇異的不安侵襲著他的心。他想起了若撒柳，後來又想起了毛利修。但不願打開信。帶著恐懼的心看看信封。他起床，漱洗，穿衣，叫了早點，然後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不，我不要在這兒看》，他自己說。出了門，走到離家最近的教堂裡去，到了那兒，在一群正在望彌撒的信徒之間，打開信。《在這兒必須自制點兒，》他說，《因為我不知道我的心裡會有什麼樣

的反應。》信上寫道：

《可敬的奧古斯多：你看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與毛利修，謝謝你的善心，走上他就任的旅途，而我也可享受我房產的利息，加上他的薪金，我們就可以無憂無慮地過著共同的生活。我並不請你原諒我，因為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想你一定相信，我既不能給你幸福，而你更不能使我快樂。等你的一時之氣過去之後，我再寫信來向你解釋，為什麼我此時要採取這種行動的原因。毛利修本想在我們舉行婚禮的當天，離開教堂之後，與我一起逃婚；由於他的計畫過於複雜，而我又認為是一種無用的殘酷，因此作罷。以前我曾經跟你說過，我想我們還能保持友誼。

你的朋友

歐赫妮亞·多明哥·德·拉爾柯

又及：若撒柳並沒有同我們一起來。留給你讓她去安慰你。》

奧古斯多一下倒在凳子上，意志全消。過不一會兒，跪下來開始祈禱。

他走出教堂的時候，似乎平靜得多，那是一種可怕的暴風雨前夕的寧靜。他走到歐赫妮亞的家裡去，看見她可憐的姑父母喪魂失魄的樣子。姪女給他們留下了一封信，說明她的決心，一夜也沒有歸來。是奧古斯多與她最後一次談話之後的不久，一對情人在黃昏的時候乘火車遠走高飛去了。

「現在我們怎麼辦？」東孃歐梅玲姐說。

「還有什麼好辦的，夫人，只有忍耐！」奧古斯多回答道。

「這真無恥！」東費爾明說，「這種事絕不能沒有懲戒！」

「東費爾明，您，您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徒……？」

「這有什麼連帶關係？這種事不是這樣做的。不能這樣欺騙一個人！」

「對那個傢伙可沒騙啊！」奧古斯多冷冷地說，說過之後，想起那種冷酷，自己都感到害怕。

「會騙他的……一定會騙他的……您別懷疑！」

奧古斯多想到歐赫妮亞結果一定會騙毛利修，心中發出一種惡魔似的快感。《再騙不到我了》，他低聲地說，連自己也聽不見。

「好了，兩位，在您姪女這方面，我感到真遺憾，可是，我也該告辭了。」

「您會了解的，東奧古斯多，我們也……」東孃歐梅玲姐開始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這樣的談話實在無法繼續。說了幾句之後，奧古斯多也就走了。

他對自己，以及對發生的事件，更好說，對未發生的事件，而感到害怕。他受到這極大的嘲弄所表現的那種冷靜，至少表面的冷靜，甚至於連他自己的存在也懷疑起來了。《如果我是一個人，跟別人一樣，有心腸的人；》他自言自語道，《即或是一個人，是一個真人，我又怎麼能這樣平心靜氣地接受這種事實呢？》他心不在焉地拍拍自己的身體，掐掐身上的肉，看看可有感覺。

忽然覺得有人在扯他的腿。是奧菲娥出在迎接他，來安慰他。他一見到奧菲娥就像感到，一個奇怪的東西！一種極大的高興，抱起牠來，對牠說：《你高興吧！我的奧菲娥，你高興吧！我們倆都高興！再不趕走你了；你再也不要離開我了；誰也不能分開我們了！我們要同生共死。這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管他馬有多大，福有多小，或馬有多小，福有多大，都可以。你啊，你是忠實的！我的奧菲娥，你才是忠實的！我明知有一天你會找你的母狗去，但你並不因此而逃家，也並不因此而拋棄我；你，你才是忠實的。你看，我永遠也不要讓你走，我去給你找一個母狗到家裡來，是啊，我去給你找一個母狗來。現在，你出來迎接我，是爲了安慰我的痛苦，還是，你以爲我去看你的母狗來的？總而言之，你是忠實的，你，誰也不會趕你走，誰也不會將我們分離了。》

他走進家裡來，單獨的，在家裡才又看見他靈魂中寧靜的暴風雨。一種混雜的情緒侵襲著他，裡面有悲傷、苦澀的悲傷、嫉妒、忿怒、恐怖、仇恨、同情、輕視，尤其是羞愧，極大的羞愧，以及剩下可怕的丟人感。

「真要我的命囉！」麗杜雲娜說。

「誰呀？」

「她嘛。」

他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在歐赫妮亞同毛利修的影像中混雜著若撒柳的影子，也在譏笑他。他想起了他的母親。倒在床上，咬著枕頭，說不出任何具體的話，連獨白也嘶啞，感到靈魂也麻木了，放聲大哭。一等地哭、哭啊、哭。在他寂靜的哭聲中思想也被溶化了。

第三十章

維克多看見奧古斯多沉溺在牆角的一個沙發中，眼睛直瞪著地下的底層。

「是怎麼回事嘛？」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問他。

「你還問我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嗎？」

「是的，我知道你外表上發生了什麼事，我是說，她幹了些什麼事；我所不知道的是，你內心的事，也就是說，為什麼你變成了這個樣子……」

「好像不可能的嘛！」

「你走了一個愛，比如說甲；你不是還有乙，還有丙，還有丁，甚至於還有其他任何的壬、癸嗎？」

「我想，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吧。」

「正好相反，這才是開玩笑的時候。」

「並不是愛情使我痛苦；是愚弄、愚弄、愚弄啊！他們愚弄了我，他們侮辱了我，他們教我丟人；他們要我表現出……我知道是什麼？……我並不存在。」

「這多幸福！」

「你別開玩笑了，維克多。」

「為什麼不開玩笑呢？你呀，親愛的試驗家，你要拿她當青蛙來作試驗，反而被她把你當成了青蛙。那你就跳進泥塘裡去打滾，哇哇地叫，活下去呀！」

「請你別再……」

「別再跟你開玩笑，是嗎？我還是要開。這種機會就是拿來開玩笑的。」

「那是有害的。」

「必須破壞。必須混亂。尤其是混亂。要混亂一切。將夢與清醒混亂，虛構與

真實混亂，真的與假的混亂；把所有的一切都混亂成獨一的霧。無害而混亂的玩笑一點用也沒有。小孩子在悲劇裡笑；老年人在喜劇裡哭。你要拿她當青蛙來試驗，她使你成了青蛙；你接受吧，你就把你自己當成一隻青蛙。

「你這是什麼意思？」

「拿你自己試驗嘛。」

「是的，我要自殺。」

「我也不置可否。跟任何的解決方法都一樣，但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麼，叫我去找他們，殺死他們嗎？」

「爲了殺人而殺人，是最笨的了。最多也不過消除仇恨，只是傷害了自己的靈魂而已。不止一個懷恨的人，一旦解除了他的仇恨，就治好了他的恨心，反而可憐他的犧牲者，甚至於還愛他呢。壞的行爲是出於壞的思想。是法律致人犯罪的。」

「那我怎麼辦？」

「我想你大概也聽說過，這世界上只有吃人與被人吃……」

「是啊，作弄人或是被人作弄。」

「不是這樣；還有一個第三種方式，就是吃自己，作弄自己。你吃你自己吧！吃人的人享樂，但願他不能不想到他的享樂總有完結的一天，因此而成了悲觀主意者；被吃的人受苦，他也知道總有一天他的苦難會結束的，因此而是一個樂觀者。你吃你自己，你吃的享樂與你被吃的痛苦混亂而中和起來，那你的精神就能達到絕對公平與冷靜的境地。而你就變成了你自己純粹的觀賞家了。」

「你，是你，維克多，你反而來跟我說出這種話嗎？」

「是啊，是我，奧古斯多，就是我！」

「你以前的思想並不是這麼有……破壞性。」

「因爲那時候我還沒有做父親哪。」

「做了父親就．．．」

「只有瘋子或者蠢人才做父親，做了父親就能使人提醒人類最可怕的感受：那就是責任感！將人類永恆的遺產交給兒子。想到父性的神秘，真能教人發神經病的。大部份的父親都沒有發神經病，那是因為他們都是呆子．．．再不然就不是父親。你大可高興一下，奧古斯多，你逃掉的人也許使你避免做父親。我曾經叫你結婚，但並沒有叫你做父親啊。婚姻就是一個．．．心理測驗；而父性卻是一種．．．病態。」

「我已經做父親了，維克多！」

「怎麼？誰讓你做父親的？」

「是啊，是我自己使我做父親的！這麼說，我想我真地出世了。來受罪，來死亡的。」

「是的，第二次出生才是真的，出世就是不斷的死亡在圍繞著我們所得到的痛苦，因為我們一直在死亡。你做了你自己的父親，那你也就做了你自己的兒子。」

「真是不可思議，維克多，幾乎不可能，在我發生過這件事之後，在她作弄我之後，我還能平心靜氣地聽你的這些妙語、這些觀念的遊戲、這些死亡的笑話、甚至於還有更壞．．．」

「什麼？」

「讓我開開心。我只有跟我自己忿怒！」

「是喜劇啊，奧古斯多，是我們自己表演給我們自己看的喜劇，這叫作內心的劇場、天良的舞臺，同時是小丑，也是觀眾。在痛苦的一幕裡，我們就是痛苦，忽然我們又想笑，似乎並不調和。越看越想笑。這就是喜劇，痛苦的喜劇！」

「如果痛苦的喜劇使人自殺呢？」

「那是自殺的喜劇！」

「難道說真地會死嗎？」

「也是喜劇！」

「那什麼是真實，真真實實的，有感性的呢？」

「誰告訴你喜劇不是真實的，真真實實的，有感性的？」

「那麼？」

「大家都是一個，同一個；必須要混亂，奧古斯多，必須要混亂才行。不混亂的人才混蛋呢。」

「混亂的人也混蛋。」

「也許。」

「那麼？」

「這就是，聊天、談心，拿語言和文字來遊戲一番……消遣消遣，開開心而已！」

「他們才真地在開心呢！」

「你也在開心！你從來都沒有見過你自己的眼睛比現在還有趣嗎？如果一個人的肢體不痛，他怎麼知道有呢？」

「好了，好了，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你說的做、做、所謂的做！罷！你認為你是一個悲劇或小說裡的一個角色！只要我們能是……『胡說』裡的一個角色就算好了！所謂做……做……做……！你以為我們倆這樣談話還做得不夠嗎？這都是行動狂，我是說，都是動作在作祟。有人說，在一部戲劇裡，演員們作出許多表情，會走台步，裝作決鬥，蹦蹦跳跳的，這部戲就情節豐富……其實都是動作、動作！又有人說，對白太多！都認為說話並不是行動。元始太初先有語言，由語言才有一切。比方說，現在有哪位……『胡說家』躲在那個衣櫃的後面，把我們在這兒所說的話都速記下去，然後發表，讀者們很容易說這兒沒什麼事，然而……」

「啊！如果能看到我心裡，維克多，那一定就不會這麼說了！」

「心裡？誰的心裡？你的心裡，還是我的心裡？我們沒有心。他們如果不說這

兒沒事，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心裡，他們的心裡，讀者的心裡。劇本裡、小說裡、或者『胡說』裡的一個人物的靈魂是沒有心裡的，叫他怎樣就怎樣……」

「是的，是他的作者。」

「不是的，是讀者。」

「可是，維克多，我可以向你確定……」

「別確定什麼，你吃你自己吧。這是一定的。」

「我吃我自己，我吃我自己。維克多，我開始的時候像個影子，像個虛構的人物；多年以來都像一個陰魂似地飄忽不定，像一個霧中的玩偶，不相信我自己的存在，我幻想著我是一個隱密的神仙，爲了要自求安慰，爲了舒暢自己的胸懷，發明了我這樣的一個神奇人物；但是現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他們欺騙我之後，嘲弄我之後，我現在卻感到，我自己也摸到，現在我毫不懷疑我自己的存在了！」

「戲劇！戲劇！戲劇！」

「怎麼呢？」

「是啊，在戲劇裡演國王的人真地自以爲王。」

「這麼說，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叫你開開心。而且，像我剛才跟你說的，如果有位隱藏的『胡說家』聽見我們的談話而作成筆記將它發表，甚至於『胡說』的讀者，說不定忽然懷疑起他自己的真實，而同時還自以爲是個『胡說』中的人物，跟我們一樣呢。」

「這又爲什麼？」

「爲了要得到超度啊。」

「是的，我聽人說過藝術的解放力就是使人忘記自己的存在。有人沉溺在小說中爲的是忘我，忘記自己的痛苦……」

「不是的，藝術最大的解放力是使人懷疑自己的存在。」

「存在又是什麼呢？」

「你看？你慢慢地在好了；你已經開始在吃你自己了。你的這句問話就足以證明。如漢姆雷特說的 *To be or not to be...*！莎士比亞也是人虛構的。」

「對我來說，維克多，這個『是與不是』，或者『存在與不存在』我一直都認為是一句空話。」

「話，越深越空洞。沒有比無底的井更深的了。你認為哪個是真的呢？」

「那麼．．．那麼．．．迪卡爾說：『我思故我在』。」

「不對，是：甲等於甲。」

「那什麼也不是啊！」

「與這同理，最真實的，也是什麼都不是！你以為迪卡爾的那種空洞是不可置疑的嗎？」

「當然囉．．．！」

「那麼，好，迪卡爾說沒說那句話？」

「是他說的。」

「不是真的。由於迪卡爾不過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是歷史的虛構，因為．．．他既未思．．．也未存在！」

「那麼是誰說的呢？」

「誰都沒說；是自己存在的。」

「那麼，是思想自己思，自己在嗎？」

「當然！你想想看，那句話等於說，存在的就能思，不能思的就不存在．．．」

「那是當然囉！」

「那你就別想了，奧古斯多，別想了。如果你一定要思想的話……」

「什麼？」

「你吃你自己吧！」

「也就是說，我自殺嗎？」

「這可不與我相干。再見了！」

維克多走了，留下奧古斯多昏迷地糊塗在他的思考中。

第三十一章

奧古斯多靈魂中的那陣風暴，像可怕的寧靜樣地達到了自殺的決定。他要結束自己，因為他就是自己不幸的根源。但在他實行他的計畫之前，就像一個海難者抓住一塊微弱的木板似地來找我，也就是這篇故事的作者商量。奧古斯多曾經讀過我的一篇關於自殺以及其他的文章，因此在他離開這世界之前，不能不來認識我，跟我談談。於是他就來到我這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撒拉曼加。

我接到他來的通報時，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叫他們引進他到我的書齋裡來。他像幽靈似地進來，看看書架上我的一幅畫像，我伸手叫他坐在我的對面。

開始時他跟我談了一些有關我的多多少少帶有哲學意味的文章，表示他對我的作品有相當的認識，當然，不免有點兒恭維我的樣子，然後，就開始敘述他的生活與不幸的遭遇。我打斷他，告訴他，關於他的一切，我知道得跟他一樣地清楚，我就將他最隱密的細關小節說給他聽。他眼裡帶了恐怖，似乎在看著一個難以相信的人物；我發覺到他的面色與表情都在不斷地變幻，甚至於有一點兒發抖。我看他有點兒迷糊的樣子。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他重複地說，「要不是我親眼見到，真難以相信……我不知道我是醒的還是在作夢……」

「既不是醒的，也不是在作夢。」我回答說。

「我不懂……我真不懂，」他又說，「似乎您知道我的事情跟我自己一樣，難道說，您能看透我的心理……」

「是的，你，」我對他說，特別在『你』字上加重語氣，帶點兒權威性的語調，「你，被你的不幸所困擾，起了一種惡性的自殺念頭，在你自殺之前，由於你看過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你來跟我商量。」

可憐的人，像水銀似地抖個不停，又像著魔樣地看著我。他想站起來，也許是想逃開我；但他無能為力。沒有力量站起來。

「你別動！」我命令他。

「因為……因為……」他口齒不清地說。

「因為你即或願意也不能自殺。」

「怎麼呢？」他看我那斬釘截鐵的態度，不知所措。

「是的。一個人要自殺，他的先決條件是什麼？」我問他。

「要有勇氣。」他回答我。

「不是的，」我說，「必須是活的！」

「當然囉！」

「但你不是活的！」

「我怎麼不是活的？難道說我已經死了嗎？」他不知不覺地拍拍自己。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反駁他說，「剛才我告訴你說，你既不是醒的也不是睡著的，現在我告訴你，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

「請您說明白點，我的天哪！一次說明吧！」他垂頭喪氣地求我，「因為今天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事情，真要令我發瘋了。」

「那好；其實，親愛的奧古斯多，」我用我最溫柔的聲調對他說，「你不能自殺，因為你不是活的，你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因為你並不存在……」

「我怎麼不存在呢？」他問。

「是的，你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可憐的奧古斯多，你不過只是我幻想中，以及我的讀者的幻想中的一個產物，你幸運與苦惱的故事都是我寫的；你是一個小說，或『胡說』中的人物，隨便你怎麼叫都可以。你現在已經知道你自己的秘密了。」

可憐的人聽了我的話之後對我看看，帶著那種尖銳的眼光，像透過他自己的視線，然後又看看我的油畫像放在我書架的正中，他的面色與呼吸都恢復正常了，已能自主一切，將兩肘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兩隻手掌撐著臉，眼裡帶著微笑地看著我，慢條斯理地對我說：

「您看啊，東米額……您不會弄錯吧，事實上，您自信的，與您告訴我的恰恰相反啊。」

「什麼相反呢？」我有點兒驚慌地問他，看他已經恢復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親愛的東米額，」他說，「虛構的人物是您，而不會是我吧，實際上是您，並不存在，不死不活．．．您不過只是我的故事能以傳播世界的一個藉口啊．．．」

「就差這點兒了。」我感到有點兒不安地說。

「您別這樣生氣，鄔納姆諾先生，」他反駁我，「鎮定點兒。您懷疑我的存在．．．」

「不是懷疑，」我打斷他的話，「我有絕對的把握，你離開我的小說，是不存在的。」

「好啊，您別爲了我懷疑您的存在，而不懷疑我自己的存在，而感到這麼不安。我們來算算帳：是不是您，不止一次地說過，東吉訶德與桑爵比塞爾萬德斯還真實嗎？」

「我並不否認，但是我說這些話的意思是．．．」

「好了，不管您的意思是什麼，還有別的呢。一個人在床上睡著不動的時候，常常作夢，到底是他，作夢人的本性，還是他作的夢是真的呢？」

「如果作夢者夢見他自己是存在的，存在的是作夢者？」

「這樣說，東米額，我反問您，他是怎樣地存在呢？是作夢者，還是夢中的他？您看，而且，您既然接受與我辯論，那您就自動地承認我的存在了。」

「不是，不是！」我激烈地反駁他，「我需要辯論，沒有辯論和我反駁的人，我就活不下去，沒有人跟我辯的時候，我在我的心裡虛構出一個人來跟我辯。我的獨白都是對話。」

「那您作出的對話也就是獨白了．．．」

「可能。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再三番兩次地告訴你，在我之外，你是不存在的．．．」

「我也再向您堅持我的意思，在我之外，在所有的那些您所虛構的人物之外，

您是不存在的。我相信東阿維陀·加拉斯加同偉大的東富恆修……都同意我的意見。」

「別提那傢伙了……」

「好，夠了，別嘲弄他了。您對我的自殺到底有什麼意見？」

「我的意見是，你只存在於我的幻想中，我高興要你怎樣你就怎樣，我既然不高興要你自殺，你就不會自殺。說話算話！」

「這種我高興怎樣就怎樣，鄔納姆諾先生，是非常西班牙調調兒，真不像話。而且，設若您的理論是真的，我不存在，是您存在的話，而我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是您小說或『胡說』幻想中的產品，即使是這樣，我也不能讓您高興怎樣就怎樣。虛構的人物也有他們自己內在的邏輯啊……」

「對了，這個調調兒我也聽說過。」

「當然；一個小說的作者，一個劇作家，絕對不能拿他創造的人物任意擺佈；小說裡一個虛構的人物，根據藝術的規律，絕對不能做出讀者所沒有期待他做的事……」

「小說兒裡的人物也許……」

「那麼？」

「『胡說』裡的人物……」

「算了，別再開這種玩笑了，您侮辱我，使我痛心。我，根據我的想法，是由我自己，根據您的假定，是您的賜予，我有我的個性，我的自我，我內在的邏輯，而這種邏輯教我要自殺……」

「你以為是這樣，那你就錯了。」

「我們看看，為什麼我錯了？我錯在哪兒？您指出我的錯在什麼地方。最難的學問就是認識自己，我可能有錯，自殺也許不是一個解決我的不幸最合理的辦法，但您必須要指出來。東米額，如果說認識自己是一門最難的學問，還有一門學問更難……」

「是什麼呢？」我問。

他帶著一種神秘而狡猾的微笑，然後慢條斯理說：

「比認識自己更難的，是一個小說家，或一個劇作家，怎樣認清他捏造的人物，或信以為杜撰的角色……」

我對奧古斯多的狡辯開始感到有點兒不安，而失掉了耐性。

「我再堅持一遍，」他說，「即或我承認我這虛構的人物是您的賜予，那您也不能就這樣毫無理由地阻止我自殺。」

「好，夠了！夠了！」說著我在沙發上擊了一拳，「你別講了！我不要再聽你無理的狡辯……！而且是我捏造的人物！我已經夠了，我也不知道拿你怎麼辦，我現在就決定，不但你不能自殺，而由我來殺死你。那麼，不久你就要死了！很快就要死了！」

「怎麼？」奧古斯多驚慌失措地說道，「您讓我死？您要我死？您要殺死我？」

「是的，我要置你於死地！」

「啊，這可不行！不行！不行！」他叫了。

「啊，」我帶著憐憫而憤怒的心情看著他說，「你本想自殺，而不要我來殺死你？你自己要去掉你的生命，卻不要我來執行？」

「是啊，那可不一樣啊……」

「誠然是這樣，我聽說有個類似的情形。有一次，一個人帶了手槍半夜裡出去自殺，半路上出來幾個強盜攻擊他，要搶他，他拿出手槍自衛，殺死了其中的一個，其餘的都逃了，他看見他拿別人的生命換了自己的一條，因此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這是可以了解的，」奧古斯多說；「問題是殺人，殺一個人，他既然殺死了一個人，為什麼再殺自己呢？大部分的自殺者都是殺人犯的失敗者；因為沒有勇氣殺人，只好殺自己了……」

「啊，我懂了，奧古斯多，我懂你的話！你是說如果你有勇氣殺死歐赫妮亞，

或毛利修，或他們兩個，你就不會自殺了，是不是？」

「您看，那倒不見得．．．不是這樣！」

「那殺誰呢？」

「殺您！」他說了直看著我的兩眼。

「怎麼？」我站起身來，「怎麼？你的腦筋裡居然想殺死我？是你？而且要殺死我？」

「坐下來，鎮靜點兒。東米額，難道您以為這是天下第一次，一個如您所說的，虛構的人竟殺死他的創造者嗎？」

「這未免太言過其實了！」我在書房裡一面散步一面說，「太過分了一點兒！這只有．．．」

「只有在『胡說』裡才能發生的，」他狡猾地說。

「好，夠了！夠了！夠了！這可無法忍受！你來跟我商量，是你，來找我！你先懷疑我自己的存在，然後又辯論我是否有權高興怎麼處置你就怎麼處置你，是啊，我是這麼說的，我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

「您別那麼西班牙化了，東米額．．．」

「還不止這個呢，蠢貨！是的，我是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出生，受教育，我的身體，我的靈魂，我的語言，甚至於我的職業都是西班牙的；一切都是西班牙的，西班牙主義是我的宗教，我所願意相信的天堂是一個永恆的西班牙天國，我的上帝是西班牙上帝，我主東吉訶德，一個用西班牙語思想，說西班牙話：有光！他的語言就是西班牙語．．．」

「好，那又怎麼樣？」他打斷了我的話，使我又回到現實裡來。

「後來你又有殺我的念頭。殺我？殺我？你？死在一個我所創造的人物的手裡！我再也無法容忍了。爲了懲治你的大膽，你的那些有破壞性、狂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你帶來的這些謬論，我一定要判你的死刑。等你一回到家，就死。我告訴你，你快要死了。」

「但是，我的天哪！」奧古斯多面色蒼白，怕得發抖地求著我。

「求天也不行。你一定要死！」

「可是我要活啊，東米額，我要活，我要活……」

「你不是想自殺嗎？」

「啊，如果是爲了這個，我向您發誓，鄔納姆諾先生，我不要自殺了，我再也不要殺死我這條上帝或您所給我的生命了；我向您發誓……您現在要殺死我，我可要活，要活，要活……」

「看你的這條命！」

「是的，無論什麼樣的生命。我要活，即或再被人嘲弄，再來一個歐赫妮亞，一個毛利修，撕破我的心都不要緊。我要活，要活，要活……」

「這已經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我要活，要活……我要是我，是我，我……」

「但你是隨了我的意志的……」

「我要是我，是我！我要活！」他帶著哭聲說。

「不可能……不可能……」

「您看，東米額，看在您孩子的份上，看在您夫人的面上，看在您最愛的份上……您看，不會是您不是您……您也要死的。」

他跪下來，伏在我的腳前，求著我說：

「東米額，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要活，我，要是我！」

「不可能嘛，可憐的奧古斯多，」我拉了他的一隻手扶他起來，「不可能！我早已寫好了，不能更改；你不能再活下去了。我已經不知拿你如何是好。上帝，不知拿我們怎麼辦的時候，就殺死我們。我也不會忘記你想殺死我的念頭……」

「可是我，東米額．．．」

「沒關係；我知道怎麼辦。實際上，我不趕快殺你，我怕你結果會殺死我的。」

「我們不是說好．．．」

「不可能，奧古斯多，不可能。你的大限已到。我已經寫好，再也不能回頭了。你要死的。你的生命已經夠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

「上帝也不行。你走吧！」

「不行，唉？」他說，「您說不行？您不讓我是我，不讓我走出霧裡，讓我活，活，活，讓我看看我，聽聽我，摸摸我，感覺到我，讓我痛，讓我是我自己：您不願意？我這麼一個虛構的人就該死嗎？那麼我的創造者東米額，您也要死的，您也會死，回到您來的虛無中．．．！上帝也不再夢見您了！您即或不願意，也要死的，您也要死的；您要死，所有看我這故事的讀音們，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一個都不會活的！都像我這虛構的人物；都像我！都要死，大家都要死的。我，奧古斯多·貝瑞思，像你們一樣，虛構的人物，『胡說』裡的人物，我告訴你們。至於您，我的創造者，我的東米額，您也不過只是一個『胡說』裡的人物，它的讀者也是『胡說』中的人物，跟我，跟我奧古斯多·貝瑞思，您的犧牲者一樣．．．」

「犧牲者？」我問。

「是的，犧牲者！創造我又叫我死！您也會死在！創造者消遣，消遣者死亡。您會死的，東米額，您會死的，凡想我的人也都會死的！那就死吧！」

這種超越激情的奮鬥，是爲了生存，爲了永生的渴求，使可憐的奧古斯多精疲力盡。

我推他到門口去，他垂頭喪氣地走了。然後又試試看，似乎在懷疑他自己的存在。我也摸去了一點同情的淚水。

第三十二章

就在那天夜晚，奧古斯多離開了來看我的撒拉曼加。心裡帶著已經宣判了的死刑，並且決定，即或自殺也無用了。可憐的人，想起了我的死刑，盡量地延長他回家的時間，但是又有一種神秘的引誘，一種內在的衝動又催他回家。他的旅程實在受罪。坐在火車上不斷地計算時間，真是一分一秒地數著：一、二、三、四……他一生所有的不幸，他與歐赫妮亞及若撒柳的愛情，像一場悲慘的夢幻，他婚姻的失敗像一齣悲喜劇的史例，這一切都在他的記憶中塗抹掉，更像是濃霧似地混成一團。他幾乎連接觸的座位，甚至於他自己的重量也感覺不到。《難道說我真地不存在嗎？》他想，《真像這傢伙告訴我的，我不過只是他幻想中的產品，一個純虛構的人物嗎？》

這些年來，他的生命真是慘不忍睹，痛苦異常，但想起了這不過只是一場夢，是我的夢，而不是他的夢時，他更加悲傷，更加痛苦了。虛無對他比痛苦更可怕。一個人作夢是活的……還說得過去，但屬於別人的夢……！

《爲什麼我不存在？》他自言自語地道，《爲什麼？假如他說的是真的，我是他杜撰的，是他夢幻的，我是他幻想中的產物；那麼，我不是已經活在那些讀者的心中了嗎？如果我是活在多數人的幻想裡，那不是比活在一個人的心裡更真實嗎？爲什麼我虛構的生命記錄在書頁裡，更好說是活在讀者的腦筋裡，是你們，現在正在讀我的讀者們，我就不能是一個永恆，一個永遠痛苦的靈魂呢？爲什麼？》

可憐的人無法休息。加斯地亞的荒原、一會兒橡樹林、一會兒又是松樹林，都在他的眼前晃過；他看著遠山的雪頂，他生命的伴侶一個個地像包圍著霧氣拋向他的腦後，他感到被拖向死亡。

他到了家，敲門，麗杜雲娜出來開門，一見到他面色都發白了。

「是怎麼回事，麗杜雲娜，你害怕什麼？」

「耶穌！耶穌！少爺死氣沈沈，不像個活人……您的面色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我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麗杜雲娜，到另一個世界裡去。我是不死不活的。」

「難道您瘋了嗎？多明哥！多明哥！」

「別叫你丈夫來，麗杜雲娜。我並沒有發瘋，沒有！我也沒有死，告訴你，我很快就要死，我也活不下去了。」

「您說什麼話？」

「我不存在，麗杜雲娜，我是不存在的；我是像小說兒裡的人，一個虛構的人
．．．」

「罷！都是書上的事！吃點兒補品，睡一會兒，多蓋點兒被子，別再胡思亂想了．．．」

「可是，麗杜雲娜，你認為我存在嗎？」

「好了，好了，少爺，別信那些騙人的東西；吃個晚飯，上床睡一覺！明天就好了！」

《我思故我在，》奧古斯多自言自語地又說了：《凡是想的都是思想。對了，都是思想，因此我思想。》

忽然他一點兒胃口也沒有，也不想吃晚餐，但爲了習慣，爲了他的這些忠實的僕役的懇求，他只要了兩個煮蛋，清淡點兒。可是他一面吃一面又開了奇怪的胃口，他越吃越想吃。又要了兩個蛋，然後一塊牛排。

「對了，對了，」麗杜雲娜說，「多吃點兒；一定是虛弱了。不吃飯的人是要死的。」

「吃飯的人也會死，麗杜雲娜，」奧古斯多悲傷地回答。

「是的，但不是餓死的。」

「餓死的同生病死的不都是一樣嗎？」

然後又想：《不，不！我可不能死；只有活人，存在的人才死，我，既然不存在，我也不會死．．．我是不朽的！只有那些，跟我一樣，沒有出世，不存在的人，才是不朽的。一個虛構的人是一種意念，一種意念總是不朽的．．．》

「我是不朽的啊！我是不朽的！」奧古斯多叫道。

「您說什麼？」麗杜雲娜來了。

「現在給我拿．．．我知道拿什麼？．．．火腿來，香腸、鴨肝，有什麼拿什麼．．．我真想吃得很！」

「我真高興看見您這樣，少爺，這樣。吃啊，吃，有味口的人是健康的，健康的人是活的！」

「麗杜雲娜，我不是活的啊！」

「您說什麼話？」

「當然我不是活的。我們這些不朽的人，不是活的，我不是活的，我是死裡逃生的；我是意念！我是意念！」

他開始吃火腿。《我吃，怎麼我不是活的呢？『我吃故我在』！爲什麼我的胃口這麼好啊？》忽然想起他讀過好多次，說被判死刑的人，受刑前盡量地大吃而特吃。他想：《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的事．．．！還有瑞楠在他的『珠阿惹的女住持』（註 52）一書中講的倒可以了解．．．一對男女被判死刑，在死之前，有一種傳宗接代的需要來接替他們的生命，這還說得過去，可是，只是吃！．．．是啊，雖然是身體的自衛。靈魂，知道要死了，悲傷或興奮，但是身體，如果是一個健康的身體，那就盡量地吃。因爲身體也知道要死啊。是的，這是我的身體，我的身體也要自衛。我拼命地吃，然後我就要死了！》

「麗杜雲娜，拿乳酪和餅乾來．．．還有水果．．．」

「我覺得您吃得太多，少爺；太多。把肚子吃壞了！」

「你不是說，吃的人是活的嗎？」

「是啊，不是像您現在的這種吃法．．．少爺，您知道俗語說的『阿維瑟納治好的，沒有晚餐殺死的多』」。

「晚餐可殺不死我。」

「爲什麼？」

「我告訴你了，我不是活的，我不存在呀。」

麗杜雲娜去喊她的丈夫，對他說：

「多明哥，我想少爺發神經病了．．．說些奇奇怪怪的事．．．書上的事．．．什麼他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

「什麼事，少爺？」多明哥進來就問，「你有什麼事嗎？」

「啊！多明哥，」奧古斯多帶著幽靈似的聲調回答說，「我沒辦法停止；我害怕上床睡覺！．．．」

「那您就別睡好了。」

「不是，不是，我需要睡覺；可是我站不起來。」

「我想少爺，您該散散步，消化消化。您吃得太多。」

奧古斯多試著站起來。

「你看？多明哥，你看？我站不起來了。」

「當然，肚子裡裝滿了那麼多東西．．．」

「相反的，帶了重量站得穩些。因為我不存在。你看，現在還少呢，我吃飯的時候東西都像掉在無底的桶裡。麗杜雲娜說得有理，吃的人是活的，可是像我今天這麼絕望地吃，就是不存在的。我是不存在的．．．」

「好了，好了，別亂說了；您喝您的咖啡，您的酒，把吃的東西都沉住，我們再去散個步。我陪您去。」

「不行，我站不住，你看？」

「是真的。」

「你過來，我扶了你。我要你今天夜裡睡在我的房裡，給你鋪一床褥子，你給我守夜．．．」

「少爺，最好我今夜不睡了，就坐在沙發上．．．」

「不，不，我要你睡；我要感覺到你是睡著的，聽到你打鼾最好……」

「隨便您……」

「你看，現在給我拿張紙來，我要寫一份電報，要是我死的話，你就給我發出去……」

「少爺！……」

「你照我的話去做！」

多明哥聽話，拿了紙筆，奧古斯多寫道：

『撒拉曼加
鄔納姆諾。
您得勝了，我死了。』

奧古斯多·貝瑞思。』

「我一死，你就發出去，唉？」

「好，我照辦。」僕人回答了爲的不要再跟主人抬槓。

兩個人進了屋子。可憐的奧古斯多脫衣上床時，兩手發抖連衣服都拿不上手。

「來，你給我脫衣！」他對多明哥說。

「怎麼回事，少爺？您像見了鬼似的！像雪樣的白，像雪樣的冷。要我去叫醫生來嗎？」

「不要，不要，沒用。」

「把床熱一熱……」

「幹麼？算了！來給我脫衣，完全都脫光；像我母親生我的時候一樣，像我出世的時候一樣……如果我出世過的話！」

「別說這些話了，少爺！」

「現在扶我上床去，你扶我上床去，我不能動。」

可憐的多明哥害怕極了，將他可憐的主人扶到床上去。

「現在，多明哥，你輕輕地在我的耳朵裡念『天主經』、『聖母經』和『萬福經』。這樣．．．就這樣．．．慢慢地．．．慢慢地．．．」然後他自己跟著重複地默念，又說：「現在，把我的右手拿出來，一點感覺也沒有，就像失掉了一樣．．．幫我劃一個十字．．．這樣．．．這樣．．．這隻手差不多死了．．．你看有沒有脈搏．．．現在讓我看看可能睡一會兒．．．給我把毯子蓋起來，蓋好啊．．．」

「是啊，最好睡一覺，」多明哥一面給他蓋毯子，一面說道；「睡一覺就好了．．．」

「是的，睡一覺就好了．．．告訴我，我不是一直都在睡覺？一直在作夢嗎？這一切是不是一陣霧呢？」

「好了，好了，別管這些事了。這些，像麗杜雲娜說的，都是書本上的事。」

「書本上的事．．．書本上的事．．．什麼不都是書本上的事呢，多明哥？難道說，在有任何形式的書本之前，在有講故事，在有語言，在有思想之前，還有什麼呢？在思想枯竭之後，還有什麼呢？書本上的事！誰又不是書本上的事？你認識東米額·德·鄔納姆諾嗎？多明哥？」

「是的，我在報紙上讀過一點兒他的東西。別人說他是一個怪人，專門說真話，別人都不理他．．．」

「你認不認識他呢？」

「我？我為什麼要認識他？」

「鄔納姆諾也是書上的事．．．我們都是的．．．他會死的，是的，他會死的，他也會死，即或不願意．．．他也會死的！這就是我的報復。他不是要我死嗎？那他也會死，也會死，也會死的啊！」

「好了，這位先生隨他去吧，等上帝要他去的時候，他當然會死的，您還是睡

吧！」

「睡吧．．．睡吧．．．作夢吧．．．」

死亡．．．死亡．．．死亡．．．不也是作夢嗎．．．！

「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我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我的媽呀！歐赫妮亞．．．若撒柳．．．鄔納姆諾．．．」就睡著了。

不一會兒他突然坐起來，面色發紫，呼吸困難，兩眼發黑，驚駭不已，直看著黑暗的那面，叫著：《歐赫妮亞，歐赫妮亞！》多明哥立刻趕到他身邊來。見他頭向胸前一垂，死掉了。

醫生來的時候還以為有救，準備給他放血，塗芥末膏，但不久只好承認這悲慘的事實。

「是心臟．．．心臟衰竭所致。」醫生說。

「不是的，大夫，」多明哥說，「是吃壞了。他吃得太多，他不習慣吃那麼多，就好像．．．」

「是的，就好像他再也不能吃的樣子，是不是這樣？也許心臟預知了他的死亡。」

「我想，」麗杜雲娜說，「是腦筋的毛病。是的，飯是吃得很多，那是他不知道啊，而且又胡言亂語的．．．」

「什麼胡言亂語？」

「什麼他不存在囉，還有一些這一類的話．．．」

《胡言亂語？》大夫像咬了牙似地自言自語著，《誰知道存在不存在？他自己更不知道了．．．一個人，最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與否．．．只是為別人存在而已．．．》

然後大聲說道：

「心臟、胃、與腦筋三個部門都是同一個東西。」

「是的，都是身體的部份。」多明哥說。

「身體是一個完整的一體。」

「毫無疑問。」

「還不止您所相信的呢……」

「大夫，您知道我相信多少呢？」

「這也是真話，我看您並不笨。」

「我也不覺得我笨，大夫，我不懂爲什麼有人毫無根據，就以爲別人笨。」

「是啊，我剛才說，」醫生繼續說，「胃製造胃酸而成血，心臟用血灌溉腦筋和胃，叫它們工作，腦筋指使胃與心臟的活動。因此這位東奧古斯多是因爲這三件東西死的，綜合來說，都是一個身體。」

「我想，」麗杜雲娜參入說，「我們的這位少爺腦筋裡一直想死，當然囉！想死的人總會死的。」

「當然！」醫生說，「一個人不想死，即或在彌留時也不會死。只要心中一懷疑有死的可能，那就完了。」

「我們的少爺是自殺，是自殺死的。像他那樣地晚餐，他回家時的那個樣子，是自殺，只有自殺。結果他達到目的了！」

「大概有什麼痛苦……」

「大痛苦，很大的痛苦！都是女人的事！」

「啊，啊！好了，已經沒有辦法，只有準備出葬了。」多明哥泣不成聲。

(註 52) Joseph Ernest ~ME;Ren ~MC; (1823-1892)，法國史學家兼哲學家，他的著作『Abadesa de Jouarre』曾經列在天主教的『禁書』裡。

第三十三章

我收到可憐的奧古斯多死亡的電報，事後又知道他全部的情形時，我在想，那天下午他到我書齋裡來看我，並且與我商量他想自殺的企圖，我跟他說的那番話是不是對的。甚至於，我後悔不該殺死他。我也想到也許他有理，我應該讓他達到自殺的目的。我在想，是不是該給他復活才好。

《是啊，》我自己說，《我該給他復活，隨他怎麼做都好，要是他願意，自殺又未嘗不可。》我想著，想著給他復活的主意，我就睡著了。

我剛睡著不久，奧古斯多就出現在我的夢中。他全白，像天上雲樣的白，他的四周就像圍繞著落日的餘暉。他狠狠地看著我對我說：

「我又來了！」

「來幹麼？」我問。

「來向您告別，東米額，來向您告別直到永遠，並且來命令您，不是求您，是命令您寫我生平的『胡說』……」

「我早就寫好了！」

「我知道，一切都寫好了。我也來告訴您，您想給我復活，然後再讓我自殺，簡直胡說八道，而且不可能……」

「不可能？」我對他說；當然這都是在夢中說的。

「是的，是不可能的！那天下午在您的辦公室裡，我們談的那番話，您記得吧？那時你是醒的，不像現在睡著的，在夢中，我告訴您說，根據您，我們這些虛構的人物，有我們自己的邏輯，而創造我們的人也不能隨心所欲，高興怎樣就怎樣，記得吧？」

「是的，我記得。」

「現在我敢說，雖然您是那麼西班牙人，您什麼也不想做，是不是，東米額？」

「是的，我什麼都不想做。」

「是的，睡著的人，作夢的人，什麼都不想做。您和您的同胞只是睡覺和作夢，作夢想做點兒什麼，其實什麼都不想做。」

「你應該謝謝我現在是睡著的，」我說，「要不然……」

「都是一樣。至於您想給我復活，我得告訴您，辦不到，即或您願意，即或夢中想做，也辦不到……」

「這是什麼話！」

「是啊，一個虛構的人，跟一個有血肉的人一樣，而不是像您說的，一個虛構有血肉的人，一個人可以隨便生殺；可是一旦殺死了他，您就不能，絕對不能！給他復活了。生一個有肉體，可以死亡，一個有血肉，可以呼吸空氣的人，是容易事，很容易的事，不幸地是太容易了……殺一個有肉體，可以死亡，一個有血肉，可以呼吸空氣的人，也是容易的事，很容易的事，不幸地是太容易了……可是，復活他？是不可能復活他的！」

「對了，」我向他說，「是不可能的！」

「都是一樣，」他回答說，「完全一樣，同一個您所稱呼的虛構的人也是一樣；很容易創造一個人，太容易了，同時要殺掉我們，也太容易了，但是要復活我們？沒有人真能復活一個真死了的虛構的人。您認為復活東吉訶德是可能的嗎？」他問我。

「不可能！」我回答說。

「其他虛構的人都是一理。」

「要是我再夢見你呢？」

「不可能作兩個同樣的夢。要是您再夢見我，而認為是我的話，其實是另一個人。現在，現在您是睡著的，在作夢，而且是您自己承認的，我是一個夢，我也承認，我現在再跟您說一遍，上次您聽了那麼生氣：您看，我親愛的東米額，您別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實際上並不存在，不死不活的……您別是我的故事，以及其他的故事裡的一個傳播到世界上去的工具。然後，等您死了，我們來頂替您的榮譽。您、您、您別生氣，您雖然是睡著的，在作夢，但您還是活的。現在，再見吧！」

他在黑霧中消失了。

然後我又夢見我死了，正在我夢見我呼吸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醒了，胸口上有一種壓迫感。

這就是奧古斯多·貝瑞思的故事。

祭文代跋

一般小說兒的收尾裡，在主角死後，或者結婚之後，都要將其他的角色作一個交代，這已經是一個約定成俗的習慣了。這兒我們不要再談歐赫妮亞同毛利修、若撒柳、麗杜雲娜同多明哥、東費爾明同東孃歐梅玲姐、維克多同他的太太，以及其他在奧古斯多周圍出現的人物；甚至於，也不講他們對奧古斯多奇怪的死亡所發生的感想。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對奧古斯多的死亡感傷最深，最真摯的要算他的小狗，奧菲娥。

奧菲娥，的確，變成了孤兒。牠跳上他床上的時候，已嗅出他主人死了，牠嗅出他主人的死亡，一層黑雲遮蓋了小狗的靈魂。牠知道有別的死亡的經驗，牠曾嗅過，也看過貓狗的死亡，老鼠的死亡，甚至於嗅到過別人的死亡，但確信牠的主人是不朽的。因為牠認為牠的主人就是牠的上帝。現在牠發覺他死了，牠整個的精神完全崩潰，這是牠對生命，對這整個世界的信念基礎，一種無限的痛苦充滿了牠的心胸。

牠縮在牠主人的腳下想著：

《我可憐的主人！我可憐的主人！他死了；我的主人死了！他整個，整個，整個地死了；我整個的一切也都死去了！他的死亡比我為他整個地死去還不如。我可憐的主人！我可憐的主人！這個躺在這兒，蒼白、冰冷，帶有即將腐爛的氣息，帶有被吃的肉味兒，這不是我的主人。不，不是。我的主人上哪兒去了？撫摸我的人，與我講話的人又在哪裡？

《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他從來都不在你的面前。他撫摸我們，我們卻不知道為什麼，等我們跟他親熱，越是效忠他，他就越拒絕我們或懲罰我們。真是無法知道他的意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似乎在忙一件事，其實在為別的事忙，他視而不見。對他來說，像有另一個世界似的。當然，如果有別的世界，就沒有這個了。

《人還講話，或是一種複雜的吠叫。我們只是叫叫，但為了模仿他，我們也學會了叫，即或是這樣，我們還是無法同他溝通。只有他也叫的時候，我們才能懂他。人叫，人吼叫，或者威脅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些動物都能懂。他怎麼能不會分心到另一個世界上去呢……！人有人叫的方式，他會說話，這就可以使他編造些沒有的事物，而不注意現有的東西。只要給一個東西取一個名字，那件東西就看不見了；只聽得到，或看得到東西的名字。語言對他是一種說謊的工具，編造沒有的東西，或把它們混在一起。一切對他都是同別人說話的藉口，或者跟自己說話。甚至於，也傳染給我們狗了。

《人是一個有病的動物，毫無疑問。總是在生病！只有在睡眠的時候才似乎健康一點兒，但並不經常如此，因為有的時候，甚至在睡眠中也講話！這也傳染給我們了。他給我們傳染了多少毛病！

《他又會侮辱我們！稱不謹慎或者無恥者為犬儒主義、狗主義、狗類等等，人真是一個最虛偽的動物。是語言使他虛偽的。虛偽才應該叫作人類主義，等於他稱不謹慎為犬儒主義一樣。他還想教我們虛偽，也就是說，滑稽、騙人，要我們，要狗來騙人！我們不像牛或馬，是人類馴服的，我們是自由與人合作，取得默契，幫人打獵的。我們去尋找獵物，讓他去獵取，然後再分給我們一份。這是我們的合作而產生的一種社會契約。

《他只是出賣我們，侮辱我們。教我們騙人，製造出智慧猴子和智慧狗！教狗演戲，給牠們穿些不三不四的衣服，用後腿站起來，這叫作智慧狗！會演假戲，用兩隻腿站起來，人就叫牠智慧！

《當然，用兩腿站起來的狗，面對的是，牠的羞恥都露出來了，就這樣，人站立起來的時候，就變成了直立的哺乳動物，而感到羞恥，因此才有遮羞的需要。所以我聽他們的聖經上說，他們第一個人站起來，面對上帝的時候，感到羞恥。因此才發明了衣服來遮羞。但是開始的時候，男女不分，都穿同樣的衣服，彼此分不清，分不清性別，因而造成了人類千千萬萬殘忍的事件……而他們非要叫作犬儒主義，狗性發作。是人類把我們狗教壞的，使我們成了狗性，犬儒主義者，我們的虛偽。所謂犬儒主義，我們狗叫它為虛偽，但虛偽，人類卻叫它為犬儒主義。是我們彼此傳染的。

《當初人類穿衣服是男女不分的；因為容易混亂，所以又不得不將衣服分成男女，將性器遮起來。褲子就是人類站立的後果。

《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該在的地方不在，說話為的是說謊，而且又穿衣服！

《可憐的主人！不久就要將他埋葬在一個專做這種事的地方。人類保藏他們的死人，不讓狗或烏鴉來吃！剩下的只是一堆枯骨，也就是所有的動物所能留在這世界上的東西：枯骨。堆積他們的死人！一個會說話、會穿衣又會堆積死人的動物！可憐的人！

《我可憐的主人！我可憐的主人！他曾經是個人，是的，只是一個人，僅僅只是一個人而已！但他曾經是我的主人！他不信，也不想，但他欠我的可多啊……！可多啊！我用我的沉默、我的舔舌教過他多少事情，他只知道對著我講話，講個不

停地！『你懂吧？』他對我說。當然，我懂，他只知道講啊，不停地講，我都懂了。他那樣地對著我講話，其實是對著他心裡的狗性在講話。我一直是對他的犬儒主義保持清醒的。

《他過的只是一個狗的生活，非常的狗命！那兩個傢伙給他做出的真是一個極大的狗行爲，更好說，是一個極大的人的行爲！毛利修做的是男人的惡行；歐赫妮亞做的是女人的惡行！我可憐的主人！

《現在他躺在這兒冰冷、蒼白、一動也不動、穿了衣服，是的，穿了衣服，但不講話了，裡裡外外都不講話了。你已經沒話跟你的奧菲娥說了。奧菲娥帶著沉默，已經也沒有什麼跟你說的了。

《我可憐的主人！現在又怎樣啦？那個自言自語而夢想的人又在哪裡？也許在那上面，那純淨的世界裡，在大地的高原上，在一個純潔的，帶著純色的大地上，像柏拉圖所幻想的一樣，而人們卻稱它爲神聖；在那個覆蓋上，有寶石降落的地方，那兒的人是純潔無邪的，在吸飲著純淨的空氣和以太。那兒也有純潔的狗，像獵人聖翁貝托的狗；像聖多明哥·德·古思曼的狗，嘴裡啣著火把；像聖若格的小狗(註53)，人家說他講道時，常指著他的小狗作人的規範：你們看聖若格帶著他的小狗！在那柏拉圖式的純淨的世界裡，在那肉體的意念中，也有純潔的狗，也有真正的犬儒主義的狗。我的主人也在那裡了！

《我同這死亡，同我主人淨化的接觸，我的精神也淨化了，他一直希望打開的霧終於給他打開，升起的霧現在又霧起來了。奧菲娥覺得黑暗的霧又來了……搖著尾巴，跳到牠主人那兒去了。我的主人啊！我的主人！可憐的人！》

然後，多明哥同麗杜雲娜在他們主人的腳下抱起了死狗，像主人樣地純淨，像主人樣地包圍在黑暗裡。可憐的多明哥，看到這種情形，軟了心地哭起來了，究竟不知是爲了主人的死，還是因爲狗死了，但最可靠的倒是他看見了那忠心耿耿，赤誠真摯的友誼所至。他說：

「有人還說傷心不會致命呢！」

(註53) San Humberto (1136-1189)，義大利人；Santo Domingo de Guzmán (1170-1221)，西班牙人；San Roque (1295-1327)，法國人；都是天主教的聖者。

(全書完)

(附) 譯者註釋一覽表

- (註 1) Hamlet 是英國莎士比亞的名劇之一，也是該劇主角的名字。語出此劇第三幕第一景。
- (註 2) 這篇『訪問記』曾為拙譯鄔氏名著心理小說『阿貝桑傑士：一個沉痛的故事』(1968年『純文學叢書』)的代序，因為時間太久，不如加在本書中，以增加讀者對他的認識，因為其中凡是他說的話都是取自他的作品。也許讀者們會認為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但譯者本著忠於原作者的態度，在下章『關於鄔納姆諾』裡再給原作者作個較為正式的介紹，這樣對原作者就會產生比較更深一層的認識了。
- (註 3) 撒拉曼加 (Salamanca)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與法國的 Sorbone 及義大利的 Bologna 大學同為歐洲三個最古老的大學。尤其撒拉曼加大學，是現代國際公法的發源地。
- (註 4) Don 字，源於拉丁文 Dominus，意思是「先生、主人或對上帝之尊稱等」，西班牙文將其省略，作為對一般年長者或有地位男子之尊稱，如中國文人間之稱「某某公」或「某某君」之類，但西文則冠於名字之前。現今若干拉丁語系國家，如法國及義大利等，對某些有特殊身份之男子仍舊沿用 Don 或 Dom 之尊稱。在西班牙語系國家，對女性之尊稱為 Doña，本書一概譯作「東孃某某」以示與「東某某」之對稱，是「某某夫人」或「某某姑娘」的意思。前人有將 Don 字譯作「唐」字，如「唐吉訶德」及「唐璜」等，但「唐」(ㄊㄨㄥˊ)陽平，與「東」(ㄉㄨㄥˊ)陰平，音韻差別甚大，且與原文發音大不相同，因此本文一概譯作「東」字，讀輕聲，則與原文比較相近。
- (註 5) 本序文是作者的另一種手法，利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來替他寫序，以便借題發揮。
- (註 6) 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西班牙最負盛名的作家，其名著 Don Quijote，前人譯作「唐吉訶德」。但「唐」字應譯成「東」字比較妥當。作者「塞爾萬德斯」的「德」字也比「提」字發音準確，恕不從俗。
- (註 7) Luis Taboada (1848-1906)，西班牙作家，曾發表過不少有關各地民俗的文章，文字中多帶幽默。
- (註 8) Francisco Quevedo (1580-1645)，西班牙詩人，文字犀利尖刻，因此有『諷刺詩人』之雅號。
- (註 9)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義大利詩人作家，自幼患病，因此在其作品中多反映出痛苦的人生觀。
- (註 10) Etienne Pivert de Sénancour (1770-1846)，法國作家，一生癱瘓，作品悲觀。
- (註 11) Antero de Quental (1842-1891)，葡萄牙詩人。晚年患結核病，詩作中多有悲觀情調，結果自殺身亡。
- (註 12) Jenofonte (公元前 430-355)，古希臘名軍事家及歷史家。
- (註 13) Sócrates (公元前 470-399)，古希臘哲學家。教學以對話方式來尋求真理。
- (註 14) 東夫爾恒修，是鄔納姆諾的另一部小說『愛情與教育』中的人物。
- (註 15) 按西班牙人姓名的排列是：『本名 + 父姓 + 母姓』，才是正式合法的全名。
- (註 16) Píndaro (公元前 518-438)，古希臘抒情詩人。
- (註 17) Homero，古希臘詩人，生死年代不詳，大約是死於公元前九百年左右。相傳 *Iliáda*

及 Odisea 兩部史詩是他的作品。

(註 18) 見聖經『Job 約布篇』第七章第一節。

(註 19) 語出羅馬大帝 Julio Cesar，直譯為『骰子已經投了』，即『大勢已定』的意思。

(註 20) 拉丁語，意思是『自開始起』。

(註 21) 耶穌的門徒聖煥（即聖若望的西班牙語發音）被放逐在巴特摩斯島（Patmos）上時，寫成他的『啓世錄（Apocalipsis）』，因其獨具慧眼，能見天上的事物，因此教會中以鷹象徵他，而稱他為巴特摩斯之鷹。後人將該島的首府命名為聖若望來紀念他。

(註 22) Olimpo，是希臘神話中諸神的居所。

(註 23) Minerva，羅馬神話中的智慧之神，與希臘神話中的 Atenea 是同一個神。她的足下有一隻伺守的貓頭鷹。

(註 24) 西班牙紙牌，共四十八張，分成金、杯、劍、棒四組。

(註 25) Jules Verne (1828-1905)，法國作家，以科幻小說稱著。

(註 26) Castilla，西班牙中部的一個古老王國，為西班牙統一之核心，其語言為現代的西班牙國語。現已劃分為 Castilla y León 及 Castilla-La Mancha，兩個自治區。

(註 27) Bable 語，西班牙北部阿斯杜利亞斯（Asturias）之方言。

(註 28) 迪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國哲學家，曾經說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名言。此處作者故意將它說成「我愛故我在」（Amo, ergo sum）。

(註 29) 『Don Juan Tenorio』是西班牙民俗文學，乃至歐洲通俗文學中的一個風流人物。前人譯作「唐璜」，但本文譯者卻改譯為「東煥」，更接近原文發音。見拙譯台北書林版 José Zorrilla 原著的「東煥·德諾略」。

(註 30) 塞爾萬德斯在他的『東吉訶德』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奇怪的冒失鬼」（El curioso impertinente）。

(註 31) Manuel Machado (1874-1947)，西班牙名作家。他的弟弟 Antonio Machado (1875-1939)，則為九八年代的大詩人。

(註 32) Eduardo Bonet (1822-1907)，是西班牙政治家兼作家。

(註 33) 『大龜鴉』（El Gran Galeoto）是西班牙作家 José Echegaray (1832-1916) 的名劇，1881 年首次在馬德里上演。其主題是描寫謠言的力量。作者曾任過財政部長，並於 1914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註 34) 在莎士比亞的名劇『Othello』中，其主角為一標準多疑的摩耳丈夫，因為疑心妻子 Desdémona 別有所愛，因此將她殺死。Oteló 是西班牙語的發音，此處作者故意將他陰性化並複數化，叫成 Otelas；其妻 Desdémona 則陽性化、複數化而成為 Desdémonos。這又是鄔納姆諾式的文字遊戲。

(註 35) Ramón de Campoamor (1817-1901)，西班牙名詩人。

(註 36) Blas Pascal (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兼哲學家。

(註 37) Baruch Spinoza (1632-1677)，荷蘭理性派哲學家。

(註 38) E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國哲學家。

(註 39) Platón (公元前 427-347)，古希臘哲學家，『理想國』或譯作『共和國』的作者。

(註 40) 「布里丹的驢子」，Jean Buridan，法國哲學家，出生年月不詳。1327 年任巴黎大

學校長，在校教授哲學多年。其有關靈魂自由的理論，曾以驢子為例證，因此後人凡遇到兩種難題而不能選擇其一時，則稱之為『布里丹的驢子』。其實這種例證早經古希臘哲人阿里斯多德 (Aristóteles) 用過。即如中國『魚與熊掌』的比喻同理。

(註 41) Valdepeñas，西班牙名葡萄酒的產地及酒名。

(註 42)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國哲學家，現代悲觀主義之父。

(註 43) Ricardo Becerro de Bengoa (1845-1902)，西班牙作家。

(註 44) Prudencio (公元 348-410 年)，西班牙籍古拉丁詩人。

(註 45) Jean Lionnet，1872 年生，評論家兼植物學家，是鄔納姆諾一向所景仰的法國作家。

(註 46) Calila y Dimna，古印度寓言，公元八世紀譯成阿拉伯、希伯來及希臘文，至第十三世紀始由阿拉伯文譯成西班牙文。

(註 47) 伊思拉神父 (P. José F. de Isla，1703-1781)，耶穌會士，曾翻譯過勒撒希 (Alain René Lesage，1668-1747) 的小說『赫爾·布拉司 (Gil Blas de Santillana)』。

(註 48) 『神曲』，義大利詩人但丁 (Alighieri Dante，1265-1321) 的名著。

(註 49) 『埃內達』 (La Eneida) 是古羅馬詩人維基略 Virgilio (公元前 70-19) 未完成的史詩。

(註 50) Karl Justi (1832-1912)，德國藝評家。

(註 51) Averroes (1126-1196)，阿拉伯哲學家，是將阿里斯多德的哲學傳播到西方的第一人。

(註 52) Joseph Ernest Renán (1823-1892)，法國史學家兼哲學家。他的著作『Abadesa de Jouarre』曾經列在天主教的『禁書』裡。

(註 53) San Humberto (1136-1189)，義大利人；Santo Domingo de Guzmán (1170-1221)，西班牙人；San Roque (1295-1327)，法國人；都是天主教的聖者。